

不平衡的偶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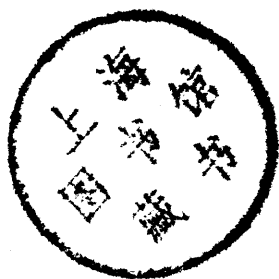
張資平著



文藝叢書



中華學藝社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9007B



中華學藝社
文藝叢書
(2)

不平衡的偶力

張資平著



三十七
二、月
二

~~1631753~~

| | |
|-----------------|-----|
| (1) 不平衡的偶力····· | 1 |
| (2) 公債委員····· | 45 |
| (3) 小兄妹····· | 159 |
| (4) 三七晚上····· | 203 |
| (5) 性的等分線····· | 219 |
| (6) 銀躑躅····· | 249 |
| (7) 約伯之淚····· | 263 |
| (8) 兩人····· | 311 |

002950

不平衡的偶力

—

他本想應汪夫人的要求，在這W海岸多滯留個把月，滯留至學校開課後。現在他不能了，因為敵不住汪夫人的蠱惑，不能再在這風景佳麗的海岸——在暑假期中風景加

倍美麗的海岸——滯留了。

夏的W海岸，介在蒼翠的松林和深碧色的波面間的夏之海濱，飽和着一種倦怠的氛圍氣，是很適合於這藝術家——悼亡之後對世情生了一種厭倦的中年人——的心情。夏的W海岸的風物都是靜的，祇有天空中的幾片浮雲在緩緩地移動。很洽意的涼風，雖常輕輕的掠過波面和樹梢，但海水和樹枝並不發出何等嘈雜之音。夏的W海岸是一種寂寞，說不出來的寂寞，不可思議的寂寞；就連在許多海水浴客集中的旅館裏和松林後的散步道上的人羣中也能感着這種寂寞。

海波呈幽靜的碧色，能冷息人的興奮頭腦的幽靜的碧色。他常想一個人駕一艘尖頭小艇自槳着在波面浮泛，或沿着不規則的曲線形海岸浮泛，或浮泛到灣港內的幾個小島上去；但他終沒有這種心緒和勇氣。

以松林爲中心點，松林的右面有個公共遊樂園，園的中心有一個八角形的音樂亭。

繞着音樂亭的前面作半圓形的擺着幾重長方形的坐椅，吃過晚飯後的海岸旅客多到這亭前來坐着聽樂隊奏樂消遣。他也常到這音樂亭來，他聽着他們奏的憂鬱的小曲固然很悲痛地感受着寂寞，他就聽着很鬧熱的很歡樂的曲也覺得他們奏出來的曲音非常的萎靡，非常的悲哀。他最感受着寂寞的就是那時候，望着一羣年輕的音樂隊奏完了樂，默然無聲的各持着樂器，輕輕地，緩緩地，下了音樂亭，步出遊樂園向松林裏消滅去那時候。

松林左面的建築物，多半是當代偉人們和資本家的別莊。她的——她的丈夫的別莊也在裏面。幾列別莊的後面就是W海岸唯一的旅館。旅館左後方有一個小小的花園，和一部分的海岸線相接觸，四面用鐵欄圍着，祇留一個後門通出沙汀。園裏面花徑的兩面擺着幾張梳化椅。旅館的右後是條敷着白砂石的小街路。街道後面都是W海岸的漁家，構成一個小漁村的漁家。小漁村之後是一列滿植松林的小山。小山之後，望得見的祇有青空和白雲了。

傍晚時分太陽掛在漁村後的山頂上時，金黃色的光線投射在碧波上面，反射成一種美麗的光彩。

他的遊散祇在旅館附近的很狹的範圍內。他最喜歡的是沙汀和旅館的臨海的騎樓，因為站在這兩個地點可以極目的眺望。

他也常無拘束的橫仰在松林的蔭下。松林的枝葉受着海風的壓逼，向內陸低垂。他仰望着天空，無感覺的仰望着，有人走過他前面時，他像看不見的，也像聽不見過去的人的足音。他有時也聽見漁家裏的小孩子們的笑聲，但此種天真的明朗的笑聲，祇一刻工夫也給他周圍的沉重的幽靜遮壓住了，他仍然是無感覺的，很悲寂的仰望着蒼空。

他很沈靜的橫臥在松蔭下，常繼續了幾個鐘頭，他覺得自己像離開了軀殼，也參進自身周圍的大自然裏去了。他像一根很輕的枯草浮在沉重的幽靜的海水面漂流無定。美麗的幽靜達到她的最後期了。小艇裏和松蔭下再發見不出這種幽靜來了。W海

岸的一切自然物像變了態度。音樂亭裏奏的樂曲，也像很和諧的很響亮的向四空輸送牠的聲浪。在他面前走過去的人特別的多議論多說話。漁家的小孩子們的笑聲和哭音，近這幾天來特別的銳敏的刺激他的聽覺。從前他以為是很沉靜的海，近這幾天來每晚上也很有生氣的奏她的潮浪的歌曲。他的海岸生活也有點兒變調了。海岸的空氣和他的避暑的生活，前兩星期是很沉靜的，自汪夫人來後一變而為騷然的了。

他在W海岸滯留了兩星期之久了。

一天的下午，他在沙汀上散步，他望見一個三十歲後的女人攜着一個小女兒也站在那一面的沙汀上眺望海色。他和那女人間的距離太遠了，面目看不清楚。過了一刻，那個女人攜着她的小女兒向他這邊來了。他們間的距離漸次短縮了，他約略一望，覺得這女人的風態很好，身軀修長的一個中年美人。他覺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來的。他和她的距離不滿二十步路了，他明瞭的認識了那個女人，忙跑到她前面，她也微笑着向他點首。

「你還認得我？你什麼時候到這海岸來的？」她伸出一隻雪白的纖手給他。他握着她的手時，覺得還像舊時一樣的柔膩。

「我望見你的後影，就猜是你了。」

「你就猜中了！那末我沒有什麼變更麼？你的面影也和從前差不多，不過稍爲黑瘦了一點。」

「我們幾年不見了？」他很感慨的說。

「幾年了呢？」她歪着頭凝想。

「八年多了。」

「八年？」她睜着她的雙眼望他，表示她的驚異。「是有的，有八年了。我這女兒今年都有六歲了。」她隨後又微笑着點頭。

她的眼睛還像從前一樣的有媚力。他覺得現在的她是很美麗，比八年前十年前還

要美麗。十年前的十七八歲的她雖然美麗，但富有脂肪分的她的身體是很肥滿的，趕不上今天的她的風態。

他和她靜立在沙汀上，你望我，我望你的無話可說了。四個眼睛碰着時，一個臉紅紅的低下頭去，一個臉紅紅的翻過臉去裝作望海。

她乘勢低下頭去對她的女兒說，

「你把手給這位先生——高世伯，高伯父！你把手給他，和他握手。」

女孩兒伸過手來，但不敢望他。

「這是我生的女兒，采青——怪俗的名，她爸爸取的。——進了小學的一年級喲。說是七歲，其實還沒有滿六個足年。」她臉紅着再仰首望他。

眼睛很敏的女孩兒，顏色微黑的，怕是像她的父親吧。

「秋霞就這樣的一病死了，誰都夢想不到！」她歎了口氣，半似安慰他，半替他悲歎。

「……」他也祇跟着歎了口氣。

「像她這樣好的一個賢夫人，不像會這樣短命的。我們——不，我真的對不起她了。……」她怕提起前事害了他傷心，或害他在她面前不好意思難過，馬上轉過話頭，「我離F市太遠了，她病了這麼久，都不能來看看她，真的對不起她了！」她說了後再繼續着歎了幾口氣。

「你幾次在北方寄來的人參和餅乾罐頭等，她收到了時也很感激你們。」他像替亡妻向她道謝。

「那算得什麼？她沒有對你說我什麼嗎？」

「沒有，沒有說什麼。她祇說舊日同學都星散了，在F市的沒有幾個，想會會面都不容易。她尤其是很思念你，說你對我們比別人不同。」他再歎了口氣。

「……」她再低下頭去，默默的沒有話說了。她像在追憶什麼過去的事。

「……」他也再沒有話繼續了。

「想不到我們還能够在這裏會見！我真的……」

「我還不是這麼想。W 海岸離我們 F 市已經很遠了，離你們寄居的 P 城更不消說了。誰料得到我們會在這個地方會着。」

「我忘記問你住在什麼地方了。」

「就在那家旅館。」他翻過頭來指着那邊一棟大洋房子給她看。

「又嘈嘈，又寂寞！」她笑着說。

「怎麼說？」他也笑着反問她。

「日間客多了，不是很嘈嘈麼？夜間你祇一個人睡在一間房子裏，不是很寂寞麼？」

他覺得她說話還是和從前——女學生時代——一樣的活潑而無忌諱。

「你住在什麼地方？」

「她爸爸前年纔買了一家別莊——很小的沒有樓的屋。你去年前年都沒有到這海岸來吧。我們每年都來的。」

「你們有別莊在這裏！真闊！我竟不知道。」

「別莊窄了點。不然，你也可以搬到我那邊去同住。兼且她的爸爸沒有來，你過來同住也不很方便。」

「汪先生沒有來麼？」他忽然的心上燃燒出一種希望，但同時覺得這種希望燃燒得太卑鄙了，太對不起亡妻了，他忙把牠打消。

「商店裏的事很忙，交不下來。就來也怕在八月中旬。或今年竟不能來也未可定。我是來養病的，不要他來還安靜些。」她說了後笑出聲來了。神經過敏的他，總覺得她的笑她的說話都有蠱惑性的。

「身體不好麼？」

『有點內病。不大要緊的病。』

『要保重些纔好。』

『謝你！我有許多話要問你，要和你說的，一時找不出來，就找得出來也一時說不了。你有空就到我的別莊來耍吧。』

他和她還談了許多關於海岸風景，海水浴場的設備的話。旅館催晚餐的鐘聲響了。『我們走吧！』她攜着女孩兒先舉了足，他跟在她們後面向旅館那方面來。

二

高均衡，他的妻杜秋霞和汪夫人——她的女學生時代的名叫吳玉蘭——小的時候是同學——在F村的一個小學校的同學。在小學時代吳玉蘭就得了美人的稱號。

高等小學畢業那年，高均衡十五歲，玉蘭也十四歲了。她的體格很發達，由外表看來誰都說她比他大。她和他由學校回家是一路的，所以村裏的人都當他們是姊弟兩個。

「玉蘭，你大了後要嫁人作老婆的，是不是？」天真爛漫的均衡有一天在由學校回家的途中，忽然的問了她這一句話。

「我不嫁喲！」玉蘭很正經的回答他。

「爲什麼不嫁？」

「嫁不到好人家，我不嫁！」

「玉蘭，你不能嫁我麼？你答應嫁我，我定做個偉大的人物給你！」

「你家太窮了！我嫁了你怕沒有豬肉吃，沒有乾飯吃。你家裏天天吃稀飯吧。是嗎？」

「不一定喲！」均衡年數雖少，但也會臉紅。「隔幾天也買斤把豬肉，吃幾餐乾飯。」

「均衡！你爸爸吃鴉片，太難看了！我看見他——前星期日我看見他在曬禾秤替一

個買豬仔的人和賣豬的吵嘴，露出兩列的黑牙齒，真難看！我不能嫁你，我不能叫他做爸爸！玉蘭說了後還緊蹙着雙眉。

均衡再沒有話說了，低着頭一直向前跑。玉蘭看見他不說話，忙低下頭來望他。

『你哭什麼？你哭了麼？』

『……』他不理她，急急的跑回家去了。

他在這麼小的時候就嘗過戀愛失敗的滋味了。他也從這麼小的時候起就立志做偉大的人物，打算向她復讎了。

小學畢業後，他進了中學校，她也進了初級女子師範學校。在中等教育期內的四年間，彼此都互相忘卻了。

均衡在中學畢業後，因為家計不好，不能升學，由友人的推薦，在村裏的M小學校當教員。

未到任之前，他打聽得這間M小學校除姓田的校長外，還有四個教員，連自己五個。五個教員裏面，有兩個女教員，都是和他一樣的新任，一個姓李的，一個姓吳的。

行開學式那天，由校長的介紹他和幾位同事都認識了。

「這位也是新任的先生，吳玉蘭女士。」

「啊呀！均衡，高先生你也在這裏麼？」她的態度很從容，像和男性交際慣熟了的。他到這時候反爲不好意思起來。

「你們都認識的麼？」校長用驚疑的眼睛問他們。

「從前同一個小學。」玉蘭忙解說給校長聽。

「那末你們彼此還不知道同在一個學校任事麼？」

「我小學畢業後就跟我的父母搬到F市去住了。他是在鄉間的中學。」

「那很好了，你們都是舊知，以後更容易互相幫忙了。」校長的「舊知」兩個字在

他們聽來帶點懷疑而諷笑的意思，他和她不覺臉熱起來。

由均衡的家裏到學校來有五里多的路程，他早來晚回，午飯就在學校裏吃。玉蘭寄寓在她的姑母家裏，離學校也有兩里多路。

每天放學後，他應她的請求多走點路送她回她的姑母家裏去後纔由小道回家去。均衡自和玉蘭在M小學校同事後，有一種捉摸不住的哀愁的氛圍氣一天一天的把他包圍起。說是青年人每遇春期必有的煩惱，但去年春間還在學校裏念書時，並沒有覺着這種哀愁。尤其是和玉蘭分手後，一個人在田畦道上走着向家裏去的時候，望着碧色的秧田，蒼色的松林，眼睛裏常包含着「一泡清淚，稍有所觸就要淌下來的樣子。但近來覺得心裏是很空虛的，想求一種東西——能够充填這種空虛的東西。但所想求的是什麼，自己又莫明其妙的不知道。名嗎？有點像『名』。利嗎？有點像『利』。戀愛嗎？有點像『戀愛』。總之他近來的煩悶，完全是有所求而不能達目的的煩悶。不想求一種東西而無勇

氣去求的煩悶！

玉蘭的姿態日見濃厚的刻在他的心坎上了。桃色的雙頰，柔潤的鮮血色的脣，敏捷而巨大的黑瞳子，富有彈力的乳房的輪廓，常對他的易起變動的官能刺戟。玉蘭不單外觀之美能够刺戟男性，她的內力，富有脂肪分的肉感的想像尤更容易把男性醉化。

初夏的一晚，均衡因為學校開校務會議，在學校吃了晚飯纔回去。陰曆四月初旬的夜晚，有了相當的月亮，他還是循舊例送玉蘭到她的姑母家門首來了。

「玉蘭！」他想這次的機會不該錯過了。

「什麼事？」玉蘭擡起頭來望他。

「這樣好的月色，真不情願回去！」他仰望着天際的碧輪。

「不回去怎麼樣呢？」

「我們倒回去再走一忽不好嗎？我再送你回來。」

「……」玉蘭低了頭，不答應也不拒絕。

「我們再走一忽吧。」

「到什麼地方去？」

「就到那牧場上站一忽也使得。」

玉蘭這時精神上也像得了一種新力，默然的跟着他來到牧場上來了。

「玉蘭，小學校時代的事情你還記得麼？」

「什麼事？你逃出學校去偷人的荔枝，後來給先生鞭了幾鞭，我是記得的。」玉蘭說
了後笑起來了。

他們倆同浴在銀色的月亮中，像受了神感，很想團結做一起。

「不，不是的。你不是說你要嫁有錢的人麼？」

「啊！沒有這回事。我沒有說過這些話。我說過了，怎麼我記不得呢？」她笑了。

『你不記得麼？那你的記憶力真不好。那時候你十二歲，我十三歲。』

『你真好記性……』

他終把他對她的愛慕說出來了。她約他遲些再答覆他。他說話時，不覺加隻手在她的肩上了，但她不迴避也不抗拒。待他想把熱唇向她的嘴接觸時，她忙站開搖着頭，

『不行，那不行！均衡，讓我再多想幾回，倉猝做出來的事要後悔的。』

均衡受了她的這種意外的抵抗，心裏異常的羞愧。

那晚上他很失望的流着眼淚回到家裏來。

由第二天起，他請了一星期的假。過了一星期後，他不能不上課了。上課去，不能不和她會面，這是比什麼都還要痛苦的。他決意和她遠離了。他決意用功了，他打算讀書——專研究自己喜歡的文藝，消磨他的無聊的歲月。

『我決不思念她了！決不再想她的事了！』

他到學校時，玉蘭先來了，向他點頭，他祇很冷淡的回一禮，並不擡頭望她了。從前會見時要相望着微笑的。

到了下午，各教員都回去了，校長也回他自己的書房裏去了。祇有他和她還留在學校裏。玉蘭在女教員準備室等了好一會，不見均衡出來叫她一同回去，知道他完全是爲前星期那晚上的事不理她。她再忍耐不住，走進他的房裏來看他了。

「前星期對不起你了。我說話太率直了，望你不要介意。」玉蘭紅着臉走近他的書案前笑向他說。

「那裏……」均衡的臉色很不高興的也很不好意思的。

「不回去麼？」玉蘭要求他一路回去。

「我還要等一刻。你先走吧！」均衡很冷淡的。

「你惱了麼？我就說錯了話，你也得讓我改過。」

「我們始終要離開的！」感情脆弱的均衡在她面前掉下眼淚來了。

「對不起你了，均衡！我還是和你一樣的思念你，不過婚姻大事，也得讓我多想一二日，是不是？」

「……」均衡還是沈默着。

「那晚上說的話，我取消吧！我們講和吧！我們要和從前一樣的纔好。不然他們要笑話。」她一邊笑着說，一邊伸出雙手來給他。她的雙腕張開着，像想把他擁抱的樣子，又希望他枕到她的胸上來的樣子。這時候他是塊鐵片，她是個大磁石，他給她吸住了，祇一瞬間，她的頭部靠在他的左肩上了，同時兩人的高溫的柔滑的舌尖相接觸了。

玉蘭在M小學祇當了一年的教員，回F市去後就不再來了。到了第二年的冬，他聽見她嫁給一個有錢的富翁做媳婦的消息時，他真想自殺了。但同時他又想對她復讎。

玉蘭嫁給姓汪的富家公子後，就跟她的丈夫到P城去了。祇在他和他的妻結婚那

年回來了一次。

玉蘭嫁後，他也辭掉了小學校的教員跑到S市去營筆墨生涯了。在這幾年間，他在文壇上的名譽漸漸的高起來了。玉蘭嫁後三年了，他也由友人的介紹和賢淑的秋霞結了婚。自得秋霞後，由玉蘭受來的傷口也漸漸的平癒了。

三

均衡會見了玉蘭後，回到旅館裏一晚上睡不下去。上半夜的天氣蒸鬱得很，固然不能睡；但到了下半夜，氣壓低下來了，外面的海風吹得很緊，涼爽了許多，他還是睡不着，他翻來覆去所思念的都是關於玉蘭的事。他對玉蘭有一種恨既不可愛又不能的情感。

——她已經替人生了女兒的了，看破些吧！縱令自己所希望的能够收效，也已遲了，

她沒有原來的價值了。——但他對她無論如何，還有不能斷絕的一縷的希望，他不能不恨她，因為不見她還好些，會見了後，反把十年前所受的，現在已經平癒了的傷口再抉開來了。他愈想愈心痛的。他想，不把她摟抱着一口一口的咬，咬到她受痛不過悲哭起來求饒，不能洩自己的憤恨。

他到三點多點纔睡下去，不一忽就天亮了。他起來走出騎樓上一望，外面微濛的下起細雨來了。吃了早點，他想就到她的別莊去，但因為自己蓄有一種不純粹的念頭，覺得不好意思躊躇起來。

因為下了雨，天氣涼快些，許多住客都不出去，旅館裏喧嘈得很。他又想到她那邊去避避喧嚷。

——到海岸去再說。她那邊去不去，到了海岸再決定吧。——他穿好了衣服，待要出門，茶房來說有個女人帶了一個小女兒來找他。他又驚又喜的，驚的怕同住的人們懷疑

他，喜的是她先來看他。

「你幾點鐘起來的？」玉蘭望見他的牀上的被褥還散亂着沒有整理。

「纔起來沒有多久。」

「真是個睡蟲！」她望着他作媚笑。她這一笑，真有充分成熟了的女性的美，有種耐人尋味的媚力。她笑着走過來替他整疊被褥。

「這如何使得！我自己會……」他雖這樣的說，但望着她翻理被褥時又生了一種快感。

「那有什麼要緊。秋霞還在，你不會來這海岸吧。就來也兩個人一同來吧。男子離開了女人，是很不方便的。」

「……」他歎了口氣，半告訴她自己還在思念亡妻，半想引她的同情。

「我當你一早就會過來，一起身就過來。我早點都預備了等你來一同吃。等到此刻

——快要響十點鐘了吧——還不見來，所以過來看你。」

「對不起了。昨晚上一晚睡不着，所以起牀起遲了。」

「她的爸爸沒有來，我一個人坐着悶得很，你不要客氣，不拘早晚過來耍吧，常過來耍吧。家裏祇僱用了一個老媽子，沒有別人。」

「謝謝你。」

「今晚上定要來喲，到我那邊吃晚飯去。」

他攜着女兒站起就要回去。

「坐刻麼？」他站起來阻着她。

「帶了小孩子來很不方便的。我們想說些話都說不出。改天我一個人再來。小孩子真討厭。」她說了後又向他作媚笑。

均衡送她回去後，盼望在天空高掛着的太陽快點兒下山。他一個人孤坐在房裏，追

憶舊日她和他的戀愛歷史中甜蜜的幾頁。

自在M小學校的準備室裏她允許他初次親吻以後，他對她很頻繁的有同樣的要求。不單有同程度的要求，他還想有更深進的冒險。

「你還不滿意麼？那要待結婚之後吧。我不是疑心你，不過……」她靠着他的胸膛，坐在他的懷裏了。

「不過什麼？」他雖得了擁抱和撫摸她的整部的權利，但最後的勝利終沒有歸給他。無論在如何的興奮狀態，她總不對他有最後的赤裸裸的表示。

「此刻生了小孩子，我們如何能養活他呢？」她所憂慮的結局還是今後的生活問題。

——不能窺她的最內部的祕密！不能享有她的處女之美！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個失敗，也是第一種精神的痛苦！——他想到這一點，恨起她的丈夫來了。

——他奪了我的情人！他替我享有了她的真美！他叫我的情人替他生了一個女孩

兒！——他雖不認識她的丈夫，但他的憤恨還是集中到她的丈夫身上去。

到了四點鐘了，他躑躅着跑到她那邊來。

「好了，你來得很湊巧！她的爸爸也來了，今天十二點鐘的火車到的。」她由廚房裏走出來迎着他引他到客廳裏去。

——怎麼就來了呢？不是說不來了麼？不是說就來也要到八月中旬麼？——他像正在籌劃着一種大計劃，忽然給人破壞了似的。

「爸爸，這就是高先生！」她把他介紹給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約有四十多歲了，又黑又胖，完全是個巨腹式的商人，精力很旺盛的樣子。頭頂沒有許多頭髮了，快要禿的樣子了。

「從沒有會面，聽家裏的女人說，在小學校同事的時候多蒙照拂了。」主人很誠懇的向他鞠躬，並且很客氣的招待他。他心裏反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了。

「好說了。不過內人從前和尊夫人是同學，並且是好朋友，所以認識了。」他忙向主人辯解。

「是的，是的！女人說過了。真可惜的，太太今年身故了。我竟沒有聽見，沒有盡點禮。」

「……」他祇能默然。

「天氣太熱了！不要客氣！請寬衣！」

他聽見她的丈夫來了，本受了一個意外的打擊。但現在看見主人的誠懇而親切的態度，覺得安心了些。日間所描想的她的丈夫和現在的主人像不是同一個人。

他除下來的長褂，她忙過來接着掛在衣架上去了。

他對着主人發生了兩種矛盾的想法。

——他完全是個俗物，週身銅臭的俗物！她定對他的丈夫不能滿意的和慣於浪漫的生活的我比較起來，當然勝利歸給我的！我還是進行我的吧！不行！不行！他是個誠實的

君子，現代不容易找的誠實的君子！侮辱這個誠實的君子是一種罪惡！對他的夫人懷野心就是侮辱他！我不該有這種卑鄙的念頭的——

「高先生，抹臉嗎！到這邊來。」她笑着叫他到廳外天井旁邊去洗臉。他跟了她出來。「他不放心，趕來看看我們的。三兩天內還是要趕回P市去。」她微笑着低聲的對均衡說。她這種辯解又引起了他的不少的興奮。

抹了臉回到廳裏來，老媽子早把碗筷擺好了。他和主人夾着一個圓檯對坐着。玉蘭像到廚房裏弄菜去了。菜有四五碗，但弄得異常的精巧。大概她因為一個是從前的情人，一個是現在的丈夫，很得意的弄出來的吧。

菜出齊了後，她也進來了。

「高先生，沒有什麼菜，真對不起了。多吃點酒吧！」她提起酒壺來替他斟了一滿盅酒。「菜多了，吃不完了。」他望着曾經他握過的纖白的手。

「你呢？還要不要？」玉蘭提着酒壺問她的丈夫。主人祇把他的又黑又大的頭點了一點。他覺得這個主人很可憐，他那又大又黑的頭像快要戴綠帽子的樣子。

主人像很尊敬他是個讀書人，席間很得意的把他做生意的知識和經驗告訴他。主人的酒量像很大，吃了十多盅的酒還不見有醉意，並且乘着酒興勸均衡續絃。

「我們男人是要有個家庭。有了家庭事業纔做得起勁。妻子的確是累死人的，但沒有妻子，又覺得做什麼事情都沒有目的般的。高先生還是早點再把家庭組織起來，想太太有靈也定歡喜的。」

「現在很難了，像我這樣的人和年齡。我願意的，她未必情願；她願意的，我又未必情願。我也沒有這種心緒了。害了一個死了，又再害別一個麼？」他說了後歎了口氣。

「你自己揀擇得太苛了，那沒有法子。願意嫁你的人多着呢！要娶窈窕的女學生也不算難事。」汪夫人半帶戲謔的笑着說。

「那裏有這樣的豔福！」他也笑了。

「那說不定！像我這樣老的人，頭髮快光了的人，如果還是獨身，也還可以取個窈窕姑娘吧。哈哈，哈哈！」

「頭髮都快光了，還說這些風流話，羞也不羞……你只管娶個女學生吧。我決不吃醋的。你怕我跟着你，她們不相信你是個獨身者，你就離了我也使得。我雖然是個老婆子，也不見得沒有人收留我吧。」她說了後，一雙媚眼望着均衡，笑了起來。

「真的，若不是有小孩子，我們離開了彼此都方便。哈哈，哈哈！」主人也大笑起來了。
神經過敏的均衡以為主人是看穿了他和她的曖昧的態度，故意這樣的說笑。

「你真的脫落得很！我走了後，你一個在外面幹了些什麼事我也不知道。」玉蘭笑着向他的丈夫說。均衡乘這時候偷看她的側臉，半透明的玉面映着霞色的頰，豐腴柔滑的頸，白嫩的纖掌，沒有穿襪子，下面露出了雪白的半腿來的腳。像這樣的一個美人還不

愛？像這樣的一個美人也會有給人厭倦的一天麼？這無論如何相信不過的。

「我有錢，你怪得我哈哈，哈哈！」主人再高聲的笑。

「人說男子的心像浮萍一樣，今日東，明日西。有了錢，什麼對老婆不住的事都幹得出來。」她也說笑般的在發她的議論。「但是你是例外喲！高先生！秋霞姊死了後，你怕對她不起，連續娶都不續娶了。像你這樣的男人真難得。」她再翻過頭正經地向他說。

吃醉了酒的均衡覺得她今晚說的話對自己都是別有深意的。他怕說多了引起她丈夫的懷疑，想快一點回旅館去。他從衣袋裏取出錶來一看，已經過了十點鐘了。

「汪夫人，我吃飯吧。」均衡告訴他們不再喝酒了。

「不要緊，還早呢！多吃盅把嗎！」主人還想均衡陪他多喝幾盅酒。

「你一吃酒就要吃到人怕的！誰能陪你喝這麼多酒！高先生，吃飯罷。」

吃完了飯後快十一點鐘了，他告辭了出來。他們夫婦都送出門首來。

『你一個人回去，很寂寞吧。』她最後還說了這一句，對他的官能有刺激性的一句。均衡由她的別莊走出來，更覺得自己太可憐了，那末程度的寂寞。他還不忙回旅館去，一個人在海岸上躑躅着，描想自己去後他們別了幾天的夫妻間的談話和動作。

——你和那個均衡君從前在小學校同事的時候，怕有什麼曖昧的關係吧！那個人不轉睛的在偷看你喲！他對你生了相思病般的。你也有這種相思吧。——

——胡說！我不要緊，你不該敗壞他的名譽。——

他們夫妻這樣的說笑了後，感興更深的互相擁抱着，今晚上乘着酒興在更挑撥的更誇張的實行他們間的情愛吧！

均衡描想到這一點，覺得自己太蠢笨了，今晚上做了他們的助興品了。她太可惡了，把我當玩的！她的丈夫明明來了，又騙我說沒有來，叫我去給他們開心。真的豈有此理！她太可惡了！這個讎非復不可！

他想了又想，意氣頹喪的跑回旅館裏來。

四

他那晚上由她那邊吃了酒出來，在途中受了點冷風；到了第二天咳嗽得厲害，流了許多鼻涕，並且還有點發熱。他一連睡了三天沒有出去。

第四天的下午，她一個人，不帶小女兒，跑到旅館裏來看他。

「病了麼？怎麼不告訴我一聲？你這個人真不行！你也該打發人來通知我！」她在埋怨他。他聽了她的話，心臟又在振動起來了。

她望了他的瘦臉，又望望他案上的凌亂的書籍和藥瓶子，臉上表出一種很傷感的表情。

「醫生看過了沒有？」

「看過了。」

「醫生怎麼說？」她原來是站着的，此刻坐在他的牀沿上來了。祇隔着一重薄毯子，他的膝接觸着她的臀部了，但她祇當沒有感覺。興奮了的他，連打了幾個噴嚏。

「醫生說，熱度低下去了，過幾天就會好的。」

「但是，怕有幾天不得起來罷。吃得飯麼？你看，你的手都瘦成這個樣子了。」她無意中握了他一隻手。「所以我說男子沒有女人在身旁是很不方便的。這樣的病該吃稀飯的。像旅館裏的硬飯，你怎麼能吃下去！」

「我這幾天吃牛乳多。其實也不覺得怎樣的辛苦。像這樣經驗——一個人病着沒有人理的經驗，不知有多少回數了。」他緊握着她的手微笑。她紅着臉低下頭去。

「如果這裏不方便，就搬到我們那邊去住幾天也使得。是的，他跑了喲。今天下午一

點鐘的火車回P市去了。你今晚出去不得的了，除非搬到我那邊來……我是來請你今晚上到我那邊去的。那天真對不起你了，他突然的跑了來。」他聽見她的話，週身的熱血再環流起來。

「今天就走了？」他心裏登時感着一種快感。「你的主人真是個好丈夫，體格多魁偉！」

「不行喲！你這樣的譏笑人！你吃了一驚吧！這樣難看的老頭子！」她蹙着雙眉笑起來了。「但他很稱讚你，說你真是個讀書，明道理，不像普通一班的博士們念了點書就驕傲着看不起人；年輕人少有像你這樣謙遜的。」

「真的？」他笑着望她。他很想趁這個機會把M小學時代的事提出來試探她一下。但他又覺得不該太猛進了，她現在是個有夫之婦了。

食堂的鐘聲響了，他們知道是五點鐘了。

「你不得出去吃飯吧？」她問他。

「茶房會送進來。但我還是吃牛奶。肚子一點不餓。」

「那麼我再坐一刻，使得？」她歪着頭笑問他。

「你不回去也使得。」他也笑着試探她。

「不回去沒有睡的地方吧。」她咕嚕咕嚕的笑起來了。

「空房子多得很呢！不過這樣髒爛的房子，不是你有錢的人住的。」

「你又來笑人了！我不帶小孩子來，想在你這裏多坐一刻，你就要趕我回去，真沒有人情！我就回去吧。」她咬着牙說了後站起來。他忙握着她的手不放她去。

「你這樣子的回去，不是真的惱了我麼？」

「你的病纔轉身，不該多費神。我明天再來看你。」她再作媚笑。「你要吃什麼東西，就打發人到我那邊去說一聲，我得做好送過來。」

她去了後，他很後悔不該失了這個機會。

——我真蠢極了！她是來等我向她先表示的，我不該把這樣的好機會錯過了！女人是決不向男人先表示的。——

再過了三天，他的病恢復了，應了她的招請，傍晚時分過她的別莊去吃晚飯。吃了晚飯後，因為天氣熱，她把一張竹蓆鋪在廳前，她和采青都坐在竹蓆子上乘涼。他卻坐在傍邊的一把椅子上和她談話。過了一會，采青睡了，老媽子也回她的房裏去睡了。

「你也坐下來吧！竹蓆子上涼爽得多呢！」她一面替采青拂扇，一面說。

他雖然覺得滿臉發熱，但他禁不住要坐下去。

「對不起了，儘坐着腰骨痛得很。你莫笑我，我要睡下去了。」兩個談了一會，她摟着采青倒臥在竹蓆上的一邊。他這時候呼吸很急的，不敢望她。他雙手抱着雙膝，祇不住的在打呵欠。

「你累了吧。不要客氣，休息一忽好不好？我去拿枕頭把你。」她說了後，忙跑進房裏去拿出一隻布枕來給他。他要辭退都辭退不及了。

他倒在竹蓆上後，她再坐了起來。

「夜深了，我回去吧。」他還是戰戰兢兢的對她不敢有所表示。

「還早呢，再談一忽吧！我一個人寂寞得很呢。不要緊，你就在這裏睡吧，在她的爸爸的鋪上睡在外廳裏。我們都是老人家了，還怕外人疑我們不正經麼？哈哈！」她說了後笑了。

「靠不住！」他也說笑般的笑了。

「靠不住？」她說了後沉默着一會沒有話說。他像失了機會不能繼續他的話了。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

「啊！真苦！」他把頭伏在膝蓋上。

來。

「什麼！什麼事？身體不好麼？」她忙湊近他。他感着她的體溫了，還有一種暗香流出

「……」他祇不住的搖頭。

「什麼事？怎麼樣的不舒服？」

「我不行！我不行！」他再在搖頭。

「什麼事？」她像明白他的意思，但還故意的問他。

「追想到從前M小學校的事，今晚上睡在你傍邊，不能無所關心的，所以苦悶得厲

害。」

「無所關心不能無所關心什麼意思？」她再笑着問他。

「你還故意問幹什麼！」他想站起來。「我要回去！我回去！」

「你等一忽吧！祇等一刻工夫就讓你回去。」她按着他，不給他起來。

過了一刻，她被摟抱在他的懷中了！

「我們不算初試吧！這不算初試吧！」他想把熱唇送到她的嘴邊來。

「……」她低着頭，取出一條手巾來，她在揩淚了。

「你爲什麼哭了？」他略一鬆手，她坐過一邊來。

「均衡！我是人的妻了！也是人的母親了！並且還有一件事，你當然知道的！……」

「什麼事？」他驚疑着問。

「你和秋霞結了婚後兩個月，我由P市回來F村，不是來看了你們新夫妻麼？你記

得？」

「記得，有這回事。」他說着點點頭。

「我那時候很愛你的確很熱烈的愛你！我那時很嫉妬秋霞，所以乘秋霞出去後，在

她房裏對她犯了一次罪——給了你一個親吻！但她竟恕了我的罪，我想她也一定向你

說了，恕了你的罪了！」

「是犯罪的確是一種罪！但她並不知道。」

「不知道啊！均衡她不知道我去後她沒有對你說什麼？」她睜圓她的雙目很驚異的問他。

「沒有說什麼。」他也很驚異的。

「以後都沒有向你提我的事麼？」

「沒有。你告訴她了麼？我們的犯罪——接吻……」

她兩行清淚重新湧出來。

「均衡！她親眼看見我們擁抱着接吻！她跳進房裏來，看見我們擁抱着，忙退出去了。你那時把頭埋進我的胸懷裏了，沒有看見她！」

「……」他哭了。

「均衡！秋霞比我賢得多了！她無形中給了我不少的教訓和感化！她抱着一個重傷並不告訴人，就淹化了！」

「……」他祇在痛哭。

「均衡！秋霞之死，算是你的大不幸！在對得住秋霞的範圍內，我想代秋霞對你盡點義務！望你莫誤解了我！」

他像受了她的重重的一鞭。

「玉蘭！我感謝你！你把我從罪惡中救出來了！我的確把你的親切惡解了。我明天決定離開這海岸了！我們還是不相會的好。一相會時就成罪惡了！」

「你真的去麼？也好！我也怕我有感情脆弱的一天！你去後望你早日再把家庭組織好！我耽心的就是怕你一個人太寂寞了，生出厭世的思想來。」

「謝你，玉蘭！」

他和她都站起來了。

「秋霞或能恕我們最初的戀愛！」她伸出一雙雪白的臂膀攬着他的頸，把鮮紅的脣送到他嘴上來。「明天你就回去吧！回F村去吧！」

她送他走出門首時，半圓的月兒已掛在中天了。

一九二五，六，十日夜十二時於武昌。

此
页
空
白

公債委員

—

離C縣城的西北二十多里有個很荒涼的小村落。在這村落裏的住民祇有三五家，老幼合計起來，男的有三十餘人，女的也有二十幾個。

這寒村的名叫菖蒲村，由C縣城至菖蒲村要過一條小河——坐小漁船渡一條小河。渡了河後再攀登一個小山崗，爬過了崗頂再走二三里的小道就到了菖蒲村。

村人的生活全賴村裏的幾十畝山田維持。耕穫之外，有餘暇時，便砍些柴木，挑到縣城裏去賣。

近兩三年來，這個從無人過問的菖蒲村也很引起了縣人的注意了。縣裏的人注意這個寒村並不是爲別的理由，地因人而得名，因爲這村裏的劉三爺的兒子近年在咤哩時埠發了幾十萬的大財，每年寄了不少的錢回來，劉三爺便在村裏買了十多畝靠山的，不適於種植的荒田，大興土木，建造起洋房子來了。

三爺雖有六十餘歲，但腳力還很健，三天兩天就要到縣城來一趟購買建造新屋的材料。他的兒子還沒有發財時，他每到縣城裏都沒有人睬他，有幾個認識的碰着他也祇『老三，出來了麼？』一句就跑開了。現在呢，縣城裏各大商店的財主看見他來時，都卑躬

屈節的，『三爺請坐，三爺吃茶』的叫了。

洋房子建築成功了，聽說劉三爺的兒子本年冬就要回來住新房子，過新年。這新屋纔八分的成功時——八月間——三爺全家早搬過去住了。

中秋後兩天的正午前，有一個身材瘦削，臉色蒼黑的人，穿一件灰色絨長衫，帶了一名縣兵到劉三爺的新洋房子來拜訪三爺。村裏的人看見帶有縣兵的人，都有點驚惶失措的在交頭接耳的議論。

『來的怕是個很有身分的人，纔有縣兵跟着他來。』甲說。

『那不見得，有身分的人不乘轎來麼？』乙說。

『莫非三爺做了什麼壞事，縣長派兵來拘他。』丙說。

『還是來要錢的吧，向三爺捐題軍餉的吧。』丁說。

『我們村裏的第五期軍餉前星期纔繳，怎麼又來要軍餉呢？』戊說。

『聽說要預徵明後年的錢糧呢！』甲說。

三爺在後院的房子裏收拾傢具，聽見幾個小孩子們跑來報告他，有個穿長衫的先生帶了一名兵來找他，心裏也有點驚疑。他的老軀微微的打抖着出來前院會客。

兵士站在廳口，手中並沒什麼武器，祇穿一件縣兵的制服就很難看的會駭人了。三爺看見來的兵士沒有帶鎗，稍爲安心些。那位穿長衫的先生卻高高的占有廳裏的第一席的客位，很不客氣的把自己帶來的水煙袋裝着吸。他看見三爺來了，把口一張，鼻孔裏兩道白煙，口裏一道白煙，一共三道煙同時噴出來。三爺望不清楚他的臉孔了。

三爺戰戰兢兢的行至廳口向他鞠了一鞠躬。他也回禮點了一點頭。

『三伯，好嗎！』

『請教先生貴姓大名。』三爺坐在末席的椅上。

『我……』來的客左手托着水煙袋，右手伸進自己的衣袋裏去，模了一會，檢了一

張名片出來，三爺忙過來接。

「C縣西路公債委員陳仲章」三爺把名片上的字念完了後，擡起眼睛望了一望委員的神色，祇一瞬間又低下頭去。他恭恭敬敬地一對掌背給很粗的青筋絡着的手按在雙膝上，坐在廳首的一張椅子上。

「三伯，縣長叫我來——J總司令叫籌餉局，籌餉局叫縣長，縣長再叫我來勸你認一份公債。這公債不比軍餉，捐題出去了，軍餉就算沒有了。至公債是政府向民間借的債，日後會償還的。不單會償還，每年還有八釐的利息。縣長很希望你們踴躍的認買。」

「唉，做得來是應當的，不過我們耕田的人……」

「好說，好說。三伯太謙遜了。三伯做不來，你這村裏還有誰做得來？」

「我們這個小農村，連年負擔多額的軍餉，現在又說要預徵明後年的錢糧；我們的苦情也望委員體諒體諒。」

「老實說吧！三伯！你這菖蒲村應派的軍餉是該由三伯一個人負擔的！他們貧苦些，但他們已經替三伯分擔了不少了。這回的公債要望三伯替你這菖蒲村造點福。縣長也是這個意思的！我明明白白的對你說了吧。三伯認與不認，那是三伯的自由。我替縣長——不替了總司令來勸三伯認買公債票的公事算完了。我祇把三伯不情願認公債的話回覆上頭去就是了。」陳委員站了起來，「我們走吧！」他望着那個縣兵說。

「劉三伯認不認？快說一句閒話不必多說了！免致誤了我們的公事。」縣兵高聲的問劉三爺。

「我那裏敢說不認！」三爺忙站起來留着委員，「請坐，請坐！我是認的，不過望委員酌量些。」三爺連向委員鞠了幾鞠躬。

「是嗎，三伯是很通情的！何不直捷捷的說閒話多了，說蝕了我們的感情。」委員說了後仰首哈哈的大笑，像在歡笑他的發財的運氣到了。

「不知委員要我認多少數目？」三爺戰戰兢兢地說。他不怕委員，不怕縣兵，他祇怕委員說出來的數目太兇了。

「縣署裏面要你擔認這個數目。」委員伸出他的右手一根指頭。「幸得我替你說減了些……」

「一百麼？」三爺睜着他的老眼，把頭微微地伸向委員低聲的問。

「哈哈！三伯！你住在這麼大的新洋房子裏，你說得出口認一百元的公債票麼？縣署要你認一千！我和他們力爭，我說菖蒲村的確是個很窮的村落，擔不起這個數目。他們怎麼說？三伯，我告訴你，我老實地告訴你，他們說，管那個村窮不窮，我們祇認得劉三爺——建造大洋房子的劉三爺！經我再三的力爭，纔減至八百了。這八百之數非請三爺擔認不可。」委員說了後，伸出左手的全數指頭，右手的三根指頭。

「……」三爺給一千八百的數字駭昏了，他在睜着眼睛張開口。

「數目是由縣署預定的，但因地方，因人有做不到的時候，祇要委員將本人的苦情轉達到上頭去，就酌減些也可以。祇要委員替他報告得好聽些，諒可以邀准的。委員就替三伯做個人情罷。」那個縣兵乘機插嘴的說。

「是個，我望委員體諒些。委員的辛苦跋涉我是深知的。委員的好意我也不敢忘記的。」三爺的愁容略展開了些。

「是的，第一次認的數目太多了，第二次是有加無減的。我也替你思慮過來。不過減額的事，我一個人不敢獨斷的主張。西路的委員有兩個人，還有一位梁君到第二村去了，我得向他商量商量。不過這個人是不很容易說話的。我是沒有什麼，公事上過得，我何苦向三伯爲難。不過梁君的份下望三伯要注意注意，不要失了他的感情。」

「那我曉得。」三爺坐近委員，咬着他的耳朵低聲的說。「我們商量的不怕他聽見麼？」三爺說了後望望那個縣兵。

「不怕的！那不怕的！他和我們一同下鄉辦公事辦了多年了。給他聽不要緊。」委員說了後笑了起來，害得三爺望着縣兵臉紅紅的很難爲情。

「三爺！我們辛辛苦苦地曬太陽跑山路幹什麼嘞？三爺怕我認真的報告上頭麼？三爺你想我們吃什麼吃風麼？」縣兵說了後也笑了。

「那麼梁委員份下不知要多少數目？」三爺再不客氣了。

「是的呢……」陳委員在歪着頭想。「他大概對你說了麼？」陳委員望着縣兵問。
「梁委員說，既要瞞上頭就非這個數以上不可。」縣兵伸出兩根指頭。「他說沒有這個數目，犯不着鬼鬼祟祟的幹這種不名譽的事，寧可抽釐頭好些。」

「是的，不瞞三伯說，我們當委員的都沒有支薪，全賴公債數的釐頭吃飯。我們有六釐的抽頭，六八四十八，我們正當當的報上去，是有四十八塊的釐頭——單勸你認捐八百元的數目就有四十八元的釐頭。」

「不知梁委員能酌減些麼？」

「那非你親自去問他不可。」縣兵把頭搖了一搖。「陳委員今天回去是要報告的。還是請你老人家快些決定主意。再遲幾天，那非請老人家親到縣署去不可了。」

「那正額不知能減多少？」三爺很疑懼的問。

「你答應了梁委員的數目，我可以答應你出的數目總在八百元以下。你可以放心吧。」委員笑着說。「你把那本認捐公債的三聯票簿拿上來。」委員對縣兵說。

三爺由縣兵手裏接過那本三聯簿來看，簿面果有一顆大方印，方內篆書「C縣之印」四個大字。他想揭開來看，委員止着他，搶過來，在中部揭開還沒有填的那頁來。

「三伯，你說你能認多少？」

「兩百元可以麼？」

「那你祇出縣署預定的數的一半了。不太便宜了麼？」

「望委員體諒些就是。」

「三伯！三伯是很好的人！三伯是我們認得的，不是別人。你認得太多了，第二次不是我們當委員時，你要吃虧的！三伯，以你的家財而論，認二百未免太多，認五十又未免太少了些，你認一百罷！我替你報告上去，說你近來因兒子沒有錢寄來的，確是窮苦得很，勉強認了——很刻苦的認了一百元就是了。」

「一百元！」三爺聽見委員替他設想得這麼周到，真是歡天喜地。他跑進後院去，過了一忽，他拿出四張百元的鈔票來。

「這兩百是梁委員的。這一百是正額的公債。這一百奉給兩位先生做茶儀，以後還要望先生們照拂照拂。」

劉三爺給了錢後，隨意把那本公債票簿翻來看，他發見前面已經填了的存根都是寫十元，二十元的居多。其中祇有一張是填五十元的，算是委員的最高成績——未到劉

三爺家裏來以前的最高成績。

二

陳仲章和縣兵在劉三爺家裏吃得又醉又飽之後，向劉三爺告辭出來時，已是下午的三點多鐘了。

出了菖蒲村口就要攀登小山崗了。山崗之頂有一間茶亭——很簡單的人字棟建築物，用黃泥磚堆起，上面蓋一重薄瓦的建築物，兩端各有一個拱門，兩側牆壁各開一口大圓窗的粗糙的建築物。陳委員和縣兵僵硬的爬得到崗頂時，氣喘喘的滿頭滿額都是汗，臉色比既枯了的菜葉還要青黃了。

他們坐在茶亭裏的石凳上喘了一會纔轉過氣來。

「老陳，你出亭外望望看，兩邊有人來了沒有。」縣兵且說且解他穿的制服的鈕子。
「是的，老梁，下崗去人就多了，你快把那件制服脫下來包好，快把長衫換上。」陳委員一邊說，一邊步出亭外去探望了。過了一會陳委員回進亭裏來，梁委員的長衫也換好了。

「兩邊都沒有看見行人，趕快些，我們把今天的款分了吧。還有餘慶村的爪哇洋客李官進和且縣大布商廖均昌這兩家，祇有這兩家是肥的，改天去吧。」

「是的，祇有這兩家了，明天去吧！我們不吹幾鎗，怕要走不動了。」梁委員從小包袱裏取出兩捆紙幣來。

「我們這西路七村的攤派數一萬元早滿了額，我看李廖兩家祇叫他們認得我們就是了，不要再叫他們認正額吧。況且縣署裏面也還不知道有這兩個資本家。祇要他們知道孝敬我們，我們就做點善事吧。」

『是的，不錯，我們自己也得留點後路，有機會時還可以敲點零用錢。縣長和總務科長都是客軍的頭目的親戚，一點沒有良心，拼命的括。太過爲虎作倀的事是幹不得的。』

在軍餉名義之下，這二三年來C縣的小百姓的膏血給軍閥吸收得不少了。去年徵收了八次的軍餉，平均每次四萬元。今年由正月至八月間，也徵收了六次軍餉了。軍餉之外，還要預徵錢糧和發行公債票。但據報紙的報告，J總司令部下的幾師軍隊還欠五個月餉沒有放下來。J總司令直轄的縣屬有十五縣——中國是最進步，最平等的國家，不單一國之內，羣雄割據，就一省之內也分做幾個小國，勢均力敵——每年的稅餉所入約有兩千萬，但對他的部下軍隊還會欠餉，不是個奇聞麼？

據知道內情的人說，初由民間繳納給委員的稅餉，委員要得六釐的釐頭。由委員繳縣署後，縣署的人們又要抽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不等。由縣署繳到軍政府後，稅餉的全數就會銷蝕至一半了。由總部發下來給各師，各旅，各團等階級，一重一重的剝削，分派

到了最下級的軍隊單位的丘八哥時，祇有欠薪了。

陳委員懷着一束鈔票，跛行至山崗下面和梁委員分手。梁委員說要渡回城去。陳委員因為不早了，和梁委員約了明天再在城裏相會，自己揀崗下的一條近道，抄出山左，想回家去歇息歇息。

陳委員沿山麓行了十多分鐘，走出官道上來了。沿着官道是一條街村，有幾十間小店。陳委員行到一家小店，就進去了。這家店門上的橫額是寫有『禁煙分局』四個大黑字的長方形千年紅紙。門首的榜柱上也貼有一條紅紙，上寫『內有戒煙藥膏發售』幾個字。『禁煙分局』和『戒煙藥膏』兩個成語有一種很新穎的解釋，『禁煙分局』就是政府的鴉片專賣局的分局，『戒煙藥膏』就是鴉片。軍政府因要籌餉，故獎勵百姓們吃鴉片。但是『獎勵百姓吃鴉片』是多麼不好聽的名詞，所以改爲『獎勵百姓吃戒煙藥膏』好聽些。

陳委員來這家小禁煙分局是有二種目的，第一是因煙癮發了，要吃戒煙藥膏了。第二他要來看他所喜歡的，常替他做煙泡子的女人阿菊。他進來後一直跑上後樓去。他躺在炕上後，不時伸手向衣袋裏去摸摸他的鈔票。阿菊還不見來，他閉着眼睛冥想了一會。

——前星期答應阿菊的五塊錢，今天該給她了。阿菊的五塊錢要給她，那末阿歡的高蹠皮鞋也要買給她了。不且慢，阿歡的皮鞋要十一塊錢，次一點的也要八塊錢。遲點兒買給她罷。——阿歡是陳委員的姨太太。

他倒臥在煙牀上一面沉思，一面覺着他的腦裏有個輪廓不明瞭的黑影潛伏着。

——到底是什麼黑影，什麼一種不安，一時想不出來。——他閉着眼睛，又冷靜地向腦海裏摸索了一回。他想起來了，他想到今天早上接的一封信了。因為急忙忙地要和梁委員下鄉去，所以沒有認真地讀。

這封信是由S山村裏的小學校寄來的——小學校的女教員寄來給他的，可以說

是他的妻寄來給他的。

「阿菊！快點！快上來替我燒幾泡！」陳委員聽見阿菊在樓下的廚房裏說笑，說笑的對手是個男性；他禁不住發生一種無名的嫉妬。

「就來了！等我洗乾淨了手就上來！」阿菊在下面故意的發出一種嬌嬌之音。

阿菊笑着上來了，躺在煙牀的那一邊替他燒。

「你的手怕不乾淨吧！剛纔在下面又……」

「啊呀！那你自己燒吧！」阿菊假怒的站了起來。「誰像你！光天白日的都……」

「不乾淨也不要緊，你就躺着燒罷。」他笑向她。

「不，我不聽你的話！祇管捏手捏腳的，討厭！」阿菊也笑了。

陳委員吸了十幾鎗，萎頹了的精神又恢復回來了。阿菊還在躺着燒。他把左腿架在阿菊的富有脂肪分的腿上來了。

「是嗎！又不正經了！委員！」阿菊哈哈地笑着。

「今晚上弄點什麼好東西來吃！」陳委員伸了伸雙腕，打了一個很長期的呵欠，坐了起來。

「祇怕你沒有錢！有錢怕買不出好東西來麼？我家裏沒有的，不會把錢到酒樓上去買麼？祇怕你沒有錢！」

「阿菊，不要太看不起人了！我真的要一生窮到死麼？別的話不要說，你喜歡吃什麼東西？」

「我？我喜歡吃翅燕！」

「那算得什麼事！我們買些腳魚和海參來吃好麼？」

「你真的今晚上在這裏吃飯麼？怕又是在什麼人家裏敲了竹槓。你這班做委員的人真會造孽！」阿菊用她的食指頭向陳委員點着說。

「現在吃政治飯的人誰不造孽？」陳委員把阿菊摟在膝上來了。

「清楚飯？怎麼樣的清楚飯，我就不曾吃過。」

「笨蛋！吃政治飯就是吃官場飯的意思。」

「那我那裏知道！你這文謔謔的。」

「快打發人到酒樓去叫去吧。」

「我不希罕你請我吃這幾碗菜，你買回家裏去和你的太太一同吃吧。你祇把你答應給我的快把給我感謝你了。」阿菊說時伸出五根手指來。

「遲下給你，放心吧！吃的還是要吃。我想吃了，你快吩咐他們叫去。」陳委員從衣袋裏取出一封信和一包雪茄煙來。阿菊忙擦亮了一根火柴給他吃雪茄。

「真的？」阿菊從他的膝上跳下來，歪着頭笑問他。

「你這笨蛋！誰和你說謊？」陳委員的黑瘦的臉皮上生了許多笑的皺紋。

阿菊下樓去了。

——我怎麼就變成這樣墮落的一個人了。我真的變成一個猶太人——金錢的奴隸了！——陳委員還沒有抽出那封信來再讀，他心裏起了這樣的一種反省——顧着自己的醜惡生出來的反省。劉三爺提出幾百塊錢來給他們時的慘痛的情形——像心臟給他們剮了去的慘痛的情形，在陳委員腦中再表演出來。他機械的把那封信讀到中段來了，但他不知道信裏所說的是什麼話，他祇看見白的是紙，黑的是文字。他免不得要從頭再讀一遍。

「仲章——我就叫你親愛的仲章吧！我此刻在滿含着眼淚寫這封信給你，知道麼？我會陷於今日的悲慘的境遇完全是你作成的，你知道麼？你送我來S山村的時候，不是說你永不會忘記我麼？我不單半年沒有見你寄錢來，也有半年之久沒有見你的面了。你不思念我，也該思念你的小女兒。你不憐愛我，也該憐惜憐惜你的小女兒——可憐的

小女兒，還不認識爸爸的小女兒。

「前兩星期珍兒患了霍亂症，幸得這山村裏的格蘭女醫生把她的一條小命救了回來。醫藥的錢就花了不少。你想我一個月五塊錢的薪水能夠支持我們的生活麼？」

「這半年來我吃的苦真不小了，我所負的債也不少了……」

「××酒樓今天有新鮮的燒雞，我替你要了一盤來了。」阿菊在樓梯口端着一盤的燒雞走進廳裏來。

「那好極了，快點弄些熱酒來。要熱的喲！」

「你要什麼酒？珍珠紅糯米漿？」

「糯米漿雖然好吃，但喝不起勁……總之兩種都要。」

「那我到下面要去。」

「快點兒！趕快些！」

「你真的餓了麼？急得這個樣子！你看你的涎沫快要流出口來了。」阿菊指着陳委員作一媚笑，隨又跑下樓去了。

「……你接到這封信後要快些來這山村裏，來安慰我們母女！」

「仲章！你說爲你的前程計非再到省城去不可。這是我們長久的正經的計劃，我並不阻你。誰料得到你此刻還在向我說謊——在這世中行到山窮水盡了的我們還不知懺悔改過麼？」

「我祇當你在省城幹什麼正經事了！誰知還在C縣城裏當委員。聽說你當委員，每月的收入很不少，但我們母女不見你有一個銅錢寄來。」

「G宣教師常常問你有信來麼？問得我真不好意思答應他。他很望你能回來S村幫他辦學校。我們向他們夫婦說了多少謊！我想我們能够實踐對他們說過了的話，還可以贖得一部分的罪！」

「我們不是對他們說，我們在K城教會正式結了婚的麼……？」

「酒熱了，快吃吧！」阿菊提了一個酒壺上來，斟了一滿盞放在他的面前。

「啊！熱得好，酒熱得好！你也喝點兒吧！」他一邊喝，一邊說。喝了兩口，把酒盞放下來，提起筷子夾了一塊燒雞向嘴裏送。

「我不喝酒，我祇吃雞肉吧。」阿菊也笑着提起筷子來陪他吃。

「啊！好吃！燒雞也很好吃！燒得脆，燒得妙！」他一面嚼，一邊又把視線集中到那封信上去。

「陳老爺又釣上了誰的膀子！你看有好東西都不能安心的吃一吃，祇拼命的讀那封情書！是不是讀情人寄來的情書，多快樂！」阿菊有點醋意。

「是的，情書喲！一個很縹緲的女學生給我的情書。哈哈！」

「你要快點來看我們母女，尤其是病後的珍兒！」他讀到這裏胸坎上像痛痛的受

了一刺，低微的歎了一口氣。

「我又風聞你在C城另和一個女人同棲了，但我不相信。我不是相信你真能用整個心兒來愛我們母女，我信你是個備嘗了種種人世辛苦的人不會再有這種犯罪吧！飽嘗過性的犯罪的滋味的人再沒有勇氣犯第二次的罪惡吧！」

「仲章！你不要忘記了教會學校時代的你我間的歷史。你不要忘記那晚上——星斗滿天的那晚上在鞦韆架下的接吻——釀成日後種種的接吻……」

「真熱心！還在讀那封情書？」阿菊下樓去提了第二壺酒又上來了。

「我喜歡的情人寄來的信，怎的不熱心讀呢？哈哈！」陳委員很不自然的笑着擡起頭來望了一望阿菊。

「是的，是的！我知道了，不要再說這些癡情話給我聽了……快點吃，快點吃！吃完了早些到你的情人那邊去！」阿菊像吃多了酒，雙頰緋紅的向着陳委員嬌笑。陳委員忙走

過來把她緊緊地摟着在她頰上吻了幾吻。

「快鬆手！酒臭！」阿菊假意的推陳委員。

「我今晚上就在你這裏睡。你也是我的一個……」

「說得怪好聽的。不要騙死我了！我的性命是要緊的！」

「你騙了我的性命是真的。爲阿菊這樣縹緲的女兒一死也很值得的。」

「你那張嘴……真的麼？你說的話真的麼？」

「在阿菊面前，誰敢說謊！」

「你看，那張嘴真會說。不要緊，你就說謊也不要緊。你雖然在扯謊，但我只當真的。很歡喜的。像我這樣的女人是沒有人理的。」

「你纔說謊！像阿菊這樣縹緲的人才，誰看見了也中意的。」

「你就是個專愛說謊騙女人的！你是個冷熱不定，嘔死人的！你在我這裏出入多久

了!! 你有什麼好處給了我?」

「這是因為阿菊祇喜歡年輕人。像我這樣老的人，你不睬我是真的。我每次來，你不是在和年輕的客……」

「年輕的人的嘴是很會說，說得很好聽。但是心呢，卻沒有一個有真心的! 你們男子是沒有一個有真心的! 真的有個人，不要說整個，祇要有半個真心給我，我向外面的人說話也說得響亮些。」阿菊說到這裏歎了口氣，但她即時又恢復了她的歡笑。

「說得怪可憐的! 我的心兒整個都給了阿菊了。」陳委員把阿菊拉到自己身傍，緊緊的抱着，要和她親嘴。

「你? 哈哈! 你是個對我們女人全沒真心的! 對你家裏的太太都沒有點真心，說有真心給我? 你這顆心今天向東，明天向西，誰能相信你。你那張嘴很會哄騙女人的，也有些親切的地方; 但是沒有真心，這是會害死我們女人的!」阿菊把頭枕在陳委員的肩上了。

後來她聽見下面有熟客來了，忙跑下樓去。

三

陳委員讀了那封信後，心裏異常的不舒服。把讀完了的信折疊了封回信封裏，納進衣袋裏去。他重新把那溫度低減了的酒來吃。他像吃飽了，所有的菜都吃不下去了。

「阿菊，算一算數，要多少錢？」他拿一張十元的鈔票出來放在阿菊的面前。

「謝謝你。你就要回去了麼？」阿菊接了那張鈔票站起來。「是嗎？我說的話不會錯，你又要到什麼地方去了。」她一面說，一面走下樓去。

他早就想和阿菊接近，但阿菊和她的母親誤解了他的意思，以爲他真的在渴慕着阿菊，把代價提得太高了。至於他呢，對阿菊的要求完全是性的一種好奇心，並沒有像阿

菊和她母親所想像的那樣的熱烈的愛慕；因爲他並不是性慾不能滿足的人，阿菊又不是個絕世的麗姝。他想，若不要花什麼錢，就隨便頑頑也未常不可。後來看見她們的口氣太大了，老奸巨猾的他便馬上停止了進行。阿菊還不明白，天天還向他勾扯。她並不知道陳委員是老有經驗的容易入圈套的人。

阿菊下去了一會，拿了三元七角五分錢的找頭上來。陳委員看見去了六元二角五分，知道又給他們敲了竹槓了，有點心痛，想把那找頭全數收回來，不給小賬了。但他又有一種無聊的虛榮心，怕阿菊笑他吝嗇，看輕他。

「這都給你吧！」他說了後登時又後悔起來。

「謝謝你。明天早些來。我在等着你喲！」阿菊送着他下樓，送着他出門首。

他讀了那封信後，良心苛責着他，心裏感着一種痛苦。他在途中很後悔剛纔不該耗費那十塊錢。阿歡的皮鞋沒有買，S村的生活費也半年以上沒有寄了呢。

——境遇的變化真快，也變化得可怕！現在的我和×年前在K城的我完全是兩個人了！——陳委員在黑暗的村街裏一邊走一邊自己在感歎。

秋深了，晚風有點兒寒，他覺着自己的衣單。自前年在省城當了一個二等科員以後，直至今年六月間還在賦閒。前兩個月由友人的介紹在C縣署裏得了一個無俸的委員的位置。該是他的財運到了，前月軍司令部發行公債票的命令下來，他拼命的鑽營纔得了這個優差。但他所用的運動費也在五百元以上了。這一個月來雖然得了些意外之財，但除了運動費外，鴉片煙癮又大，以外還有許多不經濟的浪費，所以他無論什麼時候都是窮的。

——今年冬，錢弄到手了，非製一件皮袍子穿穿不可。——他低着頭走，看見自己穿的舊灰色絨長衫，更覺得自己貧寒得可憐。

——阿歡的皮鞋呢，買給她吧。她出入早就沒有得鞋穿了。她喜歡打扮女學生裝束

的——他走到一家小洋貨店前來了，免不得在店面的玻璃櫥前站着看一看，他還沒有看到櫥裏面陳列的貨物，他先發見了玻璃鏡裏的自己了。頭髮寸多長還沒有翦，兩個頰窩深得，容得下一個拳頭進去，臉色是黃灰的，面上還塗着一重煙油，鬍子也長了三四分還沒有剃。

『這就是我自己——在中學時代有美男子之稱的自己麼？像這個樣子——像修羅場裏的餓鬼的樣子的我完全是個現代社會中的最悲慘的落伍者了！』

他無論如何總不願肯定他的醜惡的樣子，但再望了一會玻璃鏡裏的自己，他總想發見出一部分的美點來。但他愈看鏡中的自己，愈覺得自己的臉，自己的姿勢醜惡。

『我的體中是沒鮮紅的血循流了。除了充血的紅眼睛以外我的一身是再無鮮血的表象了。這末灰黃枯槁的臉孔和那對紅眼睛相配合，這樣的形狀不是一個惡漢的特徵麼？』他愈看鏡裏的自己，愈覺得自己的無價值。到後來他不敢再看了，他不單不敢再

看，他真的想對自己的影子一唾。

——教會學校時代的我是何等美貌而風流的，對玉蓮的戀愛是何等高尙的！當年的我不是今天的我吧！——他把×年間前後的自己的肉身和靈魂比較了一回後，很想跑到高崖之上向深淵裏投身，把這摧殘了的軀殼和腐敗了的靈魂同時毀滅。

——玉蓮也不是教會學校時代的玉蓮了。從前有絕世美人之稱的玉蓮，今日也和我一樣的醜惡了。——

他追憶出中學時代讀過的一篇故事來了。故事裏所說的是，一個有名的畫工把一個美少年做模胎兒（model）畫了一張天使的畫像。過了十數年之後他把一個醉漢做模胎兒畫了一張惡魔的畫像。後來這畫工發見了前後用的兩個模胎兒是同一個人。他想他就是和這個做模胎兒的人一樣了。

他的思想又浮泛到傳道學校的寄宿生活時代了。

「陳仲章是個聖人喲！他看見美好的女子決不會生淫心的。他在街道上走時決不望來往的女人的。他真是個實行聖經裏文句的教徒。他死了後定到天堂上坐在上帝座右哈哈！」他的一個同學名叫約瑟的在喝着酒嘲笑他。

「我想看女中學生們，我想聽她們的合唱，所以我上午在禮拜堂聽了說教後，下午又到女中學校去參加。」一個名叫保羅的裁縫匠的兒子在不客氣的說。

「女中學的徐玉蓮長得最漂亮！真是個不世出的美人！」一個牧師的兒子名大衛的在狂呼。徐玉蓮算是女中學的成績最優的學生，也是女學生羣中第一個有名的美人。

「徐玉蓮！徐玉蓮！」痛快的幾個學生在拍着掌歡呼！

回憶及×年前的傳道學校寄宿舍生活，玉蓮的白嫩的皮膚和神經質的眼很明瞭的幻現在陳委員的眼前了。我忘記了目前的自己的醜惡，只管追憶傳道學校時代賦有才氣和信仰的自己了。

K城的浸信會教會辦有一個傳道學校。陳仲章在教會中學畢了業，再沒有經濟能力升學，不得已就進了本會的傳道學校學做牧師。他在中學時代喜歡寫點文藝品，在學校的定期刊物上發表，所以在K城的學生社會中算是霸氣滿滿的一個人。

他的音樂天才也趕得上女學生，歌聲也很清脆。教會裏有什麼懇親會，音樂會，他定跑上去獨唱的。有所禱會，他也定站起來呼上帝，叫啞啞。有演說會，他也定站在講壇上流着臭汗，力竭聲嘶的雄辯一回。總之凡教會裏有什麼集會，他就是聽衆的視線焦點。

徐玉蓮也徒慕虛名的對陳仲章常加青眼。陳仲章因爲領了浸禮，外面不能不裝出不很睬女學生們的樣子，以博美國的宣教師們對他的信用。但他知道徐玉蓮有意垂青於已後，樂得心花怒開。他假裝不視女色的計策果然成功了，宣教師們都深信他對女色是很冷淡的無動於中的人，憐念他貧苦，叫他在男中學和女中學擔了些功課。

他在傳道學校三年間沒有一朝不在早晨祈禱會出席的。他繪了一張耶穌的炭鉛

像畫掛在書案前，一天三次都跪在耶穌聖像前祈禱，有時故意叫宣教師們看見他祈禱——看見他流着眼淚祈禱。

他又會做幾首近代很流行的新詩。什麼「美麗的玫瑰花喲！」什麼「風雨嫉妬你，摧殘你！」什麼「玫瑰花吾愛喲，我始終愛護你！」他所作的都是這一類，給近代大詩人且先生讀了會笑斷肚腸的新詩！但不單傳道學校裏面，就連中學部裏再找不出第二個做新詩的人來。所以教會裏的人們都稱讚他是個將來的宗教界的大偉人；K城的學生們又都深信他是個將來文藝界的大詩人。由美國來的調查教會的委員都很稱讚他，答應他畢了業就送他到美國的神學專門館去留學。教授也同聲的贊成，祇有陳仲章纔有研究神學做牧師的資格。

他雖受着教會學校學生們的謳歌和教會會衆的頌贊，但他在深夜，良心出來活動的時候，發見了自己有最可怕的缺點——他人看不見的缺點。他由進傳道學校的初年

起，就覺着自己的心上常有很醜惡的暗影在移動，無論用何種的方法——祈禱，讀聖經，跪着望耶穌聖像——終不能把這種暗影除掉。

他在中學二年級時，同級的鍾履清把不自然的滿足性慾的方法傳授了給他。一經中毒——受了不自然的快感的中毒——的他，嗣後他再無方法禁絕這種可恥的行爲。他也常覺着這種不自然的性慾遂行行爲是很可恥的，常一個人到禮拜堂去祈禱。有時一個人跑到山上去露天祈禱，跪伏在草上祈禱。但他愈祈禱，迷戀着不自然的快感的他的身體裏面，醜惡的慾愈強有力的燃燒起來。他的臉色是始終蒼白的，他也常伏在書案上說頭痛。他明知他頭痛的真因，但他總希望人說他頭痛的原因是用功過度。

他疲倦得無可如何的時候，常暗暗的恨鍾履清，恨得不情願——恐怕見他的面。恨鍾履清也是無益，他只好恨自己的弱志薄行，不能戰勝這種醜惡的慾望。

「你太用功了，所以會頭痛！你看你的臉色多蒼白！」同學和學校的教授們對他很

表同情的。

到了後來，由不自然的性慾遂行行爲所生的快感終不能滿足他的慾望了，他的給慾火燃燒着的眼睛終投向女性方面發展去了。他由這時候起，夜間常夢見和徐玉蓮相接觸。他很抱悲觀，爲他的軟弱的靈魂抱悲觀，爲他的疲倦的肉體抱悲觀！他很堅決地立意把這種不自然的性慾遂行的習慣改除，偷偷地跑到書店裏去買了一本男女生理衛生學回來一個人讀。這本書教訓他，要除這種不自然的性慾遂行病，第一要多運動，第二要冷水摩擦，第三要戒食有刺激性的食物和多脂肪分的肉類。他也曾照着這本男女生理衛生學所說的一一實行，他每早晨起來跑步，跑二三里路遠纔回來吃早飯，他每晚上市實行冷水摩擦，他有幾星期託詞有胃病對豬肉不敢下筷子；但他的醜惡的慾還是一樣的劇烈，不自然的性慾遂行行爲還是一樣的繼續着。

『再不許想女人的事了！再不許看女人了！』他也常努力着向醜惡的慾爭鬪，但他

望見徐玉蓮時又禁不住把自己的移動敏捷的眼睛轉一轉。有時還乘人看不見的機會你望我我望你的微笑了。

春快來了，有一次的星期日的晚上，吃過了晚飯，他無意中散步到徐玉蓮的家門首來了。他聽見裏面的風琴音——對他有蠱惑性的風琴音。他行近玉蓮的窗下低聲的叫「玉蓮，玉蓮。」叫了後又翻轉身來向四周一望，很怕有認識的人看見他或聽見他叫「玉蓮。」

「仲章麼？」裏面的女音。

「是的。」他再翻過身來向四面張望，他的態度就像竊賊偷望巡警般的。但他同時又想，今晚上她約我來定有好處給我的了，我們是試過了有生以來未曾試過的親吻的，今晚上該進第二步的了。

「進來坐坐吧！」玉蓮走出門首來了。他的心臟愈跳躍得厲害。但這時暮靄早把他

們兩個包圍着了，四面看不見什麼。他們倆放着膽子站在門首緊緊的摟抱着，狂接了一陣吻。

「媽到親戚家裏去了，沒有這麼快回來。弟弟也到同學那邊頑去了。你就進來坐一忽吧。」

陳仲章雖然跟着玉蓮走進她的書房裏來了，但坐在一個矮椅子上臉色蒼白的全身索索的打抖，像忽然發了急性的瘧疾。

「你身體不好麼？」玉蓮望着他笑。

「沒有什麼。到你這裏來纔這個樣子的。」

「你害怕麼？」

「不是害怕。但到你這裏來總有點不安心。」

「你喝點葡萄酒吧。我買了一瓶葡萄酒——耶穌的血哈哈，哈哈！你不要害怕！媽媽不

到十點鐘不得回來。弟弟沒有人去叫他是不會回來的，小孩子總喜歡頑。」

陳仲章喝了幾盅酒後，精神安定了許多，不再打抖了。漸漸聞着玉蓮身上發出來的香氣覺得有微妙的刺戟性了。

「你也喝一盅。」

「我喝不得酒。」

「不行！你該喝一盅！我替你祝福。」

「我先替你祝福纔對的。」

「我喝過了。」他擎着一盅鮮紅的葡萄酒走過來，要玉蓮喝。玉蓮歪側頭避他。他乘着酒興把酒盅送到玉蓮嘴邊來。玉蓮再低着頭避他，他的隻手早加在她的肩上了。玉蓮略一轉身，那個酒盅叮噹的一響碰碎在地面了。他乘勢的把玉蓮摟抱住了。

「不行！不行！」

「剛纔不是接過吻了麼？」

「酒臭不行！」玉蓮把臂膀遮壓着自己的紅脣不給他吻。仲章的舌——高溫的紅舌——在玉蓮的頰上狂舐。

「髒得很！快不要這樣！酒臭和涎沫臭！」玉蓮笑罵他，伸手想推開他。

「人生是赤裸裸的！我們不必再裝假面具了。我把我的赤裸裸給你看了！你也快把你的赤裸裸給我看吧！」

「那不行！使不得，使不得！」玉蓮無意識的向他抵抗，但已無效了。

「這，這就是人生的真實！這，這就是人類的本能！」陳仲章狂喘着說。

忽然像起了大地震，他們倆都覺得天旋地轉的昏迷不省人事了。

過了一星期，他和她終給教會的宣教師趕了出來——從教會裏和學校裏趕了出來。

四

「像我這樣的人還是早一點自殺的好！生存在社會中，結局是多犯幾回罪。」他由K城乘小輪渡回C縣的途中，在船上眺望着滾滾東流的江水，幾次想跳進江水裏去。他心裏雖然暗喜他和徐玉蓮已成戀愛之侶，但同時又後悔不該因此小小的戀愛問題把像初昇的旭日般的有望的前途犧牲了。

「我回故鄉去後須把自己的生活根本改造過去的我算是死了的。今後要開始我的新生的生活。」他回到背山面河的僻靜的S山村裏來了。

他利用他的辯才和聖經的暗誦再在S村中的教會活動。幸得S村的教會和K城的教會是不同派的，所以他居然成功了，並且很得S村的外國宣教師G的信用。他在S

村經了半年的鑽營竟一躍而爲教會的隨習牧師了。在這半年中他和徐玉蓮是音信常通的。他做了副牧師後就寫信去接徐玉蓮。當時玉蓮的母親拼命反對。後來發見了玉蓮的身體不是尋常的身體了，纔將錯就錯的把女兒送到S山村裏來。

由G宣教師夫人的好意，聘玉蓮在她辦的小學校裏當了一名教員。過了年就生了一個女兒了。

教會的薪水終不能羈絆野心的陳仲章。他聽見他的舊友鍾履清在軍界裏頗有勢力，不久就要到C城來，所以決意辭了S村教會的職務，離開可愛的玉蓮，到C城去會鍾履清。他決意從今天起投筆從戎，從今天起不再吃宗教飯和教育飯，從今天起投身軍政界。

早晨就起程，至下午的五點多鐘，陳仲章纔趕到C城來了。平時吃晚飯前後特別的鬧熱的C城街市今天異常的冷靜，最使陳仲章驚異的就是每晚上非到九點十點以後

不關閉的店門今晚上都早早的關閉起來了。街道上除了幾個行人之外還有些三五成羣的穿灰色棉衣的操北地口音的壯漢。

近這幾天來，風聲鶴唳，C城的市民個個都怕他的桑梓之地化爲血肉橫飛的戰場。前天就聽說J總司令部下的陳師長所屬兵隊攻至Y城來了。Y城是K省和F省境上的一個市場，離C城祇百多里路。J總司令和X總司令同是新民黨的健將，同是K省人，因爲地盤主義，近幾年來兩個竟如水火不能相容了。兩個都想以C縣一帶的十五縣爲根據地，我得你失，你失我得的爭奪了好幾年。現在C縣算是X總司令的屬地，J總司令卻取攻勢要把C縣一帶的十五縣奪回來。

無論那一個總司令的兵隊到一個地方，騷擾是免不得的，但說地方會變成血肉橫飛的戰場卻是C城市民的杞憂。這時候K城駐有X總司令的兵隊一旅一團，他們若有意防禦J總司令的兵隊南下，祇兩天工夫就可以開拔到C城來。K城比C城豐富，商業

也比C城繁盛，所以X總司令的部下祇在K城借籌軍餉爲名向K城的商人羅刮了一天又再括一天，括到J總司令的兵壓境而來了，他們便退到第二縣的市場去括，把括光了的K城讓給J總司令的部下去刮。他們祇派了兩連兵士到C城去打聽J總司令方面的軍隊到了什麼地方。J總司令的兵來得愈近，他們在K城也刮得愈急。最可憐的是商民送X總司令的兵隊去時要繳軍餉，迎J總司令的軍隊進城時也要繳軍餉。商民所怕的是焚燒搶掠，所以情願多繳納些軍餉，維持和平。軍人方面也利用商人的這種弱點，得盡情羅刮。

在中學時代把不自然的性慾遂行方法傳授給他的同學鍾履清是K城人，他的姊夫是陳師長的參謀，所以他中學畢了業就投往陳師長的部下。最初是當一個營書記，現在居然升做第一旅的旅部副官了。他祇提一個籐篋箱在陳師長部下從軍從了三年多了，東飄西泊，三月兩月的縣長也署理過幾任了。這三年來寄回家裏來的錢很不少，有人

說是在萬以上，有人說不止此數。他的父親在家裏買了百多畝秧田，現在又在籌備建築中西折衷式的大洋房子，這是誰都知道的。鍾履清不單寄許多錢回來家裏，他的旅部軍隊佔有一個市鎮，他便有許多衣服和古董品寄回來。據他家附近的人說，他的祖母去年冬穿着兩件貂鼠皮襖是半新不舊的，他的父親的皮袍子，他的母親和妻的皮襖也不是新製的。他家的廳裏也陳設着許多高價的花瓶，磁盤和珍奇的玉石。但他的父親是個有名的吝嗇的人，決不是能拿出許多金錢來製皮毛衣服和買古董品的人。有時候鍾履清的父親還搬幾件古董品到城裏去估價，想把牠賣去。

久困在鄉間，前途暗澹的陳仲章決意投鍾履清的門下去幹政治的生涯了。鍾履清果然念舊日同學之情，也介紹他做了一個營部的書記。他也提着一個籐筥箱跟着陳師長的部下披星戴月的疲奔了兩個多月纔攻進省城去了。論功行賞，鍾履清的姊夫竟做了全省警務處長，陳仲章就在他的部下當了一個文書科科員。在這時候勾通了一個

第二區區長，得了民間的冤枉錢不少。他做了一年餘的警務處科員，算是他的運氣最紅時代。在這時代內，他學會了賭麻雀，學會了吹鴉片煙了。

約一週年，X總司令恢復了他從前所有的軍隊，乘J總司令不備從反對的方面攻進省城來了。J總司令部下的——不論做官的或軍人——都括够了錢，聽見X總司令的兵到了，怕給他們搶了去，一個個屎滾尿流的逃出省城，沒有一個人肯替J總司令守在省城的。J總司令沒奈何，祇得收拾殘部退回鄰省的F省境上去。鍾履清自省城失敗後，就死在一家外國的病院裏了，這是因為他性慾沒有節制，身體虛乾了，所以一病亡身。他的姊夫在警務處長時代搜括得太厲害，又沒和陳師長平均分肥，陳師長對他早失了信用。陳仲章失了後靠，祇得帶了一個愛妾阿歡回來故鄉。在C城住了年餘，警務處科員任內賺的黑錢看漸漸吃完了。恰好今年五月杪，J總司令的軍隊又由F省境攻進C城來了。新任C縣縣長是陳師長的祕書。陳仲章認得新縣長部下的游擊隊長，由這個隊長

的介紹，他進縣署裏當了一名無俸的委員，每天進去裏面，一頓中飯是有得吃的。後來聽見J總司令要發行公債票，他便出了很高的利息，借了幾百元，拼命的運動，當了西路的一名公債委員。

他和阿歡住在C城很秘密的不給玉蓮知道。他初回來C城會一個人跑回S村來看玉蓮母女。

一別×年，玉蓮完全變了樣子，不是昔日的玉蓮了。黑色的頭髮變成褐色了。給青黃色的牙垢塗滿了的兩列牙齒也不加以洗刷。

他看見玉蓮時，他異常的失望。眼前的玉蓮不是在鞦韆架下初試親吻時的玉蓮了。別僅×年處女之美就完全失掉了。她的身軀比從前胖得多了。能够生殺男性的媚力也完全消滅了。

可憐的是呼呼的睡在母親懷裏的小女兒。

仲章有點後悔不該回到S村裏來，他想把生活費寄來給她就夠了。

那晚的晚飯，不消說祇他和玉蓮兩人對着吃。他一面吃飯，一面偷望玉蓮的嘴。她很不客氣的把嘴張開，一碗飯祇幾秒鐘工夫就倒進去了。他望見這個樣子，心裏異常的不快。他決意不望她的嘴了。但玉蓮每次笑向他時，當中的兩根腐蝕了過半的青黑色的門牙給他不少的苦惱。

但她袒着胸喂乳給小女孩兒吃時，那兩個肥大的雪白的乳房和有曲線美的褐色的乳嘴給了他不少的蠱惑。不能一晚上離開女色的他，在S村住了一星期，每晚上還是不能離開玉蓮的雪白的肉體。

過了一星期他託詞在C城有重要公事未了，跑回愛妾阿歡的家裏來。

仲章在省城警務處當科員時，寄寓在Y馬路的一家旅館。這旅館離鍾履清的第三公館不遠。當時的新官兒有幾位姨太太便有幾家公館。鍾履清算是由偉人而進爲新官的一個人，所以在省城也有三間公館。

有一次鍾履清約了仲章到第三公館裏去吃晚飯。這晚上他認識了阿歡。

嗣後他借訪鍾履清爲名常到第三公館來看阿歡。幾次都沒有找到鍾履清。第一回他祇站在門首和阿歡笑說了幾句就回來了。第二回便敢應她的請求進去客廳裏坐談了好些時候纔回來旅館。第三回竟敢跑進阿歡房裏說說笑笑了。

——這回是第四回了。看她是很有意思的。不該作這樣的念頭的，太對不起朋友了。不要緊，不要緊！他在中學時代對不住我的事情還多呢。他蹂躪我比蹂躪女性還要厲害呢！何況阿歡又不是他的正妻。——仲章在往第三公館的途中像吃醉了般的對阿歡起

了種種的野心。

他訪了阿歡幾次，很詳悉她的身世了。

阿歡原是一個女子師範的學生——很時髦的斷髮女學生。她因爲虛榮心重和敵不住性的苦悶，終犯了罪；還沒有畢業就由學校趕了出來。

阿歡小的時候就沒有父母了，也沒有兄弟。她進學校完全是由她的叔父負擔一切的責任。在陳仲章的意思以爲阿歡之所以犯罪，最大原因就是沒有父母，身世淒涼。因爲世界中沒有能安慰自己，憐惜自己的親人，所以求理想的配偶之心過急。這就是阿歡失身的第一個原因。

阿歡失了身後，蹂躪了她的處女之美的輕佻學生——一個師範大學學生就把她遺棄了。到後來她自暴自棄的嫁了一個軍官作第六姨太太。後來那位軍官在政治上失敗了，逃回他的原籍H省去了，所以她再跟鍾履清作了第三的姨太太。

「鍾老爺不在家麼？」仲章走到鍾履清的第三公館來了。他很擔心鍾履清在這第三公館裏，他今晚就白跑一趟了。他望着開門的老媽子顫聲的問。

「老爺不在家，太太正望陳先生來呢。」在一般的姨太太家裏服役慣了的老媽子對陳仲章也加以一種猜疑之眼，作卑諛的笑顏向他。仲章看見老媽子的笑顏心裏感着一種不快。

「今晚上你就在這裏多耍一忽吧。你看快要下雨的樣子，再沒有人來了吧。」他走進公館時，阿歡笑着走到廳前來迎他。

「鍾先生呢？」仲章擔心的是鍾履清。

「他昨晚纔到這裏來歇，今晚上不會再來了。」阿歡一邊說，一邊引仲章到她的睡房裏去。「到我房裏坐去吧，外面風大得很。」

阿歡房裏的陳設很精緻。最惹人注目的就是裏面的一張銅牀和牀上鋪的美麗的

被褥。此外還有許多精美的檯椅，衣架和檯上陳列的磁瓶時鐘等高價的用品。

阿歡和仲章進來後在當中的小圓檯的兩側對坐下。老媽子端了茶具進來很自重的就出去了。阿歡起來替仲章斟茶。

「你一個人住在旅館裏，夜晚上很寂寞吧。沒有到什麼地方玩去？有空儘管來耍不必客氣。他在家裏時也可以來，不在時也可以來……」阿歡說的話由仲章聽來是別有深意的。

兩個人談來談去都是關於政局的話和今後要如何做官弄錢的方法。其次就是各人敘各人的身世。仲章也把父母雙亡，家計貧寒，自己苦學過來的話添多減少的說給阿歡聽，像在告訴阿歡自己是個獨立有爲的少年。

「你真是個有志氣的人！年少勞苦就是日後成功的準備。」阿歡望着仲章的臉稱讚他。

老媽子早睡了，案上的時鐘十響了。仲章站起來告辭，說要回旅館去。

「還早呢。十二點鐘前回去不要緊吧。我每晚上不到一二點鐘睡不着。今晚上又沒有人來了。你回去後，我一個人睡不着寂寞得很呢。」阿歡也站起來攔着他不放他走。她像很誠懇的留他。

仲章的胸前感着由阿歡身上發散出來的溫氣。很強烈的把電光反射過來的有豔色的黑髮裏流出來的香也衝進他的鼻孔裏來了。他此時的全身像在一種重壓之下。

「太遲了，不很方便罷。」仲章不得不說了這一句出來。

「不要緊！怕什麼！再坐一刻去吧。賣麪的還沒有過呢。吃了麪回去不遲。」阿歡更逼近仲章的身前來了。她那對含媚的眼睛凝視着仲章。凝視了一會笑起來了。她的隻手無意中觸着他的手了。柔滑的皮膚，粉紅色的雙頰，薔薇色的脣給了不少肉感的誘惑給仲章。

仲章站不住再坐下去了。

兩個坐回去後反找不出談話的端緒了，彼此默默的坐了一會。

「你坐一坐，我去看看後門門了沒有。」

阿歡出去了一刻就回來了。

「看不見一個星子……」她一邊說，一邊走到仲章的椅子傍邊坐下了。「明天會下大雨吧。」

阿歡身體裏面發散出一種濃厚的有刺激性的香氣來。仲章沉醉在這種香氣裏面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真對不起你了。這樣晚還沒有把你放回去。」阿歡說了後笑了。

「早晚回去都是一樣的，又沒有誰在等候我。」仲章故意說笑話般的試探阿歡的意思。

「夜晚上一個人很寂寞吧。」

「很寂寞的。但寂寞慣了的人也不覺得難過了。半夜醒過來時，有時也覺得很淒涼的。」

「那時候怎麼樣呢？」

「把眼睛緊閉着，連頭部都鑽進被窩裏面去，拼命的睡下去就是了。」

「怪可憐的！」阿歡像把身體歪靠過來表示對仲章抱同情。

「一想到旅館裏那間空氣閉塞，黑暗的小房子，心裏就不舒服，真有點不情願回轉去。」

「客廳裏有牀鋪的，留你就在這裏歇一晚也不要緊，不過彼此不是自由的身體，怕外面的人們說閒話……」阿歡把身體更歪靠近仲章身邊來，他覺得周圍的氣壓更沉重了。

「鍾先生不常到這裏來麼？」仲章覺得兩個人沉默着不說話是難過的。他的呼吸很急，勉強的說了這一句話。

「那裏！已經有三處家了，還不厭足。聽說在什麼樓又姘識了一個。一個月怕有兩三晚到這裏來。就來也……」阿歡斜視着仲章作一種媚笑。

「不歇夜麼？」仲章的色膽陡然的大起來了。

「不是的！你看他乾薑頭般的有甚氣力！你不知道他的怪脾氣，他一晚上要應酬幾個！到我這裏來簡直和死屍一樣的。」

「……」仲章覺着自己心裏頭的熱血向週身噴射，癡望着電燈一句話都不會說了。

「你這個人真不行！騙人說了這些話又裝做沒聽見！你把我說的話告訴他不行！莫害我挨打挨罵。」阿歡笑着用手推仲章的臂膀。

「我怎麼好告訴他！你想我能說這些話——能對他說這些話麼？」仲章也笑了。鍾先生的豔福真不小！」

「你羨慕他？」

「我那裏敢希望這些。」

「你也可以娶個姨太太。」

「正式的太太還娶不起！說姨太太！」仲章說了後故意的歎了口氣。

「真的你還沒有娶太太？我不信！」阿歡說了後擰着嘴搖頭。

「你不信，我也沒有法子能夠叫你信。」

仲章覺得身體再支持不住，阿歡的有意無意的誘惑了。他們倆互感得到呼吸的那末接近了，快達到危險線上了。他幾次想起來說回去，但終不情願動身。他覺今晚還有一種希望在等候他。

「你這個人……」阿歡的眼睛裏燃燒着一種慾仰視他。

仲章覺得自己的和阿歡的膝部接觸着了，摩擦着生一種熱氣。仲章沉溺進強烈的
情感中了，他的頭腦陷於惑亂的狀態了，他突然的站了起來。把雙腕加在阿歡的肩上，更
進而攪着她的粉頸把她引近自己的胸上來。

「呃！」阿歡低聲的只驚呼一聲，再也不抵抗，乘勢把頭枕在仲章的胸上了。過了一
刻她微微的擡起頭來雙頰緋紅的仰視着他微笑。接近電光的她分外的美麗。仲章略一
低頭把自己的灼熱了的脣送到阿歡的紅脣上來。

屋外的馬路上有由遠而近的汽車的悲鳴。汽車像在門前停着了。隨後又聽見敲門
的音響。

「不得了！他回來了！一定在什麼地方吃醉了回來了！你快點回去，由廚房的後門出
去！今晚我真對不起你了！」

仲章的背上像澆了一盆的冷水，忙站起來，通過黑暗的廚房，打開後門，走到一條狹小的街路上來。

他出來後，興奮了的精神冷靜了許多。他在後門首還站了一會，聽見裏面鍾履清和阿歡的笑話。他禁不住發生了一種無名義的嫉妬——今晚上特別發生的嫉妬。

他癡癡地站着偷聽了一會，纔清醒過來，伸出掌來向他自己的頰上打了兩個嘴巴。
「笨蛋還不去！」

仲章自那晚上回來後，好幾天不到阿歡那邊去了。

又過了二十多天了，天氣一天一天的熱起來。有一天鍾履清打發了一個人來請他到第三公館去吃晚飯。他到第三公館會見阿歡時很不好意思似的。但阿歡對他像沒有那晚上一回事的樣子。

飯間鍾履清告知他，他奉總司令的命令要跟第×師出發到北江前線去，最快也須

三個星期纔得回來。鍾履清再叮囑他，在這三星期內三公館的事要他幫忙照料。

「是的，望陳先生常常來纔好，不要客氣的。陳先生是我們的兄弟般的。」阿歡在傍邊插嘴說。

「有什麼事，你打發人到我旅館來通知一聲，我就會過來的。」仲章用很誠謹的態度，像禱告上帝般的說。

「你有空每天晚上來看看她們好些。不要多費時刻。或遲或早來一次，不要定了時刻！」最後的一句鍾履清說得特別的有力。

——他是懷疑阿歡要我來監視她。他太信用我了。他這樣的信用我，我還對阿歡懷這樣卑鄙的野心，太不知羞恥了，太無良心了。陳仲章心裏起了一種後悔。

仲章那晚上由三公館回來後，決意不再對阿歡生妄念了，決意對朋友負這三星期的責任了。但到了第二天晚上會見阿歡時，阿歡的態度很微妙的給了他一種刺激。

果然鍾履清去後的最初幾晚上，他和她都不敢十分深進，覺得太快深進了去總有些對不住鍾履清——一個對不住夫（？），一個對不住友（？）。

鍾履清去後的第五晚，天氣異常的悶熱。陳仲章跑到第三公館來時週身都是汗了。這幾晚上他都是借第三公館的浴室洗澡。今天晚上他一到來也循例的鬆了外衣跑到浴室裏去。

他站在浴室裏望着由磁盆裏熱騰騰的蒸發出來的白氣，待要解開內衣。阿歡手裏拿着一塊肥皂推開門走進來。

「浴室裏沒有肥皂了，你用這一塊罷。」

仲章看見她躊躇了一會不敢解除內衣了。阿歡望了望磁盆。

「快點洗，趁水還熱。快點，我還沒有洗呢。」她一面說，一面走出去了。

仲章看見她出去後，又覺得失掉了一個好機會的樣子。仲章纔跳進磁盆裏又聽見

阿歡站在浴室門首的聲音。

「我進來使得，陳先生？」

不待仲章的回答，阿歡笑嘻嘻地走進來了。仲章縮蹲在磁盆的一隅不會說話，只癡望着阿歡發呆。

「我們一塊洗吧！可以？」阿歡歪着頭笑問他。

仲章此時週身的血管像要爆烈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到後來決意望她的加進了。

「……」

「你背過臉去，讓我脫衣服！」阿歡在癡笑。

「老媽子呢？」仲章等到阿歡走近磁盆邊時，低聲的問。

「我叫她買東西去了。就在家裏也不要緊。」

「怎麼說？」

「第一次的釐頭有六百，我和梁委員均分，可以得三百。正額釐頭之外還分了六百多塊。借了人家五百元，兩個月的利息要三十元。我這回可以賺得三四百元的樣子。還有李官進和廖均昌兩家至少每人也要敲他一百塊。那麼到年底的生活費就可以維持下去了。到十二月間發行第二次的公債票時，就可以多弄些錢來過年——過一個舒服的

新年吧！老梁那個人尖利得很，到第二期的公債我還是運動改南路委員吧，就多花些錢也不要緊，南路的幾村有錢的人比較的多。」歸給政府專賣後的鴉片的價錢比二三年前貴加數倍了。陳仲章的鴉片癮是够程度的了，每天沒有三塊錢的煙膏是不能過癮的。其實他和阿歡的生活費並不要多少錢，他所擔心的，他極力籌謀的還是他每天吃的鴉片的代價。二個月前答應買給阿歡的高踝皮鞋至今還沒買成功。

「我今晚就把皮鞋買回給阿歡，她一定像小孩子般的歡呼！」他站在一家洋貨店門首躊躇了一回。

「我是這世界上最無用的人！漫說事業，就連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圓滿的維持下去。我是像糞缸裏的蛆蟲，一天在蠢動，什麼事也幹不來！但除了做這種欺騙事業的委員以外，我真沒有正當的職業了。幹下去罷，再沒有法子，這是境遇逼着我幹的。夢想做宗教家，夢想在社會上留點名譽，那都是迂腐無聊的。在傳道學校時代他們是過信我了，我也過信自己了。」

阿歡有二十三、四歲了，不算個美人，也不見得伶俐有學問；他喜歡她是因為她像個小孩子，常發她所特有的天真爛漫的脾氣，其次是因為阿歡對他的濫愛，女性癖不生嫉妬，也不追究。他和她同棲了半年，總知道她感受了男性的病毒，患了肺結核症到第二期的了。有姑息的仁愛的性質的他，覺得阿歡的身世太可憐，再不忍把她遺棄了。和她同棲

了兩年餘。最近這一年來，他和阿歡共度了最無聊賴，最貧寒的生活，阿歡不但無半句怨言，他沒有錢吃鴉片時，阿歡還拿出幾套衣裳來叫他送到當店裏去。

「除了她的前半段的墮落的歷史，除了那種不治的病症，阿歡可以說是我的愛人了。」他想及此一層，他的眼睛很奇妙的滿蓄着淚珠兒。

行出了村街，他走到一個黑暗的曠場中來了。他覺得他和阿歡的同棲生活完全是詩的生活，小說的生活。

「真怪！怎麼今朝起來特別的高興，不像平時那樣祇呆坐着不說話了。」

「我嗎？」

「真怪！你這幾天的樣子看得出來的高興。」

「你真的看出了我近來有點高興的樣子麼？」

「好幾天不見你的笑容了。你今天朝上這麼早起來，洗了臉，不是一個人在唱讚美

歌麼？」

「你也知道讚美歌麼？在什麼地方學唱過來麼？我竟不知道你也會唱讚美歌！」

「你太看小了人了！我小的時候也到過禮拜堂去聽過禮拜日學校的課。禮拜日學校的英文我都知道喲！Sunday School」阿歡說了後，歪着頭笑了。

「那末，知道的你唱一首聽聽。」

「都忘記了！耶穌教的讚美歌，什麼「亞門」最討厭，像你這樣的人是不該知道有讚美歌的。怎麼你也認得耶穌呢？」

「爲什麼？」

「像你對女性沒有一點信用，今天愛上這個，明天愛上那個的人，耶穌是不喜歡的，耶穌是不喜歡你這樣的人！」

「我不是早向你說過麼？我從前是個信仰很深的教徒，從前我也曾在禮拜堂說過

教。」

「是的，你說過，你是扯謊的！哈哈！你會說教，像你這般的人……」

「你不想信麼？我真的說過教來。讚美歌我唱得最好，誰也趕不上。」

「真的也未可知。但怎麼我們共住了兩年不見你唱過一回讚美歌呢？」

「唔，耶穌麼？耶穌那些東西早忘記了！沒有飯吃找不到飯吃，早把耶穌忘記了！」

「但是，你那幾本聖經不是很珍重的保存着麼？」

「是的，我也不知道什麼緣故。」

「你怕許久不讀聖經了吧！」

「是的，聖經是有希望的人讀的，是有錢的人讀的。我是沒有希望了的人，我是個窮

鬼……」

「清早起來，快不要說那些不吉利的話！」

『但是我每思念到我的前途，我們的困苦，我覺得很傷心，也很悲哀。』

『我還不是一樣！我常一個人傷心，你出去了那裏知道？我怕你有一天不要我，離開了我，那我這條性命就完了。我每次設想到這層，我真的傷心到不得了。』

『你祇一個人愛瞎猜。你看我是這樣的人麼？』

『真的？真的不討厭我？那我真歡喜！我祇怕你討厭了我，不理我，再娶一個……我想我如果能生個小娃娃，那就……』阿歡說到這裏流下淚來了。

『……』今年的正月間，阿歡有了六個月的身孕了。有一天的晚上，兩口子因爲很無聊的事吵了起來。阿歡說了一句糟蹋了陳仲章的話，他一腳的向阿歡的橫腹部踢去，那晚上阿歡就流產了。

『不生下來也算了。生在我們這樣的家庭裏未免太可憐了。那個娃娃是不該生下來受罪的，我們也沒有福氣享有小孩子！我怕再不會生育了。你還好些，你家裏還有一個

女兒。』阿歡早知道仲章和徐玉蓮的關係了。

『阿歡，你說些什麼？我家裏的還不是和別人一般的。』

『但是有血液關係的還是親愛的。祇有我一個人，在世界裏祇一個人，將來是沒有人睬，沒有人理的！』阿歡的眼淚又撲撲簌簌的落下來。

『你總愛說這些無聊的話，叫人聽見了不歡樂。你放心吧！無論到什麼時候，我們都不離開的，到死都不離開的。你放心吧！』

『但是你這個人說話是很隨便的。看你很愛我很喜歡我的了，但忽然又罵起我來，打起我來了。你這個人的脾氣真怪，誰都捉摸不到，你對我像愛雞愛狗般的在拚命的愛着，但忽然的又想把牠們殺死。我真有點怕你，怕你的心靠不住。什麼時候卻不曉得，到那時候你一定不要我的！』

『真的對不住你了！我這怪脾氣怕難改了。我不是不知道不應當這樣的對待你，但

我自己也莫明其妙的會給氣你受。一時間自己覺得很喜歡了，但祇一瞬間又覺心裏異常的不好過就急急起來。這種性質像是我的父親遺傳給我的。真是對不住你了。我這怪脾氣怕今生今世改不掉了。」

「是的，你愛我的時候，真是比別人不同的愛法，比別人三倍四倍的愛我。但你發惱的時候的樣子我真的怕看，我寧可死了，真不願意活着看你的難看的臉色。你也是個很可憐的人，你自己常在磨滅自己，自己討苦吃！」

「答應了你的皮鞋還沒有買給你呢。」

「沒有錢不要買罷。還是你該縫件長衫了。你看，當一個委員，穿着這一件褪了色的舊袍子東跑西跑太難看了。你有錢還是縫件新的夾袍子穿上吧，下鄉去時，外觀上也好看些。你看，這袖口上快要破爛了……」

「這些東西慢說罷。祇要我們很和氣的，沒有疾病的同甘苦；那就沒有錢也是幸福

的，到什麼地方去都是幸福的。」

「我還不是這樣想。你這顆心以後不要儘跑向外面去，在家裏多把歡樂的顏色給我，那就沒有錢，沒有一點東西買給我，我也很快活的，感激你的。」

「你不嫌我窮麼？」

「唉，貧窮是各人的命運，勉強不來的。我不嫌窮，我祇恨沒有人愛我，真的，我有生以來沒有領受過人的真心的愛。真心愛我的人，你算是第一個……」

「你真的這樣喜歡我愛你麼？」

「無論那一個女人還不是一樣！女人所希望的就是丈夫的真愛！」

「那我真感謝你了，阿歡！我有了你，可謂不虛生了。」

阿歡又像有所根觸，從懷裏取出一方手帕在揩淚，陳仲章祇默默的望着她。

下了雪，C城十一月杪就下了雪。C城的冬的郊外除了幾家茅屋，幾株有枝無葉的枯樹外祇有蒼空了。這種單調的冬景，會使心裏煩悶和貧苦的人生一種悲寂之感。尤其是下了雪的郊外的冬景，更會使這些人生無限的煩悶。

陳仲章自秋間當公債委員後，他的職務引起了他對自身生活的反省不少；他的職務常促他追憶遠昔的過去。但他的心胸無論如何不能開放，像冬雪時天空結一種無聊的低氣壓——悵鬱的不安的悲感——封鎖着不得開放。一經犯了罪的人們再不敢安然的在光天白日之下走路了，他們祇揀陰影，更黑暗的陰影的地方走。一經離開了上帝示給我們的光明的世界的陳仲章，他的靈魂就有點像受制於繼母的威權之下的可憐兒常在翻着白眼觀察人生。在這種特殊的觀察中，他祇能發見悲感和絕望。他覺得他的

生活給悲感和絕望包圍住了。

今朝晨，他很早的起來了。他還是穿了那件舊的灰色絨長褂子打着寒抖出去。昨晚上他接了梁委員來的一封信，叫他今天一早到城裏去商議重要的事件。

陳仲章進了城後，先到縣署裏轉了一轉。他遇着署裏的辦事人員，不管他們誰上誰下，誰大誰小，他祇是很謙卑的低頭；差不多遇着縣署裏的狗都要低頭。他由縣署裏出來就跑向梁委員指示給他的相會的地點——一家禁煙分局去。他到了那家禁煙分局還不見梁委員到來，他祇得揀了後面的一個煙榻，挑點煙膏來吹着等候梁委員。他祇抽了三兩槍梁委員到來了。

「對不起，對不起！來遲了。我纔到縣署裏去來，他們說你來了又出去了。我進去會了會總務科就出來的。」老陳，我們的事有點靠不住了，你沒有聽見麼？」

「什麼事？什麼事？」陳仲章從煙牀上翻身起來坐着。

『不要忙，我告訴你。這都是總務科在搗鬼。他祇向縣長身上推，說是縣長非要那個數目不行！』梁委員穿着一件湖縐面的皮袍子，上面還加着一件馬褂，樣子闊得很。

『是不是李官進和廖均昌兩家的數目發覺了麼？』曾信奉過上帝的陳仲章，良心算沒有完全喪失，他的畏罪之心是常在警戒他。

『署裏面怕是有點知道，但沒有證據呀！若聽憑他們的控訴就撤掉我們的差事，那末以後有誰敢當委員替署裏掙錢呢？那算不得什麼事！我今天找你商量的是另外一件事……』

『第二次的公債票不發行了麼？』陳仲章早就聽見政府因民間反對公債激烈，有收回成命的意思。

『不，第一次的成績很好，政府那裏肯放手。他們還要大大的發行呢。第二次的票額是九一折，繳九十元的作一百元算。徵收第二次公債時，同時發第一次公債的利息給他。

們。你看政府騙人的方法好不好。第二次的數目還要增加多些，我們西路的總額增加一倍了，預定的數目二萬，實收一萬八千。老陳，縣長就是因爲這一點要我們按額比例的繳足數目給他。」

「他要我們繳多少呢？」

「說是按額比例，你還沒聽見麼？從前正額一萬，要我們共繳一千的捐納費，這回一萬八千當然是要一千八百元的！你看我們第一次有了什麼好處！祇贏了點煙錢罷了。我真的有點不願意幹了呢？」

「……」陳仲章給梁委員這一說，差不多落了膽，張開口呆望着梁委員。

「外面的人都以爲我們當公債委員的入息很大。聽說還有不明利害的人花兩三千元作運動費去幹我們的位置呢。」

「那不是要給他們爭了去？」

「那未見得。署裏無論如何不近人情，想委別人是先要得我們的同意的。」

「真的麼？」陳仲章略覺放心了些，他心裏對梁委員有說不出的感激，他覺得這回如想保持公債委員這個位置，非賴同事梁委員之力不可了。因為梁委員的叔父是軍司令部本部的軍需處處員，縣長要敷衍他的叔父的面子，不敢給他下不去。

「署裏如不得我的同意，我一定和他們鬧一頓，看丟了誰的面子。」梁委員很自信的拍着檯子在說。「除非老子不幹！」過了一會，梁委員再說了這一句出來。

「……」陳仲章祇呆望着梁委員。他很羨慕梁委員有後援，有叔父在軍司令部總部裏當軍需處處員。

「我就不幹，也不能夠空空地把他丟下！我還要弄點錢回來，我們都花了五百元幹來的！」

「怎麼能夠弄點錢回來呢？」陳仲章中計了，中了梁委員的計了。

「縣署裏要拍賣我們的位置，不先向我們贖這位置回去怎麼行呢？」

「你望縣署裏把捐納費發回給我們麼？」

「想做委員的人會把給我們的，不過要在縣署疏通罷了。」

「能發回多少呢？」

「那當然沒有全數！一兩百塊總靠得住吧。」

「你的意思怎麼樣？」

「我此刻還沒有定主意。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我的叔父早就叫我到總部去，我也很想去活動活動。」

「你如果不幹，我一個人是幹不來的。我還是跟你取一致的態度吧……能要點錢回來，不幹也算了。」陳仲章到了最後，祇能發悲弱之音。想繼續着幹呢，縣長所要求的數目無從籌措。不幹呢，我不是失業了麼，往後的生活如何過去呢？他現在對自己的職業的

取捨完全沒有主意了。他祇能視梁委員爲轉移，仰梁委員的鼻息。他想作算自己不幹，就連向後任委員要點補助費回來，也非經梁委員的手不成功。若不是和梁委員同事，我祇能白白地把這個委員的位置失掉了吧。

「我還有點事，我要去了。我們的事明天再商量吧。」梁委員抽了幾槍爬起來要去。他在叫分局的主人算賬。

「你去吧。一點兒的數目讓我付吧。不必客氣的。」陳委員極力的想買梁委員的歡心，他在爭着替梁委員還鴉片賬。梁委員果然不客氣的大搖大擺的去了。可憐的陳仲章他身上祇剩了五塊錢，還了鴉片賬後，他的全財產祇有二元，又七個銅片子。

由禁煙分局出來了的陳仲章漫無目的的在城裏東跑西跑，找了幾個友人。他坐在友人家裏也心煩意亂的說不出什麼話來。看看太陽快要下山了，他很悲哀的垂着頭回到小家裏來。他覺得很憂鬱的，像快要發狂般的憂鬱。阿歡臉色蒼白的走出來迎他。他和

她對坐在很幽暗的洋燈下吃晚飯，焦黑了的飯。飯不單焦黑了，飯裏面還混有許多砂粒，大概是阿歡煮飯時沒有把米淘乾淨。他咬着了一粒黃豆大的砂粒，痛得他的齒根都震動起來。他恨起來了，連碗並筷的向地上一擲，那飯碗碎成三四片了。

阿歡祇不開口。阿歡看見他發脾氣了，若能笑着安慰他幾句，他這怒氣也不難和解。但阿歡也有點怪脾氣，決不先開口和他說話，她祇低着頭在咬嚼一塊豬骨。陳仲章看見她這種冷淡的樣子，怒火更加熾烈。他到這時候不能不先開口了。

「飯弄成這個樣子，要你在家裏做什麼事！」

「真的對不住了。今天下了雪，天氣冷了些，我一早起來就頭痛。今晚上把米放下去了，覺得有點脾寒，我往牀上靜了一忽，起來時飯就焦了些。真對不住了。」阿歡不覺自己所說的話冷淡，但在這時候陳仲章聽着覺得異常冷淡的。

「酒怎麼不拿出來吃？快熱點酒來！」他像不願意輕輕的把阿歡放過，他從別一方

面攻擊她。

「家裏那裏還有酒，有時候有點兒酒！你都要一氣的把牠喝得精光。」

「那，快去倒點酒回來。」他從衣袋裏掏出了一角錢擲在阿歡的面前。

「唉——」阿歡站起來跑到裏面去了。

陳仲章打着寒抖等了一忽還不見阿歡出來。

「你還不去麼？在裏面幹什麼？」他高聲的怒號起來了。

「換衣服！」

「有多遠的路！換衣服幹什麼？」

「我順便到林公館去一趟。」林公館的主人林權是個退伍的營長，住家離陳仲章的家不遠，他也在省城娶了一房妾和阿歡同姓王，所以阿歡就認了她做姊姊。她們同是省城籍，同就一樣的方言，所以很要好，時相過從。

「酒呢？」

「叫酒店的小孩子送過來給你。」

「到林公館去幹什麼？人家吃了飯要歇息了。」

「你管我幹什麼！我自有的事要幹的！我患了什麼罪？一天挨打，兩天挨罵！」

「你說些什麼算了，不要去了！酒不要買了！」他把她的手裏的酒瓶子奪了回來。

「不要酒了麼？那我不到酒店裏去了。我有我的事，我到林公館去一趟就回來。」阿歡一面說，一面在找她的洋傘。他這時候一句話也不說，一句話也說不出，他祇默默的望着她。她提着洋傘要出去了。

「對不住，請你把門關上好麼。我去一趟就回來。」

「無論如何，你定要出去麼？」他怒視着她。

「唉，我無論如何要去一趟。那是我的自由。你已經討厭我了，還不自重的坐在我面

前給你討厭麼？」

「要去只管去！你就去死了罷！看我理你！」

「不死就不行麼？你當我離開了你就沒有飯吃了麼？够了，够了，聽够了。」阿歡冷笑着出去了。

「你要死，只管去死！」他有些放心不下，走出門首來望着阿歡在黑空之中消失了。他回到房裏來癡望着食飯檯上還沒有收拾的殘羹餘飯。他心裏感着一種不安，同時也感着一種悲寂——平時家中的空氣已夠程度的悲寂了，阿歡去後，他覺得更悲寂。

他穿了一對木屐跑了出去。他向黑暗的枯木林中走。樹下的地面還堆着些白雪。他走了幾分鐘，因為沒有穿慣木屐，腳走得痛起來了。但他還沒有找到阿歡的影子。

「真的死了怎麼辦呢……」他走到幾條路的分歧點來了。他覺得非把自己的身體分爲三個四個分途找去不可。他站在分歧點上癡望了一會。他幾乎就要哭出聲來了。

『我若找着了她，無論她說如何的過分話，如何的罵我，我還是忍耐着安慰她，把她帶回來。』他在這麼想。

『阿歡！』他的有力的悲切的聲音。

他再跟着雪融解了的暗黑的路上去。他走近一個大雪堆前來了。雪堆下像有個黑影在振動。他忙走過去看。倒在雪上的果然是阿歡。他的緊張着的精神鬆解了些，他安心了。阿歡聽見他行近來了，早拚命的爬了起來再往前走。

『阿歡！不要去！你等一忽，我有話告訴你！』

阿歡還是拚命的向前方跑。他也脫了木屐向前面追去。他抓着阿歡的髻兒了，但她還想跑。他像野獸般的把她拖了過來攔腰的抱着。阿歡拚命的和他抵抗。他恨起來了，把她打了幾個嘴巴。她乘勢的倒在地面上亂滾，一邊罵，一邊哭。

過了半點多鐘，他很費力的把阿歡半抱半推的帶回家裏來了。阿歡和他的衣服都

滿染了泥垢和雪。阿歡站在門首，死不肯進來。他又不免又動手抓着她的頭髮拖了進來。他並不是不知道他今晚上的行爲太殘酷無道了。

阿歡的頭髮早散亂了，衣裳也扯破了好幾塊，她祇半伏半眠的倒在地下——寒冷的地下。泥和雪的團塊由阿歡的頭髮和肩上一塊一塊的落下來。他忙取過了一條毛巾來替她拭去過身的泥垢，最後還替她拭腳。她起初用她的腳蹴他手裏的毛巾，過了一忽也就聽他一一的拭乾淨了。但她的雙肩還在痙攣的震動，伏在地上嗚嗚咽咽的。

又經了十分二十分鐘。

『要着涼的！受了風要發熱的。快點起來！起來睡罷！』他幾次想把她抱起來，但她死不給他抱，她拚命的抵抗着不起來。

『受了風不更害死人！你到底要怎麼樣！今晚上是我錯了的！但我不常對你說麼？男人在外面奔走，不免要受人的氣。要圖生活，受人的氣是當然的。回到家裏來，免不得要向

你發洩幾句。你忍耐點兒就沒有事的。不錯，我不該給氣你受的。不過你也得體諒體諒我。我在外面要忍聲吞氣的不能自由說半句話，回來後，你又一聲不響的，那末我的苦悶誰替我排解呢？」他一面說，一面拭她的頭髮和腳。她祇伏在地面上不做聲。他把她的頭髮和腳拭乾淨了後，要替她換身上的衣服，她又在抵抗。她把自己的頭髮亂扯，扯了後又用雙拳向胸上亂搥。他忙捉住她的雙腕，她便拚命的把全身往上躍。跳躍了一會露出兩列鋒利的牙齒把自己的手腕和脣亂咬一陣，腕上脣上都生了許多血痕。

「你的病又發出來了！」陳仲章深深地歎了口氣，用盡全身之力把阿歡抱着。

又過了半點多鐘，阿歡的氣力像竭了，她很困倦的伏在地面上。他費了很大的力，纔把她抱到牀邊的椅子上坐着，替她換了溼透了的衣服。這時候她並不抵抗了，像沒有氣力抵抗了。他抱她到牀上去，替她蓋了被，讓她睡了。他祇坐在牀邊守着。祇一刻間阿歡忽然由被窩裏坐起來，不哭也不說話，她祇圓圓的睜開她的眼睛不轉瞬的向上望了一會，

又把房裏的四周望了一會像想發見什麼似的。仲章望着阿歡的這種變態，有點慌起來了。

「歡！你怎麼樣了？你的身體怎麼樣？」他心裏起了一種不安的暗影，忙把她抱着。阿歡像知道他在抱着她，呃的一聲哭出來了。

「怎麼樣了？哭什麼？」他對她半安慰的半叱責的問。

「你問我哭什麼？仲章，你不是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搶了去麼？你把我這個沒有父母沒有兄弟的女子帶到這個寂寞的山裏來，叫我一個人沒有伴的孤孤悽悽的住在一所又狹小又破漏的房子裏！連快要生下來的嬰兒都……」阿歡說到這裏痛哭起來了。痛哭了一會，「你虐待我也虐待够了，現在想把我丟了，想不理我了。我到什麼地方去好呢？我到處都沒有親人的！我到處都是一個人，孤孤冷冷的一個人……」阿歡伏在被面上又痛哭起來。仲章祇默默的摩撫着她的肩背。

第二天陳仲章和阿歡都很早的起來了。他們倆圍着一個火盆向火，很和睦的在議論昨晚上的經過。

「真的，昨天晚上把我嚇昏了。我怕你真的發狂了。哈哈，哈哈！」

「我自己也昏昏迷迷的，像發夢般的，自己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那時候真危險得很！如果有刀，有翦在我面前，那怕不拿起來向自己的咽喉刺了去……」阿歡低着頭注視自己昨夜咬傷了的腕上的傷痕。

「多蠢的女人！自己把自己嘯到這個樣子……」仲章隻手捧着女人的腕，隻手在撫摩她的傷痕。『我昨天晚上回來時，你怎麼一句話也不說，爲什麼裝出那麼難看的樣子！』

「一個人一天到黑坐在家裏不寂寞麼？天氣又冷，我的身子又不好！等到太陽下了山，還不見你回來！我當你不要我了，不理我了，跑到什麼地方去歇夜了！我天天望不見你，回來都是這樣想的……」

「蠢極了。快不要這樣想！誰會不理你？誰會不要你？」

「真的不要把我丟了！你不要我時，我真的沒有地方去了！」阿歡像小女兒般的紅着臉說。

「你完全不知道人生的艱苦！你們每天所憂慮的事就是這麼簡單的。我們男子每天是要到外面勞動的，所憂慮的事也很多很複雜。想弄點生活費就不能不向人低頭，這是最痛苦的事，比給人打幾個嘴巴還要痛苦。像我這樣的人更要受人的氣……」

「那我也知道。但是你過了時刻還不見回來，我心裏是很難過的。聽見了你的足音，纔安心了。我原想等你回來和你歡笑的說幾句話。到後來看見你全沒有自覺遲回的態

度，我又轉樂而爲恨了，免不得賭氣的不理你，要你反省，知道自己回遲了。不知道什麼緣故，我近來是喜怒無常的，真對不往了。別家的主婦，她們的老爺們十天二十天不回家都不覺得有什麼，也不猜疑。不知什麼緣故，真的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有這種怪癖，像狂人般的怪癖……」

「這也算是你的好處。我們倆共住也算是奇緣，哈哈，哈哈！剛纔吵嘴，過了一忽又和好了。看看和好了，突然的又打起架來了。哈哈，哈哈！」

「這叫做人以類聚。是不是這樣說？是不是笑什麼喲！人家正正經經地問你！我們狂人是和狂人作伴的，是不是哈哈，哈哈！」

兩個人沈默了片刻。

「又在下雪的樣子。你看突然的冷起來了。」

「下雪吧！你聽，外面很靜的，像沒有人來往。還下雪麼？真悶死人！」

「我常這麼想。我們倆對坐着時，好像這世界裏沒有你這個人。我這麼想，不是沒有你這樣的人麼？是你呢？還是我呢？又像這世界裏沒有我，祇有你的樣子……」

「真的，人類對人類的心是不可思議的。我還不是這麼樣想，我們彼此都健在時，沒有一天不吵嘴，沒有一天不相罵；有一天你或我一個人死了時，剩下來的，孤孤冷冷，的多麼難過！真的有了這麼樣的一個日子，我覺得世界雖大也是空無一物吧……」

「所以我說，我要先死的，比你先死！你先死了是不行的！剩下我一個人多悲慘，多可憐！」

「人的生死怎麼能夠聽人自由的要求呢？人的生死是有定數的。你真是個小孩子，在說傻話。」

「我真的先死，那麼是要和你永別的了，是麼？死了後再會不着的了，是麼？」

「你真是個傻孩子！」

「想起來真的令人難過。想到我們遲早有一次要死別，我覺得很悲慘又很寂寞。」
「死生有命……那是沒有法子的。」

「……」

仲章和阿歡都在打着寒抖注視火盆裏的炭火。

外面的道路給雪深深的埋在下面去了。

「那件外套雖然破爛些，穿着去罷！你看雪多厚！」阿歡送他走出門首來。他還是穿着舊的灰色絨長衫出去。阿歡目送着仲章的後影在寒空中消滅了後，纔歎一口氣回屋裏來。他今天心裏很歡快的冒寒出去，他打算到縣署裏去會梁委員。他離縣城的距離愈近，他的歡快的心漸漸的暗澹起來。他怕大街上的玻璃窗鏡把他的醜惡的臉子，寒酸的姿態映出來，他祇揀少人往來的小街道上走。

幾家洋貨店的玻璃櫥裏掛着的美麗的衣帽和毛皮的外套，引起了他的羨慕與嫉

妬。

『人類的貧富懸殊若此，又安能禁人莫嫉妬。』

他沒有勇氣逢人便低頭鞠躬了。他到縣署裏去問了一問，知道梁委員還沒有出來。他又忙到梁委員所常出入的禁煙分局去，也說今天梁委員沒有來。他悲觀極了——因為他衣袋裏所存的沒有幾個錢，他更覺悲觀——他還是和昨晚上一樣擡着疲倦而不高興的臉孔回家去。他到家時天色早黑下來了。他敲了敲門，不見阿歡答應。他把門一推，門是開的。他走進房裏來，黑暗地看不見什麼。該是上燈的時候，怎麼洋燈還沒開亮呢。

『歡！』

『唔——對不起了。你走了後，頭忽然的痛起來，又發了惡寒。』阿歡在牀上的被窩裏發出一種悲音。

房裏面滿蓄着鬱熱的臭氣。他回想着昨晚上的事，他打了阿歡幾嘴巴，他把阿歡推

倒進雪裏去；他禁不住感着一種能使他顫慄的憂懼的打擊。他忙開上了燈火。

「想吃什麼嗎？」

「不……」阿歡仰臥着搖搖頭。「我的胸坎裏亂得很，亂得敵不住。我心裏也覺得很寂寞，不知什麼緣故我覺得今天特別的寂寞，寂寞得敵不住。」阿歡的紅熱的雙頰上的淚珠在燦爛的放光。

「睡一會就會好的，你不要太多思慮了。自己保重些纔是。」他按了按阿歡的腕脈，又看了看她的舌頭。後來他取出體溫計來，測了測她的體溫。檢了後把體溫計取出來在燈下一看，水銀柱達四十度以上了。他不敢把體溫計給她看，忙把牠收藏起。

「我的病不要緊麼？真的就會好麼？」

「就會好的！過三兩日就會好的！」

「如果就這個樣子死了，我真不情願！」阿歡在啜泣。

他拚命的安慰她，勸她不要多思慮，不要哭；但阿歡像沒有聽見還不住的哭。他沒奈何挨着飢腸，冒雪跑到最近的一家醫院去。他站在醫院的門首，按了門鈴，裏面像沒有聽見，不見有誰來開門。他再按了一會，纔見有一個穿西服的少年開門出來。這少年當然是這醫院的僕歐了。這僕歐看見他穿的衣服，知他是個窮鬼，臉上表出一種輕蔑的樣子，他怕仲章會跑進去，搶先的跳出門首拒絕他。

「本院的先生都到城裏看病人去了。規定時間內的出診費五元。規定時間外的出診費十元。先生們要九點以後纔得回來，是規定時間外了。況且雪又下得大，今晚上是不得到你家裏去了的。明天你再來吧。」

他找了幾家醫院都是一樣的拒絕他。最後他跑到一家新開業的，沒有許多病客來光顧的小醫院去。他把阿歡的病狀詳細的告訴了這醫院的年輕的院長後，等了三十分鐘花一元二角錢買了一包藥粉和一瓶藥水。年輕的院長答應他明天下午有空就

到他家裏去。他還想和這個院長談一談，但院長像怕他的樣子，把藥的服用法說明一遍後，忙跑進裏面去不出來了。

「畜牲！你們都是崇拜黃金的畜牲！你們不是怕我的醜惡的臉，也不是怕我穿的舊衣服！你們是怕我沒有錢給你做診察費！畜牲！」

他出了醫院在官道上低着頭走。他聽見迎面有幾個人在說話，忙擡起頭來看，原來是四個腳夫擡着一口空棺材。他望見了棺材，心裏很不快的忙折進橫路去，不願看這個不吉的東西。他當看見這個空棺是對他的一個凶兆。

醫生說病人吃點生菓不要緊，最好是蘋菓，其次頂好的雪梨和香蕉都可以吃點兒。他到青菓店裏買了兩個蘋菓裝進衣袋裏去。醫生又說最好買點冰用手巾包好放在病人的額上，把頭腦的熱度冷卻一冷卻，他到冰店去又跑了許多的路。他衣袋裏的二元七個銅角子也快要完了。

他一面在雪路上走，一面後悔昨晚上不該對她有這樣殘酷的行爲。他覺得阿歡是個不久於人世的人了。他想到這一點，他悲痛極了——悲痛得幾乎哭出來。

「這個不幸的女人——可憐無告的女人是給我殘殺了！」他流着眼淚在雪路上走。他幾次想跪在雪裏去向上帝祈禱，求上帝救阿歡的命，求上帝恕宥他的罪。

酷寒的一夜，他坐在阿歡身傍看護她，看護她至天亮。他通夜未曾合眼。阿歡像睡了，但突然的又睜開眼來，她看見他坐在她的身傍，心裏很舒服的握着他的手再睡下去。阿歡的熱度太高了，很苦悶的，看看睡下去了，又翻來覆去的醒了過來。他望着阿歡的苦狀，心窩裏像受着利刃的刺，異常的難過。他很後悔，也很羞恥從前對她的冷酷的殘虐的行爲。

病人終夜不斷地呻吟着！病人和他都覺得這晚上的一夜特別的長，不容易天亮。

薄明的光線由窗後射進來。祇一晚上，阿歡的臉色看得出來的變了，變得異常的蒼

白了。她的雙頰也瘦落得多。精神也衰頹了許多。

到了正午時分，雪後的雲間微微的露出一點陽光出來。但祇一刻工夫寒空又暗回去了。下午三點鐘前後，昨夜的新醫院的年輕院長坐了一架人力車來了。

醫生把阿歡診察了後，仲章送他至門首。

「病是流行感冒症，近來很流行的病。病狀算很重的了。肺弱的人最怕沾染這種病症。看尊夫人像流產過來的樣子……一面的肺又患了頗重的結核症。在家裏的看護無論如何是不週全的。我看非入院調理不可。不是敢保證入了院就救得回來，但是……今年患感冒症的病人，大半是有身孕的婦人或是產後的婦人，也很危險……」年輕的醫生，很冷靜的但很關心似的替他介紹一家大病院，並把入院的手續，詳細地告訴他了。最後他還取出一張名片把大病院的院長姓名寫上去，介紹他去會那大病院的院長。他給這個年輕醫院長嚇昏了，嚇得雙腳麻醉着提不起來。雪又下得更大了。他託了

鄰家的老媽子看着昏迷不省人事的阿歡。他冒着雪跑向年輕醫生所介紹的大病院去。大病院的院長看了年輕醫生的名片，忙叫請他進來。等到他進來時，院長又表示出一種不高興的態度和他交談，不單不高興，還用冷笑和侮蔑的態度和他交談，因為仲章的醜惡的臉子和舊的灰色絨長衫，實在引起了不少的和他接觸的人的反感。雖然說是『醫仁術也』，但這大病院的院長還是個人類——生在世態炎涼的社會裏的人類，他並不是神，不是上帝。他一眼看定了仲章是無經濟的能力送阿歡入院的人。

『入院要先交一星期的住院費。伙食還在外。』大院長去後，庶務員出來招待陳仲章，他從仲章的帽子至仲章的舊爛了的靴觀察了一會，把入院的用費告知仲章。『決意入院就要早一點把定錢交來，因為近來病客很多，現在祇有一間病室空着。若不先定，第二個來定時，那就對不住了。』庶務員更明白的更懇切的說明給仲章聽。

他由大病院出來，一點主意都沒有，不知道送阿歡入院好呢還是不入院好。他祇呆

呆的站在雪中不轉睛的望着路傍的一株枯樹。他像石塑的一般。

他想若真的阿歡之死逼在目前，那末我就向着這株樹把頭顱撞破，死在雪裏面的好。他的腦筋裏祇有救阿歡的命這一件事。以外的事他一點不想了，也無暇想及了。在這世界裏——無情的世界裏，祇有一個事業留給他做的了。祇一個可尊貴的事業，就是把可憐的阿歡的生命救回來。除了這件事業以外，在這無情的世界中，我是再無事業可言了。救她！快救她！祇要能救她，無論如何的痛苦我都情願受，無論如何的手段我都情願幹，無暇再選擇了。

他想進城裏去找所有的認得的人借錢去，不計多少能借多少就借多少回來。他提着麻木了的腳再開始跑路。他走快了撞着人力車又撞着貨車。有時碰着無情的兇漢，把他大罵一頓。

他找了五六個傳道學校時代的同學。有的搬了家。有的回鄉下去了，不住城裏了。他

肚子也餓了，身體也疲了，到後來他找着了兩個舊同學。但傳道學校的舊同學，都是吃教會飯的偽善者，他們說他是背教者，當他是個魔鬼的門徒，並不理他。第一個舊同學對他說，

『你是個前程遠大的人，何苦爲這無聊的女人奔走得這樣的辛苦。我真爲你可惜。……對不起……』

第二個舊同學對他說，

『死生有命的。不會死的人在家裏看護也不會死。會死的人入院還是要死的……對不起……』

他元氣頹喪的在歸途想起同事的梁委員來了。他想起梁委員前天對他說的話來了。

『我把這個差事讓給別人吧。託梁委員交涉點補助費回來，先把她送進醫院去了

再說。」他一個人在黑空中踏着雪塊跑到梁委員家裏來。恰好梁委員在家。他把來意對梁委員說了。

「恰好有一個人想幹這個差事，情願出一百元的補助費幫還給先任委員。你真的不願幹了麼？那麼明天是在×煙局等你，你今晚上把辭呈寫好，明天交給我，我帶去給那個人叫他兌錢。」

飢不擇食的陳仲章唯唯的答應了梁委員，一文錢沒有借到手的跑回家來。僱託的鄰家的老媽子早不在了。阿歡一個人睡在黑暗的房子裏。

「怎的這樣晚纔回來？」

「想籌點錢。是的，明天可以弄點錢來。本來不入院也可以的，不過入了院病好得快些。」他想到把這公債委員一辭掉之後，自己就是失業的人了，再不容易覓噉飯地了。他心裏萬分的悲哀，眼淚也望肚裏吞不敢給阿歡看見。

『籌得來這樣多錢？』阿歡氣力微弱的說。

『唔，縣署裏答應支借一百塊錢。明天去取。』他胡扯了一句。這晚上他全沒有睡。上午在禁煙分局裏吹了幾泡煙，買冰的錢也沒有了。他一夜上幾次出門外去取了雪回來包好安放在阿歡的額上和胸部，替她冷卻高熱的體溫。阿歡一晚上很苦悶的哭着。

九

天亮了，他再請了鄰家的老媽子過來，託她看護阿歡。他寫了一張辭職的呈文，加蓋了印章，等不到約定的時間，不吃早飯的就跑往梁委員的家裏去。他趕到梁委員的家裏時還差二十分就要響七點。

他在途中想，今天拿到了一百元，馬上到洋貨店去買一雙頂好的皮鞋回來給阿歡

後再送她入院。皮鞋之外還要一件毛織襯衫，因為阿歡容易傷寒，全是所穿的衣服單薄了。

梁委員還沒有起牀，他在會客廳裏，坐冷板櫈坐了一點多鐘，還不見梁委員出來。他等候得又急又恨。一面掛念着阿歡，一面又耽心進行的事萬一不遂意，今天又拿不到錢。看快要響九點了，纔見梁委員拖着斯立巴，揉着眼睛走出來。他看見梁委員出來了，忙把辭職的呈文取出來交給梁委員看。

「好的，很好的。我就到他那邊去，我吃了早飯就到他那邊去。和他商量看看。」

「還要商量麼？你昨天不是說得千妥萬妥的了麼？不瞞老兄，實在因為家裏的人病得辛苦，要進病院沒有錢，所以這樣早的過來和老兄商量。望老兄對那方說把昨天所說的補助費數目早點通融給我，那就感激不盡了。」陳仲章很勉強的苦笑着說了後，向梁委員作了幾個揖。

「是的，我特別的替你說，叫他快點籌還給你就是。不過這件事還要向縣署接一個頭。事情固然是千妥萬妥的，不過也得經過完全的手續——委任狀今天領不下來，也要當面得縣長的一個確切的承認，幹的人纔安心；是不是？總之我吃過飯就去叫他同到縣署裏去。你在×分局等我吧。十二點鐘我來回你的信。」

「是的，是的。」陳仲章想把辭呈取回來，但取回來也沒有更妙的弄錢的方法。他祇能口不從心的說了幾個『是的』，辭了梁委員出來。他心裏總覺得這一百塊錢有些靠不住。他由梁委員家裏出來後，覺得距約定的十二點鐘還早得多，他忙跑回去看看阿歡後，把委員的徽章和認買公債票的存根簿二冊都帶到××分局來等候梁委員。

差不多是一點鐘了。梁委員大搖大擺的來了。

「老陳，對不起……」

陳仲章聽了『對不起』三個字，他那顆心早冷縮了一半，禁不住打起寒抖來。他的

臉色更灰黑了，他祇呆望着梁委員。

「……」

「事情辦是可以辦，不過還要遲幾天。因為縣署裏向那新幹的人要求的數目太厲害了。真對不起，我昨天不是和你說補還你百元的運動費麼？他因為縣署裏要求的數目太大了，望你酌減些。」

「減到什麼程度呢？」陳仲章此時真給梁委員氣得傷心了，高聲的質問他。

「他想減半呢。」梁委員笑着說。

「那怎麼行！還是把那張辭呈給回我吧！」陳委員伸出手來向梁委員，他那隻手在微震得厲害。他的聲音也一樣的顫動。

「遞進去了。交給收發處了。」

「……」陳仲章的臉色愈灰黑得可怕。他那對深深地陷進眶裏去了的眼睛不轉

瞬的凝視着地面——滿敷着黑泥垢的地面。灰黑色的上唇掀起來了兩列塗有鴉片煙垢的牙齒微微的露出來。他像受了人的窮追負了重傷的狂犬；他像在準備着噬人。

『阿歡……鈔票……一百元……病死……棺材……公債委員……鴉片煙……麻雀……病院……』在他腦裏循環不息的是這幾個名詞。

『我替你向他極力說吧！大概七八十元是靠得住的。不過今天裁不出來。快近新年了，市面的金融很緊急的。真是對不起。這個數目你先拿去用，明天再把其餘的送過來。真對不起了。』梁委員從馬褂袋裏取了一張中國銀行的十元紙幣來交給他。

『你這畜牲！你敢侮辱我——從頭頂侮辱起，一直的侮辱到腳底！你敢騙賣我！你這畜牲——無良心的畜牲！你拿十塊錢來騙賣我！我和你同事了幾個月，你吃我的，用我的——沾我的便宜也不止十塊錢！』陳仲章想不領他這十元的鈔票，但他的眼睛給紙幣上面的『拾圓』兩個字——多麼可愛的『拾圓』兩個字——眩迷了。這面是『中國

銀行拾圓，』翻過那面是『Bank of China—Ten Yuan』啊，多美麗，多好看的拾圓紙幣！他終於像乞丐般的不能不伸出手來接那張十元的紙幣。莫說十元，就一元他也要伸出手來的。

他離了××分局，擡起很沉重的雙腿在雪道上走。他穿的那對皮靴早舊破了的，在雪泥中浸染了後不單增加了重量，還有點黑色的泥漿滲透進去，把他的祇有一雙的棉襪溼透了；他的雙腿真是像鉛一般的重，冰一般的冷。他像患了熱病般的異常的倦怠，他一面走一面昏沉沉的想倒下去。不時吹來的拂面的冷風幾次把他從昏迷的狀態中驚醒來。

阿歡的痛苦呻吟，衰瘦了的臉頰，病房中的臭熱的空氣等在他腦裏的印象很深刻，這等印象恢復了他的意識——從昏迷的狀態中恢復了他的清醒的意識。

『阿歡！我殺了你了！我太殘酷了把你推倒在雪裏面！我太暴虐了在雪泥道上打了

你的嘴巴！在這世界中你算是個最可憐的女人了！」

街道上的行人在喧嚷着。這種喧嚷之聲都像在責罵他。

「上帝喲！上帝！救她！求你救阿歡！求你罰我！求你賜我死！賜我死贖我的罪！」他閉着眼睛在默禱。他無暇研究上帝的存在之有無了。他到了這個時候不能不信上帝之絕對的存在了。他到了這個時候不能不要求一種超人類的、超自然的力之存在了。上帝若存在，在定能原諒他的苦衷，恕他的罪。

雪更下得大了。他伸手進衣袋裏探索那張拾圓紙幣的存在。他摸着了衣袋裏面的公債委員的徽章了。他摸着了那兩冊認公債票的存根簿了。他在雪中停住了足，沉思了一刻。他急急的跑到他的一個煙友——革了職的一個排長——家裏去。

他那晚上十二點鐘纔回來，臉色像死人般的回來。

第二天清晨，病院的人帶了病人用的繩牀到陳仲章家裏來把阿歡擡進病院裏去。

了他穿着給雪水溼透了的舊灰色絨長衫，拖着給泥漿滲浸透了的破皮靴，擔着一枝油紙製的雨傘，跟在繩牀後面送阿歡入院。他的容色像送出殯般的哀慘。

阿歡的被布，絨氈，毛織襯衣一切都是新購的，從C城的最大洋貨店新購的。醫院的庶務員不敢再輕侮他了，祇向他不住的鞠躬。

阿歡進了病院的第二天，他再跑到城裏的大街上去買了一條很講究的很美麗的毛織帳肩和皮鞋回到病院裏來。

陳仲章坐在阿歡病榻傍的一個椅子上，從衣袋裏取出一張今天的新聞來讀。他怕阿歡和看護婦注意他的讀報紙的態度，他不時的流轉着他的神經質眼睛偷望她們。他揀本城新聞欄讀了後，仍舊把報紙塞進衣袋裏去。他知道縣署允許了他的辭職，另委了梁委員所舉薦的李某接辦他的事務。他認得這個姓李的就是梁委員的舅子。

「縣署裏的人真能體諒人，預借這麼多錢把你。怕是因爲你辦事辦得好，他們纔這

樣的看重你，相信你……」看護婦出去了後，阿歡像小孩子般的歡喜着對他說。他祇能很悲寂的點一點頭。他的心裏異常的不安。他聽見外面有人高聲的說話，他的心便跳躍起來。他像怕給外面的人看見似的，不敢坐近窗邊；但他聽見窗外有特別的聲息時，他又禁不住要伸首向窗外探望。他的臉頰也瘦落了——連病中的阿歡都替他憂慮的那麼樣的衰瘦了。他這一天什麼東西都吃不下去。

阿歡把他買來的帔肩掛在窗面上拚命的賞玩。賞玩了一會，又取下來加在肩上，把頭歪左歪右的注視。最後又要他把那雙皮鞋替她穿上。阿歡像小孩子般的歡喜得流下淚來了。

到了中夜，阿歡從夢中驚醒來，

『你把那雙皮鞋再給我看一看啊！真好看！多美麗……我，我怕沒有穿着那雙皮鞋出去的日子了罷！』阿歡說了緊握着他的手，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阿歡入院後一星期就死了，和他永別了。自阿歡入院以來，他沒有繼續着睡足兩小時，他祇坐在阿歡身傍。

他潦潦草草的把阿歡葬在雪的西郊了。葬了阿歡的次日，來了兩名警察把他帶到縣署裏去了。

縣署裏的人說，十二月二十八晚上，陳仲章和一個革了職的排長，攜着短鎗到××村去，假託發行公債票的名義，敲了幾家人的竹槓，共勒索了六百多元。主犯是陳仲章，從犯是革了職的排長。那個排長早逃了，祇捉着了陳仲章。他到了縣署裏一經訊問就招了，一句不諱的招了。

他的雙手給麻繩縛住了，雙足也上了腳鐐。還是那兩名警察護送他到監牢裏去。灰色的雪像無涯的填塞着大空。他什麼都看不見，他祇看見灰色的大空。

他思念及阿歡的可憐的死了。他的心胸像受着刀刺般的奇痛。若不是警察守着他，

他早要倒在地面痛哭了。

『你終把一個可憐的，薄命的女人殺了！你永久不能和她相會了！你的罪也永久不得贖的了！』無限的嚴肅的，上帝的聲音在責罵他。

『你今日纔知道真有上帝了！你纔知道像你這樣的惡人，上帝尙不忍把你永久的棄卻！』他又像聽見含着無限慈悲的，上帝的聲音。他擡起給麻繩共縛着的雙手向眼邊拭淚。

過街的寒風在哀號。雪的太空更灰暗了。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十二時脫稿於武昌城內長湖西街旅寓。

此
页
空
白

小 兄 妹

寂寞的寒夜，
一個人低着頭在黑暗的街路上急急的走。
路上不見一個行人，
祇有一名巡警站靠在一家的牆面打盹，
聽見他的足音忙睜開眼睛來。
他一面走一面聽見那

位巡警在他後面打呵欠。

銅圓局的汽笛在暗空裏悲鳴，他知道夜已深了——中夜的十二點鐘了。J想在這樣深夜的時分還冒着寒風在街路上跑，禁不住發生一種悲感。他並不是因為到十二點鐘還不得歇息而生悲感的，他的悲感之發生還有別種的原因。過了十二點鐘還不得睡，在他本算不得一件稀奇的事。

他每晚上把第二天的功課準備好了後，不響十二點鐘也快要響十二點鐘的了。他準備好功課後，定要打開抽屜來望望裏面的時錶——玻璃罩給小孩子打破了還沒有餘錢修整的錶，所以沒有帶在身上。他看了錶後不久就要聽見銅圓局的汽笛的悲鳴——引起他無窮的哀愁的悲鳴。

有時候功課容易些，他的準備時間也短些，這時候他癡坐在書案前，可以聽得見過江小汽輪的汽笛和叫賣燒餅油條的哀音，此外聽得見的是在抽屜裏的嗒的嗒的時錶

的音響了。

墨水瓶打開着，原稿紙也在他面前擺好了，祇有那枝鋼筆終是懶懶地倒在書案上，不情願起來。

照例至遲十二點鐘他就是要寢的，因為他近來每一提起筆來，就感覺得頭腦是異常的疲勞，他曾跑過江去問他的友人——一個醫生——有什麼方法能夠醫治他的頭腦。若頭腦壞了，他一家四五口就怕沒有飯吃的了。他的友人勸他要早睡早起牀，最好十二點鐘以前能夠就寢。所以他近幾個星期勉力守着他的友人的忠告，過了十點鐘，不管想睡不想睡，他就要寢的。但今晚上又不能照他友人的忠告履行了。不單今晚上，近來好幾晚都過了十二點鐘纔睡。

因為生活問題，每晚準備了功課後，他總想寫點東西去換稿費。在中國政府辦的學校當教員是不能完全維持生活的。薪額上說來很好聽，二百元三百元；但每月所能領

的祇有十分之一二。他既不能決絕地辭職，所以每天對功課不能不稍事敷衍。他最以為痛苦的也是這種敷衍。他早就想辭職，但再想一回，辭了職後半年半月是很難找相當的職業的，所以也就忍氣吞聲的受學生們的揶揄，決意再挨半年苦。

他每晚總想寫點兒東西，但什麼也寫不出來。他近來很抱悲觀，他覺得他的頭腦一天壞一天了。看了一兩頁書，寫了三五百字，他就覺得頭痛了。

他的腦病的重大原因是沒有充分的睡眠時間。教員生活是要早起牀的，每天七點鐘以前就要起來。他的妻身體太弱了，並且不久就要做第二個小孩子的母親了。大的兒子又還沒有滿兩歲，時時刻刻還要人看護，加以廚房的瑣務，所以她勉強支持兩天，到第三天就要倒下去的。妻的神經和她的身體同樣的衰弱，常通宵不睡，早晨四五點鐘聽見窗外街路上的車聲就醒了起來。妻起來了不久，小孩子也哭着要起來，他到這時候就是要睡也不能再睡了，祇好陪他們起來看小孩子讓她到廚房裏去。

有一天晚上，天氣特別的冷，她的臉色蒼白得可怕——這是她病前的預兆——纔把碗筷收拾起就往牀上倒下去了。她雖然倒下去了，但還忍着痛苦抱着小孩子要哄他睡，她是怕小孩子妨害了他的功課——編講義或寫點東西——想把小孩子快點哄睡了後，讓他舒暢地做點文章。可是小孩子像故意和她爲難般的，拚命向他媽媽抵抗，不肯睡，要起來。

『爸爸！爸爸！』小孩子看見母親睡下去了不和他頑，他帶哭音的要他父親抱他到書案上玩去。

『乖乖，睡罷！明天起來爸爸再抱你。』妻哄着小孩子，說了後又連連歎氣。小孩子不懂事，看見母親禁止着他起來，爸爸又不過來抱他，便拚命的掙扎，狂哭起來了。

『我敵不住了，你可以過來抱下他麼？』妻再歎了口氣哀懇他。明天有兩點鐘的課，結晶學一點鐘，結晶光學一點鐘，都是很要花時間準備的。他打開抽屜來看看，快要響九

點鐘了，他有點不願意再爲小孩子損蝕他的貴重的兩三個時間，因爲他不單要準備明天兩點鐘功課，他還想創作幾頁原稿。

「真的就病到這個樣子了麼？不能坐起來抱S兒了麼？」他是個病的利己主義者，他懷疑妻是裝病不願起來抱小孩子。他想妻的身體或者有點不舒服，但他不信她就不能坐起來抱小孩子了。

「我可以坐起來，還來哀求你！」妻像怨恨他對她全沒有諒解，也沒有同情，起了一種反抗心。

「這樣的不中用，又跟了我來幹什麼？」

「誰跟你來的？你不帶我們母子來這裏，誰願意到這個人地生疎的地方來！」

他語塞了。他是沒有家的，他的家庭就這個樣子，三個人四條生命在他的原鄉實無家可以安頓妻子的，他就做乞丐，做流氓，也要帶着妻子跑來跑去的。

「在鄉下你有一畝田一間房安置我們的麼？誰情願跟你出來受苦？你怕我們累了你，你就不該娶了我過來！」妻的歇斯的里症發作了，在嗚咽着哭起來了。小孩子看見他媽媽哭了，也狂哭起來。

「……」

妻愈哭愈傷心，哭音也愈高了。他怕妻的哭音給外面來往的人聽見，尤其是怕學校的學生聽見，忙變了口調。

「算了，算了！給外面的人聽見了纔好看啊！」他想再罵或再和她爭論，決不是適當的方法了。但他又不能馬上變過臉孔來向妻說好說。他說了後，心裏也感着一種慚愧，因為他既怕外面的行人聽見他和妻的口角，傷了他的無意義的虛榮心，又不能低聲下氣的向妻謝過，以保持他做丈夫的不值半個銅子的威嚴。

妻的哭聲越發高了。他急得沒有法子。

「還哭麼？真不知一點羞恥！」

「我知道羞恥，今晚上還向你哭！」妻愈哭愈傷心。「你就送我回去罷！就送我回嶺南去罷！你送我回母家去，決不再累你，決不再要你一文錢！送我們回去後，我們母子有飯吃沒有飯吃你莫管！送我們回去後，看我要累你一分一釐的就不是個人！」

「你這個女人完全不講道理的！完全是一個……」他想說她「完全是個潑婦，」但終不忍說出口。他自己心理也覺得對妻的態度前後太矛盾了。初結婚時，她祇十八歲，完全是個小女孩兒，她這種態度並不算是初演，他曾戲呼她做 *child wife*，每看見她哭着發脾氣時，便摟着她勸慰她莫哭。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小孩子生下來後，對妻的態度會變成這個樣子。

他的妻雖不算是個美人，但初結婚時，在他的眼睛裏是很嬌小可愛的，自生小孩子後，她的美漸次消失了，他對她的愛也無可諱言的一天一天薄減了。

她近這半個月來稍爲勞働些到晚上就說周身酸痛，所有骨節都像碎解了般的。大概她快要做第二個小孩子的母親了。

『除上課外，你不要跑遠了，怕胎動起來時，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找你。萬一……』他的妻眼眶裏滿裝着清淚沒有說下去。過了一會，她轉了一轉話頭，『S兒到那時候誰看他呢！』她的清淚終於掉下來了。

『我不走遠就是了。』他也覺得妻實在可憐。『後面的單眼婆婆和她的孫女兒，你和她們說好了沒有？』

『我把了一吊錢給她們了。她的外孫女兒答應每朝晨來，晚間回去，在這裏代我們

看廚房的事。要洗的東西都交給她。不過她們要求的工錢太貴了些。」

「……」他祇在籌思要如何籌借五六十元纔得把這難關渡過去。頂要緊的就是教會辦的慈善病院的接生費，要二十塊大洋。他想無論如何窮，這種支出是省不掉的。

「幸得臨時僱她們，祇一個月，過了一個月，我的身體恢復了原狀，可以不用她們了。」她說了後又歎口氣。

他因爲生活困難，家裏沒有僱用老媽子，家事一切都由他的妻和他一個表弟T料理。他的表弟T今年纔滿十五歲，在他家裏完全是個廚司了。

妻因爲快要臨月了，關於廚房的事，看S兒的事和洗衣裳的事，預先的憂慮了不少。他家裏雖然窮，但還有人比他更窮的。他住的房子後面兩列木造的矮房子是個貧民窟——其實他住的房子也和貧民窟的房子差不多，不過稍爲乾淨一點。單眼婆婆就住在這貧民窟裏。

今晚上吃了晚飯他到學校裏去出席教授會，開完了會回到家時快要響十點鐘了。妻和S兒都睡熟了，他想趁這個好機會做點工夫。他從書堆裏取了一冊 Maurice Barling 的 *An Out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 來讀。剛剛把書翻開，就聽見他的妻在帳裏面呻吟。

「你的身體怎麼樣？」他頂怕的就是妻要在夜間臨盆，他最以為辛苦的就是夜間要他到醫院去叫產婆。

「沒有什麼。」妻呻吟了一會不再呻吟了。

「胎動了麼？」

「微微地有點腹痛。不是胎動吧。」

他稍為安心了些，再繼續翻他的書。他纔念得三五行，妻又在呻吟了。

「今晚上的腹痛雖然不很痛，但回數來得密些。」

「怕是間歇痛罷。」他忙打開抽屜來看時錶，九點五十一分。等到妻第二次呻吟時是九點五十九分。他知道間歇痛的時距是八分間。

「照前例看來——S兒出生時——當在天亮時候，到天亮去叫產婆不遲吧。目前最重要的事還是借債！快借債去！明天嬰兒產下來時，沒有錢如何得了呢！」他想了一會，知道借債這件事，無論如何躊躇都是挨不掉的。

「去吧！快去！他們睡了時就不妙了。要借債還是快點去。」他站了起來，把纔脫下了的外衣重新加上。

「向人借錢——開口向人要錢，是何等難堪的事！向人借錢——向人說好話借錢比挨嘴巴還要痛苦！」他走出來在寒風裏一面走一面想。街道上有好幾家店門早關上了。還有幾家沒有關店門的是小飲食店和青菓店。攔面的寒風一陣陣地吹捲了不少的塵沙到他的口鼻裏來。街路上沒有幾個行人了。他在途中遇見了幾個雙頰給風吹紅腫

了的童子，緊張着氣支管發出一種淒音在叫賣他們的油餅和油條。

「快點走！要找四個同鄉去！快點走！時間不早了！零星借款，一個人向他借十塊八塊，那就够妻這次的用費了。」他一面想一面急急的走。

他前幾天也曾伸出掌來向他的幾個同事的朋友們告貸。這幾個好朋友都向着他的掌心打了一掌，祇是一笑，一個錢也不借給他。及今想起來他的雙頰還在發熱，像纔給朋友們辣辣地打了幾個嘴巴。

他覺得智識愈高的人的良心愈麻木，所以他決意向幾個做生意的同鄉告貸了。

由十點鐘起奔走了兩個鐘頭，拜訪十幾家商店，零零星星共借到了二十八塊錢。他雖然窮，但他的同鄉們還相信他，相信他是個讀書人，相信他是個爛大學的窮教授。他想到他自身的價值祇能向他們借二十八塊錢，他心裏覺得異常的悲哀，幾乎掉下淚來。

「不必再作無聊的悲感了！借得二十八元到手還算你的幸運呢！快點走！跑回去吧！」

妻在蜷臥着悲鳴呢！

他趕回家來時，抽屜裏的沒有玻璃罩的時錶告訴他已經是一點二十分了。

他跑到妻的牀前報告他今晚上的成績——零星借款共借得二十八塊錢——叫她不要爲接生費耽心。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妻又呻吟着呼痛了。呻吟期間繼續了兩分鐘。等到妻第二次呻吟時，他檢視時錶知道間歇期由八分間減至五分間了。

『媽媽！媽媽，媽媽！』S兒給母親的呻吟驚醒來了。他還沒有斷奶，每晚上醒來要找母親的奶吃，含着母親的奶纔再睡下去。他每次醒來摸不着母親時是要痛哭的。他驚醒來了，看見母親背着他睡着就哭起來。他從被窩裏鑽出來，按着母親的肩膀想站起來。纔站起來又跌坐下去，纔站起來又跌坐下去，最後他狂哭起來了。

『S兒乖乖！爸爸抱來！爸爸抱！』

『不爸爸抱！』S兒愈哭得厲害了。

鬧了半點多鐘，S兒知道絕望了——知道母親再沒有把奶給他吃了。或者是他哭倦了。最後看見父親手裏拿着一顆柑子，便呼着要爸爸抱了。

『爸爸！爸爸！抱！』

S兒在父親懷裏雖然止了哭，但還抽咽得厲害。他抱着S兒搖拍了半點多鐘再睡下去了。他把S兒放進被窩裏去，替他蓋上了被。小孩像哭累了，呼呼的睡下去了。他忙跑到後面開了廚房的後門，去槌蔡家的後門，把那個單眼婆婆叫了起來，叫她過來替他生火燒開水。

『老爺，我的孫女兒要五吊錢！這個月要五吊錢！她明天不再到炭店裏捏炭團了，一早她就來替你抱少爺……』那單眼婆婆遲遲的不肯到他廚房裏來，在要挾他，提出比日本的二十一條項還要苛刻的條件。他知道那個單眼婆婆有意乘人之危，要求過分的工價，恨得想一腳踢下去。但聽見妻在房裏很痛苦的呻吟着，祇好忍下去了。

『好的，好的！你快過來替我燒開水。我即刻要到醫院請醫生去。』

『……』那老婆子一手扶着滿塗了黃油垢的門門，一手提着一個小洋燈盞，睜着她的獨一無二的眼睛——含蓄着一種慾望的眼睛——望他。

『你快點過來吧！』他心裏恨極了。今天下午妻纔和她新訂了約，這一個月給她六吊錢，給她的孫女兒三吊錢。怎麼又變卦了呢？

『今天我和你家太太說過了，我要雙工。』單眼婆婆說了後，她臉上現出一種卑鄙的狞笑。

『雙工？！』

『是的，十二吊！』

『可以，可以！』

『先把一二吊錢給他們買米好不好？』

他聽見她這種要求真恨極了，很想把她謝絕。但他一轉想，這個單眼婆婆也很可憐。她會把她的身世告訴過他的妻。她二十多歲就因爲一個兒子守寡。現在這個兒子也四十多歲了，生了一個女兒和一個男兒了。她的兒子從來就在銅圓局裏做工，做了二十多年，大概是中了煤毒和銅毒罷。前年冬由銅圓局趕了出來。他患了一種風癱病，雙腳不會走動，變手也擡不起來。每個月包伙食費的工資共八吊錢，終害他成了個廢人了。他還想把這殘疾醫好再進銅圓局去站在爐門首上煤炭，他把祖先遺給他的木造的房子裏的前頭兩間，賣給了一個做青菜生意的人。他得了這兩間房子的代價二百吊錢，進了教會辦的慈善病院。他住在每天向病人苛抽三吊錢的慈善病院裏滿兩個月了，兩間木造房子的代價也用完了，但他的病還是和沒有進病院前一樣，雙足不會踏地，雙手擡不起來。他自得了殘病之後，不單沒有能力養活妻子，就連他的一口也要他的母親做來給他吃了。他的母親，他的妻和大女兒每天到炭店裏去捏炭團，辛辛苦苦的支持了半年，他的妻

再挨不得苦，終逃走了。愛兒子的還是母親，這兩年來兒子和孫兒的一天兩頓稀飯，還是這個六十多歲的單眼婆婆做來給他們吃的。

『她的乖僻的性質，她的不道德的不正當的嗜利慾，大概是受了社會的虐待的結果。你自己還不是因爲生活困難，天天在嫉妬富豪，在痛罵剝地皮的官僚和軍人麼？在這個單眼婆婆的眼中你是個她所嫉妬的富豪。十二吊錢！答應她罷，十二吊錢！』他因爲想利用這個單眼婆婆了，便想出了這種淺薄無聊的人道主義來欺騙他自己的良心。他心裏何常情願出這十二吊錢。但他不能不對單眼婆婆爲城下之盟。妻在呻吟着，陣痛更密了些。他忙跑進去拿了兩吊錢出來交給那個單眼婆婆。

三點鐘又過五分了。下弦月還高高的吊在銅圓局的煙囪上。天色很清朗的，祇有幾片像薄紗般的浮雲點綴着。拂面的晨風，異常冰冷的，但他像沒有感覺，急急地跑向D醫院來。

行過了C學校的門首，斜進了一條狹小的街路。出了這條狹小的街路是高等檢察廳和高等審判廳前頭的大街道了。過了這條大街道就是D醫院。

D醫院門首的街道上還不見有一個行人。門首的鐵欄上面吊着一個白磁罩電燈，電火異常幽暗。他跑近前去，一手抓着鐵欄，一手伸進鐵欄裏去拚命搥裏面的鑲着鐵皮的門板。搥了一會，手也搥痛了，還不見裏面有人答應。他住了手，把拳縮回來。他左手揉摸着右拳，一面仰起頭來望望天空。黑藍色的天空漸漸轉成灰白色了，天像快要亮了，他心裏愈急，忙着再攀抓着鐵欄，開始第二次的敲門。又敲了五六分鐘，右拳痛極了，他忙向地面檢了一塊磚片拚命的敲了幾下，纔聽見裏面號房裏打呵欠的聲音。

門開了，鐵欄裏面站着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隻手在揉眼睛，隻手在結他的釦紐。

「是那一個有甚事？」

「來叫產婆的！」

「住什麼地方？」

「N街第七號！」

「你在這裏等一忽。」那位號房並不把鐵欄打開放他進去，祇揉着眼睛向裏面去了。

約摸又過了二十多分鐘剛纔那個號房纔跑出來把鐵欄打開。後面跟着來的是一個面目猙獰的壯漢。

「你從那裏來的？」那個猙獰的壯漢也揉着眼睛問他。

「你沒有報告醫生去麼？」他看見這個猙獰的壯漢的態度討厭極了，祇翻過來問

那個號房。

「我告訴他了。由他進去報告給女醫生的。我們不能進去。」號房指着那個惡漢介紹給他。

「就請你快點進去報告醫生！」他祇得又翻過來向那惡漢說好話。

「忙什麼！問你住在什麼地方！」

「他不是告訴了你麼？」他指着站在傍邊的號房答應那個惡漢。

「我知道了！N街，是不是？你要知道，要我們這邊的醫生到外邊去接生，要收二十元的接生費的。車費在外，車費你要多把些喲！」那個惡漢睜圓一雙兇眼，咬着下唇說。這種齷齪的表象完全是對他提出一種要挾，像在說：「你若不答應我的要求，我便遲些進去報告。」

小 兄 妹

他到了此刻纔知道那個惡漢是D醫院專僱用的車夫。他答應了給一吊錢的車費

後，那車夫纔慢慢的進去了。

像這樣一個獐惡的車夫竟有特權在女醫生們的睡房裏自由行動，他禁不住思及楊太真愛安祿山的故事來了。

他在D醫院的庭園裏守候了一會，纔見那獐惡的車夫出來。

「她們快起來了，請你略等一刻。」

「已經等了好幾刻了！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那有什麼法子！她們姑娘小姐們起來了後，要抹臉，要漱口，要搽粉……沒有那末快的！」那車夫一面說一面把雙掌向他的黑灰色的雙頰上摩擦，裝女人搽脂粉的樣子，說了後一個人在傻笑。

又過了二十多分鐘纔見一個頭戴白巾，身穿素服的看護婦跑了出來。

「醫生問你，什麼時候開始胎動的？痛的回數密不密？」

「昨天晚上九點多鐘就說腹痛，我來的時候間歇期祇有三分間！此刻怕要產下來了，望你們快點去！」

「是初胎還是第二胎？」

「是第二胎？」

那看護婦像飛鳥般的再跑進去了。再過了十分多鐘走出來的一個是全身穿白的高瘦的女人，大概是產婆了；一個是穿淺藍色的——D醫院的隨習看護婦的制服的胖矮的姑娘，大概是助手了。後頭還跟了兩個看護婦各擡着一個大洋鐵箱子出來。

D醫院祇有一架包車。他又忙跑到街口叫了兩把車子，因為助手要坐一把，自己也要坐一把，在前頭走。

小 兄 妹

車夫把他拖至街口時，天已亮了，幾個賣小菜的鄉人挑着菜籃在他面前走過去。他望見菜籃裏的豆芽白菜和小紅蘿菔，他連想到這次的借款除了接生費二十元外剩下

來的八塊大洋的用途來了。坐在車上在幾分鐘間，他起了腹稿，作了不少的預算案出來。照原鄉的習慣，產婦在產後一個月間要吃一二十隻雞的。S兒出生時他還在礦山裏做工故鄉的生活程度也比這W市低些，所以那時候產婦產後的滋養料的供給算沒有缺乏。現在呢？怕無能力了。

自己是不消說得，娠妊中的妻和還沒滿兩週年的S兒，近三四個月來不知肉味了——大概是陰曆新年買過了兩斤牛肉兩斤豬肉和一尾魚之後，他們便不肉食了。他祇對人說天氣漸漸熱起來了，吃肉是很不衛生的，最好是吃豆腐和菜蔬。他在吃飯時，遇見有友人來，便這樣的向他們辯解。他過後也覺得這種自欺欺人的辯解無聊，但他還像鄉間的土老紳士一樣，抱着一種擺空架的虛榮心。

他又追想到虐打還沒有滿二週年的兒子的事實來了。三月間的一天——星期日——吃了早飯，他打算抱S兒到屋外的湖堤一路去走走，藉吸新鮮空氣。他抱着S兒纔

跑出門，就碰見一個挑着魚籃的老人。那老發出一種悲澀之音，叫賣到他的門前來了。

『爸！大鯽魚……』S兒指着魚籃裏的魚在歡呼，他欣羨極了，口裏還流了好些涎沫出來。

『那魚太小了，不要牠！下午爸爸上街去買大的把你。』J抱着S兒要向前走。但S兒執意不肯，挺着胸把身體扭翻向魚籃邊去。

『阿爸！琢子（角子）！』S兒圓睜着他的美麗的眼睛看他的父親，在熱望着他的父親買一尾魚給他。

『媽媽媽媽！鯽魚！琢子！』S兒知道父親沒有意思買魚給他了，他轉求母親去。媽媽果然給他叫出來了。

『買幾斤魚嗎，太太？』賣魚的老人看見J的夫人出來時，便慫恿她買。

『多少錢一斤？』她說了後微笑着望他，想徵求他的同意。到後來她看見她的丈夫

一言不發的臉色像霜般的白，她忙斂了笑容低下頭去，不敢再說話了。

『三百二十錢一斤。』賣魚的說。

『媽媽！媽媽……』S兒向他的媽媽哀懇着說。

『你還多少呢？』賣魚的當J的夫人嫌價錢太貴了。

『大鯽鯽！媽媽！琢子！』S兒終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掌來。

他不見得窮至買三兩斤魚的錢都沒有，但他想學校的薪水拿不到手時，他的財源就算竭了，買魚一斤的錢若拿來買豆腐和小菜儘够一天的用費。妻子都在想魚吃，但他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這種浪費的。

『快挑去走，快挑去走！我們不要魚。』他揮着手叫那賣魚的快點走開。

賣魚的老人老有經驗了，他碰見這種吝嗇的老爺們不少了，知道和這位老爺的交易再做不成功。他挑起魚籃叫了兩聲『賣魚！賣魚！』慢慢的走了。

「啊！大鯽！大鯽！爸爸！大鯽！」S兒伸出兩手來要跟那賣魚的去。賣魚的走遠了，S兒哭了，把他的小身體亂扭，拚命向他的父親抵抗不願回家裏來。

「不哭！不哭！明天買！」母親也含着清淚伸手過來接抱S兒。其實快要臨月的J夫人是不便抱小孩子的了。S兒不要他的母親抱，他怕母親抱他回房裏去。他隻手按在父親的肩，隻手伸向賣魚的走的方向，彎着腰表示要追那賣魚的回來，不住的狂哭。

J看見歇斯的利的妻在垂淚，兒子在狂哭，門首來往的行人走過時都要望望他們。他又氣又急，恨極了，伸出掌向S兒的白嫩的頰上打了一個嘴巴。

「快進去站着幹什麼！」

四

S兒的左頰有點紅腫，倒臥在母親的巨腹上，嗚嗚咽咽的啜泣，一對小雙肩抽縮得厲害。到後來像哭倦了，就在母親的懷裏睡下去了。

『這樣小的孩子敵得住你打嘴巴麼？看你以後要如何的磨滅他。你已這樣的討厭我們，就早點送我們回去罷，省得在這裏惹你的討厭。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母子不是，我母子累了你，對不起你了！』妻說了也哭出聲來了。S兒還沒睡熟，聽見母親的哭音，再醒轉過來陪着母親哭。

殘忍的J也有受妻兒的眼淚的感化的一天，到此時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兩行清淚禁不住撲撲簌簌的掉下來。

J到這時候纔發見自己是個殘忍無良心的人。他曾聽過一個友人說，無論物質生活如何的不滿，妻總是情願跟着丈夫吃苦的。若在長期內不得和丈夫同棲，就是女人的精神上的制命傷，所以妻除非敵不住丈夫的虐待，決不願意和丈夫離開的。當J聽見

友人說時，覺得自己的妻也有此種弱點。以後便利用妻的這個弱點，每次和妻爭論時便說要送她們母子回鄉下去去威嚇她。

她終敵不住J的虐待和威嚇了，她自動的提出和丈夫離開的話來了。形式上雖說是要求帶兒子回鄉下去，實質上就是妻向他宣告離婚了。不過中國的女人——不，祇J夫人——沒有充分的膽識和勇氣用「離婚」的名詞罷了。

S兒在母親懷中睡了半點多鐘，醒過來時，父親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再哭着找他的父親，他像忘記了半點鐘前的一切，他並不因此記恨讎視他的父親。傍晚時分J纔回來，S兒望見他的父親忙伸出兩隻小手來歡呼，要J抱他。J也忙跑前去，但J夫人還是一聲不響的。

「啊！爸爸！爸爸！抱！」

J不忙抱他的兒子，忙從衣袋裏取出一個紙包來。S兒看見紙包又歡呼起來。J夫

人望着J打開那個紙包來，裏面有三個熟鹽蛋。這是J特別買來給S兒送稀飯的，向S兒賠罪的一種禮物！

妻太可憐了！妻太可憐了！你看她近來多瘦弱，雙頰上完全沒有肉了。臉色也異常蒼白！產後無論如何窮，都得買二三隻雞給她吃！不買點滋養料給她吃，她的身體怕支持不住了，產後要看顧兩個小孩子了！

——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J坐在車上無意中念出這兩句詩來了。

——萬一妻因產難而死了，又怎麼了呢！他愈想心裏愈覺得難過。

——棺木——埋葬費——乳母——這些事件像串珠般的一顆顆湧上他的腦裏來。

但他同時又起了一種殘酷的思想。若有錢買棺木，有殯斂費，有埋葬費，有錢僱乳母

來看護小孩兒，那末妻就死了也不要緊——像冰冷的石像般的，對自己完全沒有愛了的妻就死了也不要緊。死了後再娶一個，學校裏花般的女學生多着呢，再做一篇 romance 罷。

妻真的完全對自己無愛了麼？他又發生了一個疑問。不，妻是把性命託給自己的了，她在熱烈的愛着自己。自己之所以感不着妻的愛，完全是自己把妻的愛拒絕了。

J 追憶及和妻訂婚約的那一晚——妻對他說的話來了。

J 三年前纔從法國得了博士回來，就做了故鄉教會辦的中學校的教席。這時候妻也在教會的女中學畢了業。由宣教師夫人的介紹 J 纔認識她。不消說宣教師夫人是希望他和她成婚約的。

秋的一晚上，J 和他的妻（還沒有訂婚）浴着月色同由宣教師的洋房裏走出來，一個要回中學校去，一個要回女子寄宿舍去。行到要分手的地點——一叢綠竹之下，兩個

都停了足，覺得就這個樣子分手是很可惜的。J無意中握着她的手了。

「聽說這學期聘來的幾個教員都是學問很好的，你都認識麼？」

「都是一路回來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學問。祇在外國住三五年，外國的語言文字都還沒有學懂，有什麼學問。都和我差不多吧。」

「但是都在大學畢了業的吧。」

「大抵都說有自己的專門學問的……」

「那就很好了。你看內地的大學生畢了業什麼也不懂，又驕傲得很。」

「外國畢業回來的也很多壞的。」

「他們都結了婚吧！你們該娶外面的有學識的女子。像我們鄉下的女學生說是念過書，其實什麼也不懂。」

——不錯，妻那時候說的話並不錯。妻說的學識是指女人的活潑的社交的才力。妻

祇能做賢妻良母，不能做活潑的善於交際的主婦。這就是我近來拒絕妻的愛的唯一的理由。——他一天一天的覺得妻太凡庸了。他真的有點後悔不該早和妻結婚，不該和妻生小孩兒了。尤其是花般的女學生坐在他面前時，他更後悔太早和妻結婚了。

想來想去，J坐在車上最後還是想到今後八塊錢的用途來了。無論如何妻產後吃的雞非買二三隻不可，大概要兩塊錢罷。再買三塊錢的米，一塊錢的炭。還剩下兩元作每日的菜錢和雜費。挨過一二星期去後，學校總怕有十分之一九分之一的薪水發下來，救濟一班教授的生命吧。

J又回憶到兩年前在礦山裏的生活來了。他在礦山裏兩年間也賺了一兩千塊錢。但朋友，親戚，族人都當他是個富翁，逼着他要和他共產，所以他在礦山裏苦工了兩年，祇把一妻一子和自己的生命養活了以外，一個銅錢的積蓄也沒有。

他也曾編了一部教科書，想藉那部書的稿費補助他的生活費。出版後半年，書店寄

來的版稅結單，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打擊，因為他知道他的教科書是陷於『拙著萬年一版』的運命了。

他還在大學預科的時代，有一個心理學教授Y著了一部『輓近心理學之進步』。這位心理學教員每遇學生問他介紹參考書時，他定在黑板上寫十個大字『拙著輓近心理學之進步』。這位Y教授雖說是專門心理學，但對物理學和生理學的智識一點都沒有，學生也就爲此一點很懷疑他，因爲心理學要參考物理學和生理學的地方很多。Y教授的心理學既不高明，所以『輓近心理學之進步』也很不容易銷售。但他的講義多出自這部書裏，所以學生不能不各買一冊，過了學年考試就把書賣到舊書店裏去。第二年的新生又從舊書店買回來，念完了後同樣的賣給舊書店或新進的同學。因有這種情形，Y先生的『拙著輓近心理學之進步』十餘年間還沒有第二版出來。有一次Y教授向新進學生提起粉條在黑板上纔寫了『拙著……』兩個字，就有一個學生站了起來。

「先生那部大著再版幾次了？」

「嘻嘻，還是一版！」Y先生翻着一對白眼望了望那個學生後紅着臉笑了。他們的一問一答引起了全堂的鬨笑。

「拙著萬年一版」是這末一個典故。

J每晚上癡坐在書檯前總想寫點什麼東西，但J夫人卻要他抱小孩子，

「你做的文章都是「拙著萬年一版」的，莫白費了精神做什麼書！」

J坐在車上想完了一件，第二件又湧上腦裏來。想來想去都是這些無聊的事。車早
在自己家前停住了。纔跳進大門，就聽見妻在裏面很悲慘的哭着呼痛。

五

妻做了兩個小靈魂的母親，J也做了兩個小靈魂的父親了。妻還勉強把爲人母的責任敷衍過去了，祇有他做一個小靈魂的父親的責任還沒有盡，又做了第二個小靈魂的父親了。

產後的J夫人臉色像枯葉般的開着雙眸昏沉沉的睡着。不單再無能力看顧S兒，就連新生下來的小女兒她也無力看顧了。每天成了一種習慣要母親抱着纔睡下去的S兒，到了午後的一點鐘，該是他午睡的時刻了，他哭着找他的母親。

『S兒要睡了吧！』J夫人聽見S兒的哭聲，微睜開她的眼睛歎了一口氣。

『T！你抱他到外邊頑去，睡着了就抱回來。』J叫他的表弟T把S兒抱出去。

『不！不！出去！啊！媽媽！』S兒在T的抱中拚命的掙扎。

『抱他到這兒來吧！叫他睡在我傍邊吧！』J夫人再歎了一口氣。『一邊一個了！』
她再望着她的丈夫慘笑。

「使不得，使不得！醫生說，你這兩三天內身體振動不得，也不可過多思慮。S兒睡在你身邊時，你就要翻這邊，轉那邊。萬一在產褥中發生了什麼毛病怎麼好呢！現在已經不得了！莫說別的，你病了後醫藥費就不容易籌！你再病不得了！由他哭去，聽S兒哭去吧。」J雖然這樣的安慰他的夫人，但聽見S兒的哭聲心裏也很難過，覺得S兒怪可憐的。

結局S兒還是睡在J夫人的身邊了。她雖然閉着眼睛但分娩後的二十四時間內完全沒有一睡。

最初哭的是小哥哥，媽媽忙翻轉身來摟着他，引他睡。小哥哥纔睡下去，小妹妹又哭起來了，媽媽又忙翻轉身去看小妹妹，喂奶給她吃。小妹妹吃奶吃睡了後，小哥哥醒來摸不着母親的胸懷又哭起來。哥哥的哭聲把妹妹驚醒了，於是兄妹一同哭起來。在產褥中的母親，到這時候真是左右做人難了。

最可憐的，就是S兒的斷奶沒有斷成功。在妊娠期內沒有奶的時候，他每晚上也要含着母親的奶纔睡下去。現在有小妹妹了，母親有了點奶了，他便和妹妹爭着吃。平時就營養不足，並且在產後很衰弱的J夫人的身體終敵不過他們小兄妹的剝削了。

因為妻的分娩J向學校請了一星期的假。在這一星期中日間看護S兒由他完全負責。一星期的假期滿了，要到學校上課去了。他上課去後，小兄妹兩個的看顧責任完全要由J夫人一手兼理了。J夫人也知道這星期非起來勞動不可，所以兩三天前她就離開了產褥。

星期二的下午四點多鐘，J由學校回來。還沒有進門就聽見裏面小兄妹一同在合唱般的痛哭着。平日他回來一定看見T抱着S出來迎他的，今天也不見T的影子。他纔踏進門，小腳的單眼婆婆抱着S兒慢慢的迎出來。S兒在她腕中拚命的掙扎，哭着呼媽媽。

「T呢？」

「老爺沒碰着他麼？他到學校叫老爺去了。」

「太太怎麼樣？」J不等單眼婆婆的回答，忙跑向裏面的房裏去。S兒看見父親不理他更狂哭起來。

小妹妹倒在母親的身傍不住的哀啼。J夫人閉着眼，張開口，呼吸很急般的，她像很耽心睡在身邊哭着的小女兒，但無餘力去看她了。

「你怎麼樣？身子不好麼？」

「頭痛，發熱！」J夫人歎了口氣，「眼睛也睜不開！」

J把掌心按在妻的額上，就像按在盛着熱湯的碗背上一樣。

——這還了得！產褥期內的體溫高到這個樣子是很危險的！這非快些請醫生來診不可！但是醫藥費呢？——J站在牀前癡想了一會。這種危險的病狀告訴妻不得，沒有醫

藥費的苦衷也告訴妻不得。他聽着他們小兄妹的哭聲和妻的病狀，雙行清淚不斷的滾下來。幸得丁夫人閉着眼睛沒有看見。

營養分缺少，睡眠不足，產後的思慮和勞働過度的丁夫人終惹起產褥炎這種危險的病症來了。

丁跑到書案前把書堆裏的『家庭醫學常識』那部書抽了出來，翻開婦人產科那篇來看。默念了兩三回，覺得妻的病狀有些像產褥炎，有點不像產褥炎。他愈查看醫書愈不得要領。他祇注意到這一段『……若體溫過高，爲預防腦膜炎及心臟痲痹起見，須置冰囊於病者之額部及胸部……』

——莫說我們家裏沒有這種時髦的東西，作算有時，在這地方這時候也買不出冰來。——丁想了一會拿了兩方手帕浸溼了冷水，把一方貼在妻的額上，一方貼在妻的胸口。冷溼的手巾貼上胸口時，妻的呼吸更急激了些。

他在瞬間決意請醫生去了——不能再吝惜那五塊錢的診察費了。他忍着眼淚打開衣箱，他檢了幾件見得人的衣裳——妻的唯一的藍湖縐棉衣（她的嫁妝）和文華縐裙，S兒的一件銀灰色湖縐小棉袍和自己的一件舊皮袍，用一個大黑包袱把這幾件衣裳包好了，就急急的出去。

他本想把妻手指上的定婚戒指取下來，但又怕她傷心，所以終沒有取，把這幾件衣裳來替代了。幸得妻和S兒是很少外出的，她自知命薄，很自重的不到外面去，也沒有人來看她；所以她這件比較好一點的衣裳，也祇鎖在箱裏沒有穿的機會。

J出去的時候，小妹妹像哭倦了，睡下去了。祇有小哥哥還抱在單眼婆婆的腕中，看見父親不理他就出去了，又悲哭着追了出來。

醫生來了，診察的結果，說是急性肺炎——產後睡眠不足，受了寒氣生出來的毛病——不進病院是很危險的。

「進院要多少使費，先生？」

「分三等，三元，二元，一元。三等病室恐怕住不得，因為病人是產後的人，要看護週全些，不能進一等病室，也要進二等病室。」

「小孩兒怎麼樣？跟母親進院麼？」

「僱個奶媽吧！」

「……」

單眼婆婆到這時候竟流出眼淚來了。

J送妻進了院後，買了一罐「鷹牌的煉乳」和一個喂牛奶的玻璃瓶子回來。小妹像餓得厲害了，不再專揀母親的奶了。他抱着小妹妹喂牛乳給她吃時，小哥哥在傍邊也哭着說要吃。J忍着眼淚把小妹妹交給T抱着，他隻手抱着S兒坐在他膝上隻手拿着玻璃瓶喂奶給小妹妹吃。

冒失的單眼婆婆重重地把房門推開，跑了進來，轟的一聲把小妹妹嚇哭了。

「什麼事？」

「老爺，房主人說，這個月的期限又過了四五天了，至少前個月的租錢要清算給他。」
J低着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妻進醫院的錢還不知向什麼地方籌措呢。

小妹妹還在不住的悲啼，大概她找不着她的媽媽哭的吧。爸爸和哥哥的眼淚都給她引誘出來了。

一九二五，五，二九夜十二時脫稿於武昌長湖堤南巷旅寓。

此
页
空
白

三七晚上

—

阿鴻兒死後滿二十天了。今晚是第三七的晚上，母親很耽心阿鴻兒歲數小，在冥間不敢過黃河橋，又怕看守黃河橋的「黃官」欺侮他；她從今天正午就很悲痛的哭，一直

哭到晚飯後，晚飯也沒有吃，哭困了，就睡了。

我有兩個弟弟，大的阿鵠兒七歲了，進了初等小學的一年級，小的就是阿鴻兒，他死時纔滿三週年又兩個月。阿鴻兒平日是很活潑的，每天我由學校回來，他聽見我的聲音——聽見我喊媽媽的聲音，便高聲歡呼着「姊姊」迎出來。我每朝晨上學總不敢給他看見，他看見了定不放手，哭着趕到門首的街口來。

阿鴻兒死去的前×天。——我的確記得是星期四那天，天色像要下雪般的，滿天遮着灰色的雲。阿鴻兒每天朝上起來是我引他到廳前或門首去頑的，頑到吃早飯後交回給母親，我再打算上學去。星期四那天朝上，阿鴻兒雖和平時一樣的六點半鐘就起來，但他不像平時一樣的喜歡我，不要我抱他到外面去頑了。每天朝上一望見我就伸出兩個小手來笑着喊「姊姊」的，那天他死不肯離開母親的懷裏，側首伏在母親的左肩上，望見我進來，祇呆呆地望着我，不笑也不說話。他看我伸出雙手拍着要抱他時便帶哭的說，

「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他望都不望我了，拚命攢進母親的懷裏去。

「你試摸摸阿鴻兒的額，不是有點熱麼？不燙手麼？」母親要我檢視阿鴻兒的體溫。
「不要你！不要你！」我伸手摸到阿鴻兒的額上時，他哭出來了。他像很討厭我的。他像除母親外看見誰都討厭。

吃早飯的時候，母親左手把他抱在膝上，右手拿筷子吃飯。他無論如何總不肯離開母親的懷裏。他平日喜歡坐的矮藤椅子也不坐了，飯也懶吃，話也懶說，笑也懶笑，甚至東西也懶看了。

那天早飯後我還是照常上課去。下午回來，纔踏入門首就聽見阿鴻兒的哭聲。我忙跑進母親房裏來。見一個年輕的醫生手中持着檢溫器要檢阿鴻兒的體溫。阿鴻兒倒臥在母親的膝上掙扎着狂哭，因為母親隻手抱着他，隻手替他解衣服。

「不要你！死鬼！」阿鴻兒哭着向那醫生罵，舉起他的一隻小手拍打醫生的臂。「媽

「媽媽呀！救我！」他像怕那醫生怕極了，翻過他的那對淚眼望着母親，向母親求救。母親還是繼續着替他解衣裳，叫醫生把檢溫器插進他的肩脇下去。阿鴻兒知道母親是和醫生共謀的人了，恨得伸出那隻手的五指來在母親左頰上亂擰。

「媽媽鬼！媽媽！」阿鴻兒哀恨的痛哭。

「乖兒！給先生看看，病纔會好。病好了，乖兒不會這樣的辛苦。」母親的頰上垂着兩行清淚。

「姊姊！姊姊！抱我！」我走前他身傍時，他更可憐的哀哭起來。阿鴻兒像流了許多鼻血，鼻孔門首滿塗着深紅色的乾固了的血。他的雙頰像焚着般的紅熱。他的雙眼滿貯着清淚。他的口脣鮮紅，但很枯燥的。他哭得滿額都是汗珠兒了。

檢溫的結果，知道阿鴻兒的體溫很高，超過三十九度了。醫生檢了溫，聽了脈，查問了一切病狀後說，近來痲疹很流行，阿鴻兒怕是要發痲疹，房裏的光線不得太強了，要把窗

門關上，不要叫他吹風着了寒，食物要揀流動性的容易消化的給他吃。

醫生去後阿鴻兒纔止了哭，但咳嗽得很厲害。母親說吃了早飯纔注意到阿鴻兒的一對眼睛淌着淚，但他並不會哭。用棉花替他揩乾了後，過了一會又淌了出來。吃了早飯沒有多久就很疲倦的樣子倒在母親的懷裏睡了。祇睡了半點多鐘，但這半點多鐘間驚醒了兩三次。最後醒來時哭着流了不少的鼻血。

二

到了第二天，阿鴻兒週身果然發了無數的針口大的紅疹，先在眼傍和頰部發，次在頸部和腹部發，又次及全身四肢了。

阿鴻兒發癩疹後不像前兩天哭得厲害了，但熱度總不見低下，祇昏昏沉沉的睡着。

我因爲阿鴻兒的病也請假不上課了，祇讓阿鵠兒一個人去。窗扉緊閉着的黑暗的房子裏，不是我守着阿鴻兒就是母親守着他；睡着時坐在他傍邊，醒來時便哄着他頑。阿鴻兒的體溫太高了，不會繼續着熟睡二小時以上。呼吸稍爲急一點，就咳嗽起來，終哭着醒來了。

『媽媽媽媽！』祇哭喊了兩句『媽媽』，更咳嗽得厲害。咳嗽得愈厲害，他愈要哭。我忙把他扶起來坐着，因爲怕他睡着哭，呼吸不順，所以咳嗽得厲害。

『鴻弟！鴻兒！姊姊在這裏，你看！姊姊不是在這兒和鴻哥哥頑麼？鴻哥哥，不要怕，姊姊在這裏！媽媽就要來的，燒開水去了——燒開水沖牛奶給鴻哥哥吃！你看，媽媽就來了！』我隻手輕拍着坐在被窩裏的阿鴻兒的背，隻手指着房門首。

阿鴻兒還是哭着，哭了後又咳嗽，咳嗽了一陣後再哭，他的雙頰像燒紅了的炭般的赤熱，他終把鼻血哭出來了。

那晚上阿鴻兒的病狀更昏沉沉的。我和母親都沒有睡，共守着阿鴻兒。母親幾次叫我去歇息歇息，但我還是和母親一樣的睡不着。

午夜時分，阿鴻兒又醒了過來。

「月光光，照蓮塘。

蓮塘背，種油菜，

油菜花……」

阿鴻兒這次醒來不哭了，把一雙小拳伸出被窩外，睜着他的黑水晶般的瞳子望着帳頂在唱歌。但他的雙頰還是赤熱的炭般的。

「……上間點火下間光，照着新娘疊嫁妝……

……牛拖籠，馬拖箱……」

「鴻兒，好乖！你喉乾麼？要牛奶喝麼？」

『不要，媽媽！啊，媽媽，抱！』阿鴻兒不唱歌了，微側着身體，伸出雙手向母親。母親坐進被窩裏去把阿鴻兒抱在胸懷裏。我也伸過手來摸了他的頰和額，我的手感着灼熱。

『鵲哥，做紙鳶姊姊！……狗狗吠！狗來了！花毛兒來了！媽媽，我怕！』這時候是午夜時分，萬籟俱寂的，外面並沒有犬吠的聲音。

『阿鴻兒不是在譫語麼？』我想及日間醫生所說的話來了，心裏異常的憂恐，但不敢直捷的向母親說出，怕她傷心。

『母親也怕在這樣的想着，不敢向我明說吧。』想到這裏，我心裏更覺難過。

『阿鴻兒恐怕是發了夢，夢見阿鵲兒做紙鳶給他，又夢見鄰家的花毛狗吠他，纔說出這些話來。是的，他定發了這種夢。決不是譫語！決不是譫語！』我此刻又把剛纔的憂疑取消，自己安慰自己。

到第二天正午，阿鴻兒還不見通便，我們不得不守着醫生的指示，替他用人工的通便法了。阿鴻兒這兩天來，吃了十幾格蘭姆的蓖麻子油了，但還不見通便。

甘油注射進阿鴻兒的肛門內後，過了三分多鐘，便通了。最初下來的是一條硬結了的黑糞，後來下的是灰黃色的很稀的糞水了。這大概是服了蓖麻子油的結果。

自行人工通便後，那天下午阿鴻兒一連泄了五六次。到傍晚時分的一次，糞水竟帶點肉紅色了。我望見這肉紅色的糞水，心房像冷息了的不會鼓動。母親看見後，先就流淚，後竟哭出聲來了。

吃過了晚飯，阿鴻兒的體溫像低減了些，但昏迷狀態比昨天晚上還要厲害。

八點鐘前後，阿鴻兒抱在母親的懷裏。我們都希望着他能够安靜的多睡一睡，但他

總不睡，祇睜着眼睛癡癡的仰望着母親的臉。

「媽媽！媽媽！痛我痛！」阿鴻兒指着他的足向母親說。他常在很痛苦般的伸他的雙腕。有時又自摸着臀部說痛。大概他是手足和腰部酸痛。

這是阿鴻兒的最後的一晚了！也是我們能聽見阿鴻兒的呼吸的最後一晚了。這晚上母親的眼淚並不會乾過。

像循着週期律般的到了午夜時分，阿鴻兒再醒了過來。

「媽媽！媽媽！抱我！不要放！有人來了！媽媽！不要放！快快抱我！」阿鴻兒的聲音雖微弱，但他的音調很悲哀並帶點驚恐的分子。

黎明時分，阿鴻兒昏沉沉的永眠了！

母親在狂哭！狂哭着說，她如何的沒有愛護阿鴻兒，終把阿鴻兒殺了。母親又哭着說，她太把阿鴻兒不值錢了，纔會患了這種病。母親又哭着說，阿鴻兒是因爲看見母親沒有

能力愛護他，纔跑了去的。母親又哭着說，阿鴻兒在陰司遇着父親時，父親定會咒罵她。哭來哭去，說的都是一類的對不起亡父和阿鴻兒的話。

我祇癡望着母親流淚。阿鵠兒不解事，看見母親哭，他也哭了；但他在哭着勸母親莫哭。

阿鴻兒是患了麻疹和腸窒扶斯的合併症死了的。阿鴻兒死了一星期後，我還不很信阿鴻兒是死了的，我祇當是一個不祥的夢。我的意識中總覺得阿鴻兒還是在房裏睡在母親的腕上。但看見廳裏的小棺木和聽見母親的哭聲時，我像從夢中驚醒起，眼淚像泉水般的湧了出來。

四

阿鵠兒死後過了二十天了。今晚是第三七的晚上了。母親又在傷心着哭。我和阿鵠兒打算不睡覺，要等到十點多鐘，同在鴻弟的靈前燒紙錢，並祀看守黃河的「黃官。」

八點鐘時分，母親像哭倦了，睡着了。我把我的針線箱取了出來，替阿鵠兒做鞋面子。

阿鵠兒坐在對面的案前，手裏拿着一枝石筆在石板上索索的寫。

「六九五十四，得商六，餘數六；六又九分之六。」阿鵠兒在低聲的念着。

他念了後，就不再念了，石板上的索索的聲音也停息了。很寂靜的寒夜，什麼都聽不見。

「鵠弟！習題麼？」

「唔，是的，明天要在黑板上算的。」阿鵠兒再在翻他的算術教科書。「姊姊，算術真討厭，弄得我沒有工夫讀兒童世界。再算兩題就可以了。算完了，我念「兒童世界」給你聽。」

「唉——」

阿鵠兒再低下頭去，他手中的石筆又在石板上索索的作響了。我停了針，擡起頭來望了他一望。他很可愛的微笑着俯着頭。

再過了一刻，阿鵠兒放了石筆。

「媽媽醒來了麼？」

我們又聽見母親在裏面歔歔的哭了。

我們無從勸，也不敢勸母親不要哭。

「媽媽！」阿鵠兒祇喊了一句媽媽。

「黃官」那邊要多燒點紙錢！×兒，你要替阿鵠兒祈願，快點引他過黃河。」

「是的，媽媽！你歇息吧！」

「阿鵠兒今天晚上可以平平安安的過黃河橋吧！」母親說了後又哭了。

「像阿鴻兒般的可愛的小孩兒，沒有人難爲他的。媽媽，你歇息歇息吧。」我雖然裝出樂觀的聲調安慰了母親，但胸裏像給什麼鎮壓着，眼眶裏也滿溢着眼淚了。

我跑到母親的牀前去，安慰了母親幾句，再走出來。我們聽見母親的歎息，以後就沉寂了。

寒風在外面忽然的哀號起來，空氣的溫度也急的低下了。我傾聽着風聲，更悲楚的流了不少的眼淚。

「姊姊，媽媽又夢見了鴻弟麼？怎麼你也哭了？」阿鵠兒驚望着我的淚眼。

「低聲些！」我用手巾揩了眼淚。「阿鵠兒，你以後要格外的孝順母親喲！要多聽母親的話喲！」

「沒有了阿鴻兒，母親一個人睡不慣吧。」

「當然！怪不得母親每晚悲痛。」

「真的不慣，我也不慣。」

「你也覺得不慣麼？」

「我不得再做紙鳶給他玩了。我不得再看他哭了。我很不慣的。」

「是的，你的話不錯。」

「不要想阿鴻兒的事了！想起來不快活。我讀「兒童世界」給你聽罷。」

「你就讀罷。」

阿鵠兒忙伸手到他的書袋裏去摸今天新買回來的「兒童世界」。寒風一陣一陣的在戶外哀號。

「兒童世界」取出來了。我望着阿鵠兒的小口一張一閉的，

「從前有一個人，生下三個兒子，兩個是很硬心的……」

戶外的寒風，還在一陣一陣的哀號。

一九二五，二，二六，午夜。於武昌長湖堤南巷旅寓。

性的等分線

—

他接到明端約他下星期六下午在T車站相會的信後，心臟一天到晚在悸動，望不得兩天併作一天的快一點過去。

「下星期六是那一天呢？」他再沒有心思看顯微鏡了，他伸手到衣袋裏去摸出一冊小形的日記簿來。他一面翻日記，一面自語道：「下星期六是四月十三日了，春假早過去了……也好，也好，各學校開了課後，在T車站搭車去遊玩的人總比較少些。我和她的相會算是種密會，在車站遇見了熟人反爲不便。她揀開課後的日期，或者也是這樣的意思。」他想像着下星期六在T車站會見她時的情況，禁不住雙頰發熱起來。

「近這幾天來氣壓低得很，這一星期內怕要下雨了。到了十三那天下雨怎麼樣呢？倘若那天下雨，她一定不會來的，一定要失約的。還是寫封信給她，要她風雨不改的踐約……」他推開顯微鏡，在雜亂無秩序的書案上找他的自來水筆，找到了自來水筆，再在抽屜裏取了一張原稿子出來。他的自來水筆尖待要和原稿紙接觸，他又把筆攔下了。

「不妥，不妥。她不是說怕她的丈夫看見，囑我不要寄信給她麼！打個電話去好些，打到她的學校裏去。還是打電話妥當些。」他一面想一面站了起來。他怕給病院裏的人們

聽見了，不敢用院裏的電話器。他把自己擔任的事項交託了助手D君後，跑到院長那邊去說身體有點不好，請了半天假跑出來。

他出了病院後，跑到一家常出入的藥店裏去，借他們的電話器打了個電話到明端的鄰家去，請他們叫明端過來接電話。他在黑暗的電話室裏面站了好一會，纔聽見明端的嬌小可愛的音調由受話器波動到他的耳邊來。

「下星期六的事，不要忘記了喲！」他率直的強要她履約。

「先生嗎？」

「是的。」

「我說了來定來的。下午三點半鐘我定來的，吃了午飯後就動身去，三點半鐘可以到T車站。」

「那天下雨怎麼樣呢？」

「答應了你，下雨也要去，坐車子去。你怕雨麼？」

「我恐怕你怕雨失約。」

「你放心，我定來的。」

「準定？」

「準定！」

「好了。」

「好了。」

他出了電話室，覺得週身異常的鬆快。他像辦完了一件很重大的事件，以後祇坐着專等那重大事件的效果發生了，到那時候自己的一切計劃也算成功了。

他雖然出了電話室，但明端的可愛的嬌小的聲音像還在他的耳朵裏不住的振動。這幾年來經驗了不少的女性了。因為抱獨身主義，所接觸的女性之數反多了。尤其是因

爲習醫，更多和女性接觸的機會。他所接觸過的女性雖然多，但沒有一個能像明端般的對他有特殊的媚力和蠱惑性。

二

他纔從醫學專門學校畢了業出來，因爲家計的關係，在故鄉的女子師範學校當了兩年生物學教員。在許多女門生裏面，他最喜歡的就是明端，明端也特別的愛聽他的進化論講義。他所擔任的是生物學，常常要說到生殖論上去，明端初聽見時未免要雙頰發紅的。到後來聽慣了後，也就以研究的態度常和他討論起生殖上的理論來了，他引證到人類自己身上來時，明端竟紅着臉斜視着他一笑之後便低下頭去。他感覺明端是特別的對他有一種蠱惑性就從這時候起。

他在女子師範當教員的時候，歲數祇比她大五六歲，他想他不見得全無資格向她求婚，但怯懦的他，每當着她的面又說不出口來了。到後來，他發見了她是有未娶夫的女子時，他失望的程度，差不多要使他自殺了。他看見明端快要畢業出去嫁給人作妻室了，他也辭了職，跑到C市來進了P病院當婦人小兒科的醫員。

自後他和她五年間沒有會着。

去年冬，他竟料不到能在P病院的婦人科病室會見她。

「啊呀！先生！你在這裏麼？」明端在P病院初看見時說的話就是這一句。

他看明端並不是從前的明端了。今日的明端身上再發見不出天真爛漫的女學生的微影了。受了她的丈夫的肉肉蹂躪和替她的丈夫生了一個女兒的明端，臉兒異常的尖削，肌色也很蒼白，一對眼睛的周圍也加上了一重紫灰色的圈帶。未曾變的，祇有一對腫子——保存有她的女學生時代的媚力及蠱惑性的祇有這一對腫子。

他知道她的丈夫現在C市當第七八流的政客，現在市政廳裏面當一個二等書記。她帶着女兒跟她的丈夫來C市已經一年多了。

「好了，有先生在這裏，我安心了。給不認識的醫生診察怪不好意思的。」

經他的診察的結果，明端患的病，是一種祕密的婦人病，但算不得什麼重症，祇要攝生得宜是漸漸會好的。

「先生，我的病不要緊麼？什麼時候纔得全愈？」

「不要緊，不要緊。貧血、肺也有點兒弱。有工夫，最好每天來。至少也得隔日來一次。一星期來一星期不來，就難得全愈了。」

初來兩三天袒着胸口給他聽診時，明端很不好意思的紅着臉低着頭。她總覺得他是有意義的。幸得有看護婦站在他們的傍邊監督着，她很努力的和她的情感反抗替自己辯護，說她的心是很光明正大的。

她受他的診察兩三天後，她對他懷疑起來了。她看見他診察其他的病人是很草草的，但對自己是很注意的診察，至少要拖延至半點鐘之久。病人不多的時候，還要故意把時間延長，不就着手替她診察，祇顧和她說許多有趣的話。

她心裏一面懷疑着他是對她有惡意的，但一面也順水推舟的想從他的惡意裏面領略些能够安慰她近來枯寂了的生活的快慰。

他有時候故意等到看護婦出去了後，纔要她袒出胸來給他聽診。

「先生，不行喲！快些替我看了後把藥水給我，我得早些回去。」

「你的老爺在家裏等着你麼？」

「討厭的先生！他麼？他每晚不過十二點鐘不回來的。」

他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有了這一樣的交談了。

明端近來覺得他對自己的特殊的態度更加濃厚，她覺得他對自己愈懇切，自己的身體也愈危險。她知道自己身體的健康已恢復了原狀了，幾次想不再到P病院去，免得再受他的誘惑。每當袒着胸肉給他聽診時，她的心裏便給一塊黑影遮蔽着，覺得對不起自己的丈夫——作算自己的身體還是清潔的，但有了這一念，已經對不起丈夫了，何況自己問問良心的確是在貪戀着享受袒着胸口給他診察時的按摸的快感。

『這算得什麼！我丈夫所做的事，對不住我的還要多呢。何況我是因爲有病來的，誰能說我什麼！』有時她竟自暴自棄的對自己說。

『作算他對我有什麼奢望……』她有時也會深刻的描想到他們間的暗影進行到最後的一幕。『那不能的，無論如何是不能容許他的最後的要求！遲早他是要演那最

後的一幕的，到那時當然要拒絕他的。莫說我是人的妻了，並且也做了人的母了。他明知我是有丈夫有兒女的，但他還當做不知道，祇管在進行他的，也太欺侮人了！』她有時看見他和看護婦調笑時，也曾起了一種反感。但她到後來問問自己，又覺得自己這種憤激的反感，完全不是由純潔的動機發出來的，她又感着一種羞恥。她知道她的反感完全是由不正當的嫉妬發生出來的時，她也很替她的前途耽憂；因為她知道近來她陷進得太深了。

她也常故意向他和看護婦們提出她的丈夫和小女兒的話來，暗中窺察他表示何種的態度，有何種說話。但他每聽見她提及她丈夫，他祇當做沒有聽見，或找出第二種話題來向她說。聽見她提出她的女兒來時，他一定說這一句。

『多縹緲的小姐！的確是很可愛的。』

他望她時的眼睛是有種色的——能夠把一切溶解下去的溫柔的色。這種眼色祇

有她直覺得出牠是一天一天向自己突進與攻擊。但她並沒有感到這種眼色的可厭。她那對眼睛——想圍捕她的眼睛裏燃燒着的光的確給了她不少的快感——給了她不少返老回春的快感。到後來她自己也不知不覺的應着他的眼睛，以同樣的眼睛答應他了。

最初她本沒有深進的準備，也不情願——並不敢有犯罪的念頭；她祇想他替她診察她的病狀，替她敲摸她的胸部。她並沒有奢望，她祇想從這樣的敲摸和診察裏面領略些快感做她近來度的孤寂的生活的酬勞。她想羈絆他的程度的確是這個樣子的，所以她病好了後，還沒有向P病院作最後的訣別。她真想不到由對P病院的留戀還沒有把他羈絆住之先，她反給他羈絆住了。她對他的態度可以用肺病來譬喻，由第一期進到第三期了。第一期，她是有不許他侵犯的自尊心。第二期，她對他竟生了一種微妙的好奇心，但這種好奇心是不能自進的向他具體的表現，一定要等到他對她有挑撥作用後纔

起反撥作用的。第三期，她竟自進的向他挑撥，想引起他的反撥作用來。

春假到來了，走出門來所觸目的東西都有春意，但她的家庭裏的景象和深秋時候一樣的冷寂。她的丈夫在這春假內好幾晚沒有回來歇宿。她本不希望她的丈夫回來，縱令她的丈夫不回來，她也不會感着性的寂寞。不是的，寧可說她實在討厭她的丈夫的性的要求過於頻繁了。所以她近來覺得丈夫不在家裏，倒也乾淨自由，可以多到P病院去，領略些意外的快感和安慰；但同時她又懷着一種嫉妬——對她丈夫不回家來的嫉妬。她想她的丈夫是有了妻子的人，還有這些行動，是非正式的。這或許是她一天一天向P病院接近的原動力。她終決意向她的丈夫復讎了。

四

四月初一的朝上，她吃過了早飯，把女兒交託了老媽子後，一個人走了出來，循舊的向P病院那條路上去。她在途中碰見了不少的少年夫妻並着肩在她的身邊走過去，引起了她無限的焦躁和嫉妬。她時時低下頭來察看自己穿的衣服，覺得自己一身是很灰暗的。

她繼續着每天到病院來不覺三四個月了，她望着她的舊日的受業師眼睛裏燃燒着的慾火一天一天的強烈。她有時也很覺得這獨身的先生可憐，幾次想決意替他抱同情。但深想一回，覺得自己丈夫無論如何不好，自己是不該有越規的行動；所以對他的非尋常的言詞和舉動，她都一律不許他超過一定的水準線以上。他早想對她有超過敲摸胸部的表示，但他每失手觸着她的柔膩的乳房時，都給她正色的拒絕了。

「你的身體早恢復了原狀了，你看你近時不是胖了許多了麼。再來半個月，若沒有特別的症候發生就可以宣告全愈了。」

「謝你了！這幾個月多勞你操心了。」

「是的，我還沒有到你家裏去看看……」今天的他的眼睛像含蓄有特種的意味。

「我不能去，無論如何我不能去。」

「你就來耍下子也使得。」她說了後纔後悔不該說得這樣的不謹慎。

「我們在春假找什麼地方去耍耍不好麼？像在學校時候的郊外遊行。」

「你爲什麼不喜歡到我家裏去？」

「我不願意見你的丈夫。」

「爲什麼？」

「不能說。」

「說也不要緊。」她的臉早紅起來了。

「今天病人少些，我們到庭園裏散步去罷。」

他和她兩個跑到庭園裏來了。他們轉了幾條小徑行近一個大鐵檻前來了。鐵檻裏鎖着一對猴子。他們不約而同的都站在檻前了。雌的在拚命的嚼桔子皮。雄的蹲在雌的後面像在準備他的生殖行動。牠像看見她來了，轉身向着她演出一種醜態給她看。她滿臉緋紅的翻過頭來向他笑了一笑後，禁不住癡看了一會。

「回裏面去罷。」她催着他。

「我有話要對你說。」他顫聲的說。

「你就說罷。什麼話？」她臉紅紅的低着頭。她想這不錯了，他是有意叫我出來看這把戲的。他有什麼要求，我偏不答應他。

「我不情願見你的丈夫是因爲嫉妬他把整個的你佔領去了！」

她想說，「你也可以佔領一部分去罷。」但她終是人之母了，不敢說出口。她祇說，

「他是我的丈夫，當然的！」

「是的，當然的。但我們找個舒暢的地點親密地談談總可以罷？」

「你想到什麼地方去？」

「我想伴你到M街去共吃一頓飯。」

「就請你到我家裏來坐坐罷。我的病是你替我看好了的，應當我招待纔是。」

「不，我不能到你家裏去！」他很堅決的拒絕。

「M街不是要坐火車去麼？吃一頓飯要花許多時候。」

「要不到一點鐘的火車。下午三點多鐘去，吃了晚飯，七八點鐘就可以回來。」

她像吃醉了酒般的，不知答應他好還是不答應他好。過了一會，纔說了一句，

「讓我回來想想罷。明天再來答覆你。」

她由病院出來，在途中禁不住微笑着對自己說，

「果然不錯了！他是想對我最後要求了。答應他不得。聽說M街的酒樓都是不好的

地方，去了要吃虧的。」她一邊感着羞恥，一邊又感着一種快感。

『怕什麼！就去看看他怎麼樣！看他對我出些什麼手段。到那時候臨機應變的對付他不遲。』好奇心又把她的幻想引到M市去了。

她的丈夫兩晚上沒有回來。她出去的時候，她預定她的丈夫今天定會回來的。現在十一點多鐘了，問問婆媽也說沒有回來過。她覺得自己家裏一年中都是這樣冰冷冷的，心裏異常的悲寂難過。她禁不住對丈夫起了一種反感。她想，

『還沒有起牀罷。還在什麼地方抱摟着自己以外的女性睡着罷。在M街大概是在那邊！一定在那邊！』

她愈想愈恨，心裏也愈覺的難過。她從抽屜裏取出一張信箋來，提起鉛筆就寫：『今星期六來不及了。改下星期六去罷。下星期六的三點鐘請在T站相會。』她寫完了就取了個信封來封好了叫婆媽投進郵筒裏去。等婆媽寄了信回來，她又後悔不該太倉猝了。

五

她寄了信到P病院去的下午，她的丈夫回來了。她一接到他就氣憤憤的向他要錢。她對他說廚房裏早沒有柴了，米也吃不到明天了，婆媽做滿了月工費還沒有給，像這樣的話她嘮嘮叨叨的說了一大堆。並且還挾恨挾惱的訴罵了丈夫一回。但他的丈夫還是和平時一樣的溫柔，微笑着過來把她抱着要和她親嘴。她恨得什麼是的用力把她的丈夫推開。過了一會，她的丈夫從懷裏取了一束鈔票出來交給她，她的氣憤纔慢慢的消下去了。

今晚上睡在丈夫的懷裏時，感着一種特別的溫柔——或許是幾晚上沒有回來的代價。丈夫由被窩裏出來到外面便所裏去後，明端很困倦的仰臥在一個大木棉枕上，睜

着眼癡望垂吊在牀前的電燈。她不住地把丈夫和P病院的先生比較，她覺得P病院的先生太柔弱了。她在丈夫的強有力的壓抱之下所得的快感恐怕不能從柔弱的P病院的先生身上領略罷。

第二天丈夫又出去了。P病院的先生的覆信來了。幸得丈夫不在家，她忙拆開來看。信的內容是很簡單的，「來信感謝。下星期六望勿失約。詳細一切面述。」她讀了這樣平無奇的信，但她還是和處女一樣，覺得胸上起了激烈的悸動。她癡癡的凝想了一會，臉紅耳熱的，覺得自己過於大膽了。何以竟敢寫了封信去約他到M街呢。她後悔昨天不該不三思的寫了那封信去。她恐怕他還要寄信來，忙到鄰家借他們的電話器打了個電話到P病院去，囑他萬不要寫信，有事就打電話來。

四月十三日那天終到來了。

天氣太好了，晴和的春的一天，她一早起來就覺得胸口不住地在悸動。但她還是有

點浪漫的心地總想跟他到M街去看看。吃了早飯，送她的丈夫出去後，覺得日子太長了，不容易等到午後。但後來又想到了午後又怎麼樣呢？真的到停車場去麼？到吃午飯的時候，她還在躊躇不決。

壁上掛的時鐘響了二點了。她不能不跑到鏡前去把散亂了的頭髮梳理梳理。她把鏡中的自己詳細的凝望了一會纔把衣服換上。她一邊穿衣一邊叫老媽子。

『我有點事到××的親戚家裏走一趟。如果我回晚了你要看着小姐睡。老爺也怕回來得遲，你把飯菜留下，回來了就熱上給他吃。』她穿好了衣服，叫婆媽把小女兒抱到後院裏去後自己纔走出來。她在途中不像坐在屋裏時悸動得那樣厲害了。她自己也暗暗的驚歎這次的出來太大膽了。

『已經答應了他了，再辭不退了。這幾個月來實在累勞他不少，叫我如何的拒絕他呢？算了，已經來了，就跟他到M街去一趟罷。到那時候再隨機應變的。』她在途中一邊受

着良心的苛責，一邊受着神祕的快感的誘惑。她到這時候不能再否定深深的印象在她心上的他。她也不能再打消希望着和他接觸的好奇心了。

她遠遠的望見T車站了。他平日在病院裏是穿西裝的，今天改穿了一件嘩噤夾長衫——青灰色的夾長衫把他的年數輕減了幾歲。她望見他在車站口伸長他的頸在東張西望的態度，覺得很可笑。

「你來了多久了？對不起，來遲了一刻。」

「啊！三點鐘的車開了。現在要等三點四十分的車了。」

「還要等多時候？」

「半點鐘的樣子。」

「你急什麼？我總跟你去的。」她說了後臉紅紅的。

「我怕你失約不來。」他也向着她作媚笑。

『說了來自然來的。到M街的什麼地方去？』

『S樓。』

『S樓？』她聽見『S樓』兩個字，很不高興的。這『S樓』二字傷了她的自尊心不少。因為她會聽見她的丈夫說過S樓，雖然是個旅館，但也是個祕密的地方。她聽見S樓，躊躇了一會，但已經來不及了。

六

四點半鐘前後到了M街了。他們換乘了人力車，祇說了S一個字，車夫點了點頭飛跑的把他們拖了去。她的車在前頭，他的車在後面。她在車中不像在火車裏那樣的悸動了，精神也舒服了許多。

『已經到了這裏來了，還有什麼話說。任他怎麼樣就怎麼樣了。這並不是自己沒有意料及的。』

她坐在車裏聽得見他在後面咳嗽的聲音，有一種刺激性的快感跟着那咳嗽的聲音浪盪到她心上來，她自己不覺的含着微笑。

『真的不知道什麼緣故會發生出這樣的好奇心來。到了S樓怎麼樣呢？兩個人對坐着怎麼好意思說話呢？……不管牠！看他對我怎麼樣——說什麼話，下什麼手段？』微笑再浮上她的脣上來。

正默想間，車子由大街轉入一條小巷裏去了，車夫再跑兩箭多的路在一家很大的，但是很舊黑的酒樓前停住了。S樓的黑底金字招牌高高的掛在門上面。

她跳下車來，雙腳微微的顫動，胸口也不住的跳躍。站在門首的兩個年輕的僕歐

(boy) 打響聲向樓上叫『有女客！』幸得他的車也到了。她看着他開發了車錢急急的

跟他走進店堂裏來。她真的有點怕有和她認識的人在街路上過看見她。

樓上走下一個茶房來接着她手中的包袱，鞠着躬要請她到樓上去。她雙頰緋紅的翻過頭來望着他。

『上去嗎！』他的語調不像在病院時那樣謙和了。她聽着像受了一種污辱。

『是的，老爺太太都請上樓來。』那茶房再向她點了點頭。她很不高興的跟着他到樓上來了。茶房引他們到前樓有騎樓的一間小房子裏來。這房裏的陳設倒很清潔雅緻，但祇有一張鐵牀引起了她的反感不少。但同時也引起了她的一種微妙的快感。

『不該信了他的話。不該來的。這回真碰着鬼了，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呢？』她想及家裏的小孩子又生了幾分後悔。

茶房去了後，他們對坐在一張小圓檯的兩邊。她不敢望那張鐵牀上的陳設，也不敢望他的臉；她祇望着騎樓的外面。等了一會，茶房拿了一壺茶和兩個茶盅子進來，他一邊

斟茶一邊問他們。

『要到什麼地方去的？』

『到C市去的。我們由B市來，坐了一天多的火車坐累了，下車來歇息歇息的。』

『那麼明天纔到C市去，是不是？』

『在這裏歇一晚也可以……』他望了她一眼，『你的意思怎麼樣？』

『……』她聽見他在說謊，心裏覺得很好笑。

『你的意思怎麼樣？』他再催問她。

『唉——』她的決心祇一瞬間。那張鐵牀像不住的向她誘惑。她想既來到這個地方來了，算了罷，歇一宵，明天回家去罷。丈夫今晚上不見得就會回來。

茶房下樓去告訴賬房了。

『歇一晚不要緊罷。』他笑着伸過手來想握她按在桌面的手。她忙縮回去。

「我想還是今晚上回去的好。」

「就這個樣子回去麼？」

「吃了飯就回去。」

「那你剛纔爲什麼不說？」

「你說了謊……」

他等要說話時，茶房又在敲門進來了。

七

第二天九點多鐘纔起來。他們在洗漱茶房早把飯菜搬進來了。他們匆匆的洗漱了後吃了點飯就動身。

他們回到T車站已經十點半鐘了。他們站在車站的一隅緊緊的握着手。

「Y君(她的丈夫)不知道回來了麼?你回去看見他,他問你到什麼地方去來,你怎麼說呢?」

「怕什麼。我說到親戚家裏去了來的。」她很爽快的答他。

「真的不怕麼?」

「不怕的!現在還怕什麼?怕又怎麼樣?」她含着一種媚態望着他說。「我不怕,先生還怕什麼?」

他緊緊的再握她的手,表示他的感謝。

「先生真的還沒有定婚麼?你還是早些定婚,早些結婚的好。像這個樣子太不方便了罷。」

「我一點也不想討那樣累贅的東西!我自在女子師範認識你後就不想結婚了。你

畢業離校後我就決意獨身了。」他再用力的緊握她的手。

「但我不能常到先生身邊來。」

「是的，我們第二次要在什麼時候呢？」

「第二次……我看……」她沉思着低着頭。

「下星期六——二十那天可以麼？」

「二十不行喲。這個月不到月底沒有空了喲。」

「月底……」他像很失望的。

「所以我說男人要結婚纔好。獨身主義是騙人的話！你看你的生活多不自由。」

「……」他覺着他的雙頰在發熱。

「他對不住我，所以我不覺得對他不住。但是你……」

「我怎麼樣？」他臉紅紅的說。

『你剛纔不是說怕他麼？你犯了罪喲！你知道麼？』她說了後笑起來了。

*

*

*

*

*

*

她望着那位守獨身主義的舊日受業師低着頭意氣銷沉的去了。她望着他的垂頭喪氣的背影，覺得他異常的可憐。她同時想及她的丈夫近來的生活，又覺得丈夫和他是一樣的可憐人。她回憶及中學時代聽了一位生物學教授的講演了。

『動物的雄性的生存的任務完全是在這方面。』

她回到家裏來了。婆媽抱着小女兒出來迎她。婆媽說，小女兒昨夜哭着找媽媽，但老爺還沒有回來。

九二五，四，七夜十時脫稿於武昌。

此
页
空
白

銀 躑 躑

銀 躑 躑

日本東京有一條最繁華，最鬧熱的街道叫做銀座。日本的店鋪多係木造而矮小，高的也不過有一層樓，銀座的商店卻多屬鐵筋和磚石的建築，高的高入雲霄，矮的也有二三層樓，在日本國內要算最好的大街道了。譬如別的能通電車的街道，一遇下雨，便泥濘不堪，唯有這銀座的街路，都用石磚鋪着，異常好走。中間的車道鋪着木磚，車行無聲。

不要說和歐美的宏壯的街道比較，單把上海香港的和牠比較，銀座本不算什麼；不過東京有名大商店都羣集在這銀座，來往的人數也比別的街道多。天氣佳的時候，許多行商在店前街道上擺設夜攤，賣些裝飾品，化妝藥料，舊書籍，衣履和餅果等，種類繁多，算不清楚。規模大的設備有電燈，規模小的——像賣舊書籍的——則用碳化石灰（calcium carbide），遇水即分解，發生一種特別臭味的 acetylene gas (C_2H_2)，能在空氣中燃燒。日本人稱夜晚在銀座街道的遊散爲「銀躑躅」。

『你看多漂亮的書！定價這麼貴的書，僅賣一角錢！多便宜！一角錢！諸君仔細聽着，僅一角錢！諸君！諸君！作算環遊地球，遊歷天體，也斷找不到價錢這樣便宜的書！』賣舊書的流着一頭一臉的汗，站在燃燒着 acetylene gas 的鐵管前，拿着一本紅色書皮的小本子，向圍在他書攤前的買衆像演說似的高聲的唱，頸上的大筋一起一伏的在漲落。

這晚上我也混在銀躑躅的羣衆裏面，躑躅到銀座來了。無意中走到舊書攤面前，免

不得要站着把舊書堆亂翻一下。圍着攤面前的羣衆像沒有一個愛聽賣書人的演說。賣書的也祇向着在街路上躑躅的人說他賣的書價錢如何便宜，想再引些人來圍着他。

『你這冊地圖集 (Atlas) 要多少錢？』我看見書攤上有一本二十幾年前出版的 “The World Wide Atlas”，地圖雖舊，但地名卻註得很詳細，political 方面雖不可靠，physical 方面還很足以爲參考，與其買上海書店新出版的簡陋地圖，就不如買這本二十幾年前的西洋的古物。賣書的有一張紙條子貼在書面上『世界地理集，賣價一圓。』

『喲！先生！多謝了！價錢標在上面了……』

『不要謝得太快了，我們的交易怕不容易成功。』我笑對他說，因爲我打算半價和他交易的。

『先生，價錢決不會貴的！先生請乘電車趕回前兩站，到專賣洋書的丸善書店去問

一問，就知道這本書的實在價錢了！喲喲，不瞞先生，新的價錢不要十三四五塊。喲喲，不是說笑的。」他自己在笑起來了。

「這本書怕早絕版了，沒有人要的了，你不認得英文，亞拉伯數字總認得的，你看是那一年出版的書？」我揭開書的表皮把 1895 的紀年指給他看。

「不錯，先生，這本書果然絕了版，很不容易找的了，賣一塊錢，決不算貴。」

我不再和他議價了。翻轉身向人叢裏想鑽。

「先生，不要去，不要就跑了！凡事沒有絕對的無商量餘地的！何況價錢！何況這本舊書的價錢！說句老實話，先生，要多少數目纔要？」

「三角錢！」我不停步，還是向人叢外走。

「噫！先生！不要去，再商量一刻！我定一塊的價錢縱算不對，先生定的三角錢便絕對的不會錯麼？」

『加一角給你，再多就不要了！』我很決絕的說。賣書的還要求加價幾次，我都拒絕了。最後，

『我是不認得英文的，還是請先生拿去念罷！四角錢買這樣大這樣厚的書，你們看，你們快來看多便宜！僅僅四角錢！』賣書的一面替我把那本地圖集包好，一面又高聲的唱起來。書包好了，我給了他四張一角錢的鈔票。

『阿哩哦！阿哩哦！』賣書的連低了幾次頭送我出了人叢。『阿哩哦！』(adli-gado) 是日本人的謝詞。

*

*

*

*

*

*

氣候快進夏的區域了。但島國之夜間總是涼不可耐的。出來的時候穿少了衣，覺得有點怯寒，我再不戀着這繁華熱鬧的銀座，急急的抱着『世界地圖集』飛上電車，趕回館裏來。

最不可靠的就是自己，你們如不相信，我可以舉出幾個例來。

某大偉人最初是手無寸鐵的，祇憑他的一個能辯的口，贏得現在的位置。但還有一班偉人就嫉妬他，說理說他不過，就拿暴力來威逼他，所以某大偉人就有一番反對以武力統一中國之名論發表出來，在他部下的也莫不在摩拳擦掌，口角流沫的大聲疾呼說排斥軍閥現在某大偉人也有一部分的武力了，他就忘了從前的自己，改頭換面的主張非武力統一中國不可了！某大偉人尚相信不過自己，其他則又何說！

我雖不是個偉人，但我的自己卻和某大偉人的自己一樣的靠不住！我的主張不像某大偉人的主張，那末大規模的要統一中國，我的主張是想統一自己！因為自己一身都不能統一的人，決沒有能力去幹別的事，像我就是一個很適當的例！

我想統一自己，最先從實行“Early to bed, early to rise...”這句格言着手。無奈我寄寓的日本人家居距學校過近，聽見學校上課的鐘聲之後纔出門上課，還來得及。因

此我的統一自己的第一個政策就失敗了。我雖然是個弱志薄行的人，但我倒不會像中國近代諸偉人容易改變他們的主義。我爲實行“Early to bed, early to rise...”起見，卜居到東京郊外去。

由銀座回我們寄寓的郊外要費一個時辰，乘換電車三次。下車之後還要步行許久。幸得是外國地方，雖屬郊外的村道，也還有一二枝電燈便利行人；不比我們中國到處黑暗。

住慣了郊外的人，回來城市裏再住不下去；因爲郊外件件都比城市裏好。空氣和風景是不消說的，還有朝晨起來聽見的鳥聲，和夜晚過了十點鐘以後的絕對的沉寂，這兩件是城市裏決找不出來的。但住郊外也有一個缺點，就是怕夜盜！談到夜盜！我又禁不住要歎我們中國沒有一件比外國強，祇有盜賊一項『差強人意』！你們不看現在中國高居要職的都是強盜嗎？他們中雖不是盡由強盜出身，但他們贏得此要職的方法究與強

盜何擇！你們看某有名巡閱使，他從前是在深山裏生活的，他的門聯是『山高皇帝遠，讓
我在此稱哥哥。』上聯我卻忘記了。他的福分不淺，竟遇着這千古一回的，難遭逢的機會
『革命』，讓他把綠林的招牌放下，換了一枝『民軍』的旗幟。

我寄寓的是一間半像旅館半像人家的館子。同寓的有幾個人——有中國人，有日
本人，還有高麗人——問題中人X君是我們同寓的一個。

X君是個熱心愛國者，此留學界裏面誰都知道的。但我想稱X君是愛國者，不如稱
他是憂國者妥當些。他恨日本恨得在日本居留七八年沒有一次被過大袖道袍。也沒有
拖着兩塊長方形木板走過。他遇着日本的男子，他的很豐滿的臉兒馬上生出有數的山
川陵谷來。他對高麗人到還平和，但也不情願和他們多交接。她不願和高麗人多說話的
苦衷我倒知道，他是怕日本人要懷疑他的是個高麗人，因為他是個頂怕聽人說中國人
快要做亡國民的。他這獸子遇見英美德法人倒總不覺什麼，他最怕看的是纏紅頭巾的

黑大漢和戴竹笠穿白衣的東方道士們。因爲他看見這些人，他的神經立即發痙攣，他的顏色也變成土色，心裏像在說「我快要像他們了！」

*

*

*

*

*

*

鄰室的高麗先生朴君聽見我回來了，忙跑過來——我還沒把房裏的電燈開上，他就跑過來了。

「P君，今晚上的銀躑躅好麼？找得有什麼便宜的，有趣的東西麼？」

我開上了電火，忙讓朴君進來坐。朴君就要我的地圖集看。地圖集的最初一頁是列國的國旗圖，歐美各強國和日本的國旗是很容易認識的，此外還有許多我們不容易認識的怪國旗，有兩條綠帶中間着一條黃帶的國旗。有一匹綠色孔雀站在紅圈裏面的國旗。有畫一把白色鉸剪的紅色國旗。有匹黃獅，前肢握着劍，四角有四個紅色三角形的國旗。有畫象的國旗，有畫八卦圖的國旗。還有一個畫龍的黃旗也在她們裏面。

我們兩個在看這頁國旗圖，X君蹙着雙眉也進來了。

「這是貴國的國旗，是麼！」朴君指着中國的黃龍旗說。

「叱——我不認識那種國旗！」X君當朴君說的話是對我們中華民國加了一種侮辱。

「爲什麼不是這回我們學校的宿舍創立紀念日，會食堂上面掛的萬國旗中還是有黃龍旗的！」朴君偏着頭和X君強辯。朴君進的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第一高等是一間潑皮學校。這學校的生徒對我們中國是最喜歡作挑撥的言論的，他們在食堂裏掛龍旗本不算什麼希罕的事。寄宿舍創立紀念日，各房門首都貼有種種滑稽和寓意畫。在農科生住的房門首貼的一張滿洲蒙古地圖，上面題着「吾人伸足的地方」幾個字。地理教室門首貼一張東亞地圖，我國的滿洲、蒙古、山東、福建，竟染成紅色；和日本、高麗、臺灣，是一樣的顏色了。上面也題着幾個字是「本年的地圖變色！」因爲這一年就是大隈和

加藤高明對我中國下最後通牒的那一年，我中國留學生進去看見了的莫一個不氣得氣喘喘的跑出來有冤沒處訴！朴君拿出第一高等學校來證明中國的國旗是等黃龍旗，把X君氣得一個發昏！

『你朝鮮是那一種國旗？』X君睜着眼睛質問朴君，

『從前是八卦旗，現在是日章旗了！』朴君不度德不量力的，自稱是日本國民。
『Slave! Slave!』X君決裂得太快了。

『你怎的開口就罵人！我日鮮兩國聯合之後，日本天皇就是我的君主！日本和我們都是兄弟！』朴君大聲嚷起來，想求共寓的日本學生做他的後援！經朴君的高聲一叫，我房門口早擁了四五位日本學生探頭探腦的向房裏望。我忙於調停X君和朴君兩人間的紛擾，沒有工夫理一班站在房門首的日本學生們了。

銀 躑
『支那人和Slave又差得許多！』一位日本學生一面默認朝鮮人是日本的奴隸，

一面又想奴隸我們中國人！我不禁暗暗叫苦，恨朴君和X君。

『你們倆今晚都錯了！你們彼此都錯認了敵！你們的共同的敵，你們都沒有見！你們都是盲了眼睛的！』

『馬鹿！』X君趕出房門首罵那個日本人。（馬鹿是日本人的罵人話，有『蠢蟲』之意。）

『這裏沒有你插嘴的餘地！』我也跟着X君罵那日本人。那個日本學生知道自己多嘴了，縮着頭跑了。

離我們的寓所不遠，有一所站崗，那站崗的巡士聽見我們喧嚷，竟跑了過來，問館主人到底什麼一回事。館主人也竟一伍一什的告訴他，聽得我恨極了。

『叫他們不要再鬧了！鄰近的人太受嘈擾了，你告訴他們不論朝鮮人，臺灣人，滿洲人，蒙古人，印度人，支那人，我日本政府是一視同仁的！』這位巡士拖着劍笑着跑了。

「該死的站崗狗！我有權力，我一定把你的腦殼打破！X君！X君！這纔是真正的侮辱，你有法子奈何他？」

他們去後，我一個人對着電燈，思尋今天晚上受辱的原因；那本『地圖集』卻對我冷笑。

我深悔今天晚上不該去『銀躑躅』

一九二三，三，七日。

此
页
空
白

約伯之淚

Coix Lacryma-jobi

自聽見你和高教授定了婚約以來，直至寫這封信的前一瞬間，我沒有一天——不，沒有一時一刻不恨你，也沒有一時一刻不呼喊你的名字。有時呪咀你的名，有時喊着你

的名流淚。及今想來——開始寫這封信的瞬間——我祇能說是我的靈魂還在依戀着你，因為我並不覺得對你還有這樣深刻之戀！

現在，開始寫這封信的瞬間，我雖然一樣的呼喊你的名字，但呼喊時的感情完全和從前大不相同了，我的態度是很泰然的了。

「君今朝來病院看我。他說你和高先生將於下月中旬舉行婚禮。璉珊，讓我替你們倆獻幾句祝詞嗎！但我想，我向你頌幾句不切實際的祝詞時；你定會懷疑，說我是因嫉妬而寫的惡意的譏刺吧。所以我把這幾行虛飾的文句塗抹掉了，諒你能體察我，不會怪我全無友情吧。」

璉珊好友——這個稱呼，諒你總可以答應我對你呼喊吧——我不能不感謝你，因為你替我裝飾了我的青春期之歷史的前幾頁，我的青春期不至於完全無意義的度過去，可以說是出你之賜！我的青春期結束得這樣快，不至流於凡俗，也可以說是出你之賜！

這是仍當感謝你的。不過我不再致謝詞了。我若再致謝詞，你又定會懷疑我的謝詞是惡意的譏刺吧。

璉珊好友，我們都是研究生物學的人，對人類的本能是有相當的了解的。我是向青春快要告最後的訣別的人，對過去的青春常懷眷戀，常痛惜青春逝去之速！想你一定會笑我不善解脫，尙迷戀着我們的過去。但，璉珊，你要知道，我的心是和我的身軀一樣，不喜歡外飾的，這是我對你的不偽的自白，我對我所懷戀的青春不能無淚的匆匆別去！

我的青春之歷史已經念到最後的幾頁來了。

愛我的，憐我的朋友們都說，我的病突然的增劇，完全是璉珊害的。換句話說，短縮我的青春期的就是璉珊！但我不敢怨璉珊，也無勇氣再怨璉珊了。我從前曾向你頌我的讚詞——你是我的青春期中的太陽！你是我的青春期中的光！你是操有我的生死權的天帝！你是我的生命之神！我的近狀完全是神對我的一種刑罰，又何敢怨！

明知我的青春不久就要幻滅了，但我仍不能不衷心的感謝璉珊——我的上帝！自認識璉珊以後的數年間可以說是在我一生涯中最光輝燦爛的時期。每想及璉珊，禁不住要肉躍血湧！每想及璉珊，暗夜亦覺光明，糞土亦呈薰香！近日的病中生活雖然苦楚，但我並不覺得生涯悲哀而寂寞！我得認識璉珊，我可以說不虛生了！因認識璉珊，我纔有過去的燦爛美麗的青春，因認識璉珊，我的心上纔印有永生不滅的可懷戀的追憶！我的生涯中有這一段的精華，我是滿足的了，死無怨言的了！我的病院中生活，在一般人看來，是何等痛苦，何等悲哀，何等孤寂的喲！但我——曾在你的幻影中呼吸過來的我覺得這些微微的痛苦，悲哀，孤寂，實算不得什麼；我的一生已經是很有意義的了。

不能得你的永久之愛，不能長跪在你的裙下的我，聽見你和高教授的婚約成立了以來，數個月間對你不能無怨。但現在我對你祇有感謝而無怨了。璉珊，望你了解我，了解我這封信之來，第一是表示我對你的謝忱，第二是報告你，我的生涯因璉珊而增加不少

的光輝和色彩，我的生涯因璉珊而變爲極有意義的了！

我這個有意義的燦爛的青春歷史，不忍聽其自然湮沒。我想你也定和我同情，不忍聽其湮沒吧！璉珊，望你再忍耐些，我們再把過去的我們的歷史翻過來從頭再背念一回吧！

二

我初次認識你並不是在進校以後。我們的初次認識是在入學試驗之前。我還記得，你也怕記得吧，我們初次認識是天氣炎酷的立秋日的晚上——×年前的立秋日晚上。

那年的暑假內，你我都由鄉間出來投考W大學。你是A縣女子師範第一名的畢業生。我是B縣中學第一名的畢業生。都是代表母校的 champion。這個共通點或許

是聯結我們的感情的一個因子。

立秋日距考試期還差三天，我還有×年前的日記可以查考。考期迫近目前了，一千多的投考生都流着臭汗在旅舍裏埋首書中做溫習的工夫，祇有你我很脫落——或者很多和我們一樣脫落的投考生，不過我們不認識吧——還跑到公園裏去乘涼。我們同由公園出來同搭電車時，約有九點多鐘了。這時候電車裏沒有幾個搭客，空席很多。你恰坐在我的對面。我那晚上在朋友家裏喝了點酒，還不很清醒，坐在電車裏祇閉着眼睛打盹。引你注視我的就是我這樣的醜態——頭腦跟着電車一起一伏的搖動，滿臉通紅的在瞌睡的醜態。你終笑出聲來了。我聽見你的笑聲，忙睜着醉眼來向周圍張望。我這種茫然不得要領的態度更引你笑個不住。到後來我纔發見笑我的就是你。坐在我的對席的你的笑聲是爲我而發的。你看我注視你，你忙側過臉去，用手巾掩着嘴，還在忍笑。

「你這個女子真失禮！有什麼好笑！」我當時這樣的想着望了你一眼。祇一望，我的

微憤登時消失，我的靈魂登時給你的有 *charm* 的圓黑的瞳子攝取去了。

『有生以來初次看見的美人，初次看見的天仙！』我當起了這樣的感想。你的斷了髮的姿態更覺動人。

發見了你這個美人坐在我對面時，我的酒意也清醒了！

電車過了幾個小停留所，停止了後再行駛，停止了後再行駛，在這個短期間內，我不能不時時偷看你。但我看你時，你也在看我，我倆的視線有幾次碰着了。你的無邪的笑顏終再演給我看了。你對我笑了後，我也笑了。我們這次的相視一笑，完全是放電時的兩極的火花！最初一二次的望你，還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經這次的相視而笑之後，我的膽大起來了，我再不客氣了，不轉瞬的癡望着你繼續了十分鐘以上。你看見我這樣的癡望你，纔紅着臉低下頭去。

電車到了P門內，你站了起來。我知道你要下車了。P門離我住的旅舍還差三四個

小停留站，我決意步行回去，跟你下了車。

你向大街左手的橫街進去。近十點多鐘了，街上很少行人。我也跟着你進了那條橫街。你幾次翻過頭來看我，看了我後就急急的跑。你後來不是說，怕我是個不良少年，對你有什麼意外的舉動，所以急急的逃避。在一個小胡同口，我追及你了，我用我的肩頭向你的肩膀擦過去。你忙翻過臉來怒視我——電柱上的電燈照着你的怒容給我看——你終向我發言了。

『跟我來做什麼事！』你的 coquetish 的聲音在暗空中振動。你說了後，急急的走進那條單口小胡同裏去了。我望着你的倩影在胡同裏的一家小洋房子中消失了後，纔步行回自己的旅舍來。

到了考試的那一天了，W大學校庭裏擁擠着千多的投考生，他們都不情願悶坐在黑暗而狹小的休憩室裏面。

我——恐怕不止我一個人，所有男投考生都和我一樣吧——走過女生休憩室前，發見你端端正正的坐在一個椅子上，手裏拿一本書，大概在溫習今天要考的功課吧。我望見你時，初覺得不好意思，繼又感着一種驚喜。我免不得要停着足望你一望，我倆間像連絡着有無線電波，你像知道在休憩室門首望你的是我，你也翻過臉兒來。當我們倆的四條視線碰着時，我知道你心裏也感着一種意外的驚異。

事有湊巧，我們的坐席不但編在同一個試場裏，並且座席還相毗連着。你還記得吧，試場裏的座席不是每行二十人麼？我的坐位是第四行的六十八號，你的坐位是第五行的八十八號。若不是那幾個監考員——面貌像閻羅王吃着辣子般的可怕的監考員在

高聲的警戒着我們，我定偷看你的試卷的內容了。但有一次我比你先繳卷，你的字寫得異常的娟秀，我已知道了。

我們正式的初次交談在什麼時候你還記得麼？考數學那一天，你比我先繳卷。你站起來收拾鋼筆和墨水瓶時，我正在計算最後的一個三角題。我看見你先站了起來，心裏煩亂起來，想跟你出去，就把最後的一題犧牲了。揭曉時，你的名列在我的前面，也怕是個緣故。我跟着你把試卷送到繳卷處了，你翻轉頭來望着我一笑。我當時想，我這回考不入選也算了，我的勞苦已經得了高價的報酬了。這個高價的報酬就是你那天交卷時的對我一笑！

『今天的數學試題太難了！』我捉着了機會向你說了這一句。你竟賞了我個臉子。『今天的題不算頂難，就是第四的幾何題有點難。其餘的幾題都算普通，適合我們的程度。』

「是的，不比N大學故意唱高調，專出艱深的問題難爲我們中學生。」

你再不說什麼了，祇一點頭就向外面去了。及今想來，我太膽怯了，我當時該跟着你出去。我想我跟了你去，你總不至於拒絕我不許伴你同走一程吧。但當時的我——在無邪的時代，也是在性的煩惱的時代的我——總覺跟着你去是一種可恥的不道德的行爲，終把這樣好的機會失掉了。

我那晚上回到寓裏來祇幻想着你的倩影，教科書雖然打開着擺在我的面前，但何曾寓目——祇顧着幻想你，那裏有心思溫習！

幸得沒有下第。若下了第時，我定怨你，說是你害了我的。

第三天的考試科目爲地理博物。有一個監考員穿着很漂亮的西裝，年紀也還輕，大約不過三十多歲吧。他常跑到你的座席去看你的答案。以你的美貌，引起了一班監考員的騷動，本不算什麼奇事。全場約有十多個監考員，沒有一個不在你座席旁邊多走幾回

罷。但那位穿西裝的監考員到你座席邊來的回數特別的多。璉珊，我爲你所受的損失不
少了；因爲監考員多在我們座席的附近徘徊，我的思索力因之陷於混亂的狀態了。不然
我的入學試驗的成績不會這樣壞吧——不會由榜末數上去的第十名那樣壞吧。

不用我說了，我們進了學後，纔知道那個穿漂亮的西裝的監考員就是高教授！當你
把博物的試題解答完了後，站了起來收拾你的筆墨，高教授忙跑過來，要你手中的博物
卷子看，你不是微笑着說，

『我都要繳卷了，還看末事？』

啊！你的 *coquetish* 的聲音，又波動進我的耳朵裏來了，我的博物的答案再寫不下
去了。博物是我頂得意的學科，但都失敗了！

我們進了校後，以你爲中心不絕地圍集了許多年輕的男性。第一是高教授——生
理學兼解剖實習的教授。跟在高教授後面的有音樂教師 C，本系的你的同鄉 H，工科大

學生M，醫科大學生F，教育系的二年生N和我七個人，算是包圍你的第一圈——最內圈的人物。以外的人都曉得對你絕望了，漸次的紛散了，祇剩下我們七個做你的盲目的俘虜！不得志的同學們就替我們造了一個名詞——七星伴月！

在W大學校的你的確做了青年男性的禮讚的對象！

四

你沒有住校，你做了個走讀生，每天由你的伯父家裏來學校上課。七個人中要算我和高教授接近你的機會最多，因為我和你同系兼同級，高教授每天教我們的功課。按理我對你比高教授有優先權，對你表示愛的機會也比高教授多。我的失敗的原因，說出來或許你不願意聽下去，是為我沒有高教授那樣的學問，沒有高教授那樣的美貌，不像高

教授那樣的有錢，不像高教授那樣的有膽量進行戀愛！論我的學問，祇會念高教授的講義；論我的資格，不過是個大學預科生；論錢財，家裏並沒有充分的求學費寄來；並且我是一個瘦弱身軀的所有者，沒有能得女性愛顧的風采；我也是個一和女性接近就會臉紅紅的怯懦者！

我還算是個在戀愛生活上由你得了一部分的裝飾的人。C音樂教師因為你去了職。你的同鄉H君因為你發狂了。工科學生M因為你犯了神經衰弱症，自殺了。醫科學生F因為你連年留了級，退了學。教育系的二年生N和我同病，犯了咯血症中途退學回家去。終至……啊！不說吧，說出來何等的傷心呢！

璉珊！我寫到這裏，不住地咳嗽，終咯了幾口血！看護婦進來看見我的病狀，禁止我執筆！當看護婦禁止我寫字時，我便聯想起 *The Lady with the Camellias* 來了。我和她像同運命，所差異的我是男性，她是女性吧了！

但我的有意義的青春歷史何能讓牠湮沒呢！前半部是歡愛的歷史，後半部是慘傷的歷史，我都不能讓牠湮沒！看護婦去後，我還是繼續着寫下去。

以你爲中心，包圍着你的幾個男性，或因爲你受了制命傷，或因爲你成爲社會上的落伍者。你聽見我這樣的說，你定會疑我把他們所蒙受的禍害的責任都移到你頭上去。你如果這樣想，那你就誤解我了。他們之爲社會上的落伍者，他們之受制命傷；完全是他們咎由自取，當然無要你負責的理由。因爲我深知你初在學的一二年中還沒有對異性發生戀愛的意識。勉強的說，要你負點責任的就是你那對深黑的瞳子，有曲線美的紅脣。太把青年男性的情熱煽動起來了。我們的學校寄宿舍生活像在沙漠上一樣的枯燥，你的有曲線美的紅脣能潤溼我們的枯燥的生活。我們在性的煩悶期內的生活也像在深夜中一樣的幽暗，你的深黑的瞳是一對明燈，照耀着我們。我們像夜間的飛蛾，都向着由你的瞳子發出來的火燄撲來，或被燒死，或受灼傷。但是火燄自身並不任咎，也沒有罪。那

對明燈並不知道牠們的火燄下橫陳着幾個飛蛾的死屍，仍然繼續着放射牠們的美麗的光線。

我們稱你爲 *Innocent Queen*！你真是個無邪的處女！你真是個不知罪惡爲何物的處女！

璉珊，當時在你周圍的這幾個男性，互相排擠，互相傾陷，互相呪咀，互相憎惡，爭先恐後地撲進由你的那對瞳子所發出來的火燄中去，或受重傷，或殺其身。但你還是無感覺地仍然保持着你的無邪的處女之尊嚴，你那對深黑的瞳子仍然放射出純潔的光輝。

淘汰的結果，到後來祇剩我和高教授沒有隕命，也沒有負傷。我知道我們站在最後的一幕的前面來了——我和高教授互處於相尅，不能並立的位置來了。

我尊敬高教授是堂堂的一個紳士。我尊敬高教授是一個勤勉的科學研究家。他不僅精通專門的生物學，在他的專門學問外，對文藝哲學也有相當的研究。其他的教授在

圍坐着空談，圍坐着喝酒，耗費有用的時光。但高教授卻籠在實驗室裏翻參考書，看顯微鏡；的確是個有數的勤勉的科學家。

但我在這裏要說幾句赤裸裸的話，我因為你，我從那時候起——入學試驗那時候起，我對高教授就沒有好感，對高教授事事都抱曲解。我當他的篤學的態度是種誇銜。我當他的沈着的性格是偽善者的慣用手段。我一面讚許高教授的美點，一面別有一個「我」戴着強度的色眼鏡觀察他。我那時候真想不到高教授是將來支配你一生的運命的人！因為我深信你是個女神，是個最高尚的處女！我想不單高教授，在這世界上沒有能夠自由轉移你的處女性的男性存在吧！誰知道我的想像完全錯了！

五

恐怕是我過於怯懦了吧，或過於追尋浪漫的夢了吧。我到此刻還不能由那空想的幻夢解脫出來呢！璉珊，你那裏知道我寫這句時是何等的傷心喲！

璉珊！我所描想的你的尊嚴而高尙的幻影就這樣輕易的給高教授一手破壞了。我的胸祇印着一個名叫璉珊的大大理石的塑像，我不敢褻瀆你，不敢說你是個屬一個男性的所有物；我祇當你是永久的給歡悅與青春的人們的至上的藝術！

璉珊，你還記得吧。我第二年的暑假不是到K山去採高山植物，寄了許多標本給你麼？我一面採草花，一面在胸裏描想你的深黑的瞳子和有曲線美的紅脣。回到家裏來的我沒有半點生趣，幸得利用寄標本給你的口實，每天寫封短簡或明信片寄給你，以慰我的寂寞的情懷。我幾次想在信末加批一句，『我在這信箋上接了無數的吻寄給你；』但我終沒有這樣的勇氣。璉珊，你要可憐我是個怯懦者喲！

我在暑假期中沒有一刻不在胸裏描想你的倩影的。在煙雨迷濛的K山上採植物

時思念你，冒着朝露在草原上摘野花時也思念你。戴着草笠坐在烈日之下時思念你，側臥在牀上望窗外的明月時也思念你！誰知你就在這暑期內和高教授攜手並肩在耽享你們倆的戀愛之夢呢！

二個月的假期快滿了，我忙趕回學校來。我回到學校來時距開課時期還差兩星期。我上午到校，下午就到你的住家去訪你。我在途中，胸裏起了一種熱烈的鼓動。但我走到你的書房門首時，我的熱烈的鼓動就完全冷息了。映在我的網膜上的景象是——

開着南窗，學校裏的擴大率最高的顯微鏡搬在你的書案上來了。你和高教授頭接頭的輪着檢看顯微鏡下的標本。

你聽見我的足音，先翻轉頭來招呼我。隨後高教授也翻轉頭來，我不能不向我的最敬而又最恨的先生鞠躬了！在這瞬間，我自己能够感得着我的臉色變成蒼白。我的沒有血色的上下脣不住地在顫動了。

我這時候的心和身給從沒有經驗的強烈的嫉妬和醜劣的猜疑激烈地燃燒着了。我呆呆地站在你的書房門首好一會，不知道進來好呢，還是回去好呢。

『我們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幾天內就會回來了。料不到你到得這樣快。進來坐嗎？』
璉珊，當你看見我時，不是說了這一句麼？你的話裏面的『我們』二字引起了我不少的反感。

『進來談談嗎。』高教授也臉紅紅的微笑着看我。我知道他很不好意思的了。『你寄來的高山植物標本很多有價值的。』他再敷衍了一句。

我到了這時候，只得進來了，坐在你的書房的一隅。

『丁君，你前學期試驗的成績很好！』高教授像不好意思到極點了，祇把這些話來敷衍。

『我想你早就該回來的。我真的天天都在望你喲！你看你的臉曬成這個樣子，像個

『Negro 了喇！你不是這樣的，笑我麼？你真是個 Innocent Queen，你說笑的态度，無論誰面前，都是很自然的。我看見了你的自然的態度，又覺得自己太卑劣了，剛纔竟對你懷了一種醜惡的猜疑。』

我很感激你，也起了不少的快感，因為你竟過來把我手中的草帽和夏布長褂子接過去掛在衣架上，並對我表示一種親切的微笑。你這時候的態度真的叫我感動，因為你的態度完全是做姊姊的對她的弟弟的態度。我不敢仰視你了。我同時又感着心裏對你起了一種醜惡之念，很可恥！

我當時想，你以姊姊的態度對我，我是很歡迎的。不過我想到，萬一要我叫高教授做姊夫時，那我不情願了。

高教授像不好意思，過了一刻，他就告辭回去了。

高教授去了後，你把我寄給你的花草標本再拿出來給我看。經你的整理後，你一一

夾在一冊大書裏面。你從書裏取出來托在掌上交給我。你的掌背的溫暖柔滑的感觸引起了我不少的興奮和快感。我倆的手觸着時，我看見你紅着臉，斜睨着我一笑。

六

璉珊，我戀你的程度一天深似一天，我的煩惱也愈陷愈深無從解脫了。你那時候思念我的程度如何雖不可知，而我則常常爲你流淚。我自回校後，沒有從前那樣勤勉地清理我的校課了。我祇喜歡耽讀各種文藝書籍，也時時學寫些『臨風灑淚，對月長吁』的一類文字。最奇怪的就是我常常無緣無故的悲楚起來，忍不住要流淚。每遇這樣精神奮激的時候，我便一個人跑到操場裏去，在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的灑一番悲淚。自我的精神變態後，看見你活活潑潑地和高教授談笑，我更感着一種無名的嫉妬，也對你懷恨起

來了。璉珊，我會對你懷恨不是件奇事麼？

璉珊，我的確戀愛着你，十二分的戀愛着你，但對你，我可以發誓說，我不敢望你爲我的所有，因爲我的確是自慚形穢！戀愛着你而不敢希望你爲我之所有；是何等的一種矛盾！璉珊，我告訴你，我不敢希望你之爲我所有，是因爲我自知我抱有不治的遺傳病！告訴你，則你定急急的遠避我，不告訴你，自問良心上過不去！第二的原因，就是我一爲一個家無擔石的人。作算你對我的病深抱同情，願和我同甘苦，但我無足安置你的家，你跟着我同棲幾年後，難保你不後悔吧。

最痛心的，就是我沒有一次對你表示過我的戀愛。及今想來，你定會笑我愚笨吧。這半是因爲我是個怯懦者，半是因爲我有不願在你面前吐弱音的自負心。我怕我把戀愛向你表示了後，不得你的容納時，是何等的殺風景喲。

我告訴你一件事。因爲這件事，我知對你的希望什九絕望了。秋深的一天，我和T君

到杏花天酒樓去吃酒。我聽見隔壁大廳裏有高教授的聲音，T君從木柵縫隙偷望隔壁廳裏的來客，原來四個人都是我們學校裏的教授。一個是植物學教授章先生，一個是國文教授俞先生，一個是歷史教授謝先生，還有一個是高教授。

我聽見俞教授和謝教授同聲的說，

「老高，老高！你的豔福真不淺！你居然獨占花魁了！我們都賀你一盅。」

「不錯，該賀的！我也賀一盅。今天要罰他做個東道纔對。」老教授章先生也發他的風流的論調。

神經過敏的我馬上直覺着他們所說的花魁是你了。你想想，我當時聽見如何的難過。

「學生間年輕的美少年不少呀，怎麼沒有一個和她生戀愛的？」謝教授在提出他的懷疑質問他們。

『她說，親口對我說，學生裏面沒有一個有出息的人。她說，同學中沒有可佩服的人，祇有可憐憫的人。』

『啊！恭賀！恭賀！吃酒！吃酒！我們預先替高教授和×女士舉個祝盃！』滑稽的俞教授在狂笑着催他們喝酒。

璉珊，大概我也在你的計算中的沒出息的一人了！我本不望你的佩服，祇望能得你的憐憫。我能得你的憐憫，我死都情願了。

高教授祇笑着說，『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但他口調是很得意的，馬上聽得出來。他當他們幾個教授前默認你是屬他的所有了。

從杏花天酒樓回來後的我，化身爲兩個『我』了。我決意不再思念你了，但另一個『我』祇管在催促我莫離開你。我本想請假，或竟退學回鄉下去養病，但另一個『我』又在逼着我要受學期試驗。

T君是我的摯友，他知道我的一切祕密，他知道我癡戀着你，他知道我因為你咯血。他常流着淚勸慰我，勸我早回鄉下去調養。因為有你在前，摯友的忠告和勸慰終不生效力了。我太對不起我的摯友了。我當日若聽T君的忠告，我今日的病勢不會這樣沉重吧。

但是要死的還聽他死的好。失了你的我早無生存的價值了；就死了又何足惜！

七

璉珊，就今日的我的情形——失戀和疾病的情形而論，我後悔和你認識了。我若不認識你，我不會有今日的痛苦罷。璉珊，我近來的苦狀，恐怕不是你能夢想得到的。

冬期的學期試驗完了後，我不是到你家裏去看你麼？一鉤新月掛在西天角上，氣溫雖然很低，但沒有風，我沒有帶圍巾，也不覺得如何的寒冷。

我到你家裏時，你纔吃過晚飯。你還在廳前抹臉，看見我很親熱的過來和我握手。

「請進房裏坐。我一刻就來。請到我書房裏坐。」

你這幾句話在我的冷息了的心房裏生了點溫氣。你房裏的暖爐裏生了火，裏面的溫度和外面的相差得很遠。我坐在你的房裏身心都溫暖了。

今晚上是我對你的最後的訪問。

我祇坐了一刻，就向你辭別，告訴你我明天就動身回家去。我來時候，心裏準備着很多話要向你說，但坐在你面前，又說不出想說的百分之一來。

難得你竟踏着月色送我一程。

「高教授是個很和藹可親的人。但我總不很喜歡他，因為他的性質差不多和女性一樣。」你忽然對我說了這幾句話。神經過敏的我祇當你因和高教授親近而自慚，故隨便說這幾句無聊的話來安慰我。但我聽見了後，也不便加什麼批評。

「做了人對各方面總不免有點牽扯不自由。我們能夠到不受任何種感情的支配的地方去就好了。」你說了後，又歎了口氣。

「是的，我總想我們能夠到沒有人類的地方去！」我在這瞬間，又覺得他們說的話都是謠言，不是真的了。高教授雖然愛你，你不見得定屬意他吧。但我翻顧着天仙一樣的你，同時思念到蒼黑瘦弱的我，又自慚形穢。我覺和你並着肩走，不褻瀆了你麼？

新月早在水平線下隱了形，祇我兩個人全浴在幽寂寒冷的闇空中。我們默默的在街道上行了一會，都像耽溺在一種空想裏面。

——就這個樣子告永訣麼？這是如何難堪的事！——我終流下淚來了。在這闇空中，大概你沒有看見吧。走到大街口來了，你停着足向我說『再會。』我愈覺得悲楚，不知不覺的握了你的雙手，像兄妹握手般的，握了你的雙手。

『你的手多美麗！』

你伸着雙掌給我，任我擽摸了一會。你像在說，「我們的會面祇有今晚了，這一點點的親愛還吝惜着不表示也近人情麼？」

我的神經過敏，事事都對你抱曲解。

我在這瞬間，心臟起了一種高激的鼓動。這種鼓動在生理上引起了一種難堪的痛苦。我很想乘勢擁抱着你接吻，但一念我的可咀咒的疾病，忙放了你的手。

第二天我動身向故鄉出發，三天之後我回到家裏來了。我在途中祇後悔前幾晚上不該輕輕的放過了。我祇望年假快點過去，早點來學校會你。

我回到家裏後一星期，接到T君寄來一封信，他告訴我你已經知道我的病了。他又告訴我，你託他向我致意，並望我調攝身體。我讀了T君這封信，我的身體像掉在絕望的深淵裏去了。我想你必因我的病而厭棄我，連絲毫的餘情都不再給我了。我自己對我的痼疾尚且萬分厭棄，何況他人呢。

我在家中住了三星期了。在這三星期間咯了四次血。我的病又像加重了些，遠因是學期考試時，用功過度了，近因是這兩三星期間天氣太冷，我傷了寒，體溫高至四十度。繼續着靜臥了十多天纔平復下去。我想我不久就要和N君同運命了吧。

八

舊曆十二月的中旬了。村裏的人們都在忙忙碌碌地準備迎他們的新歲。他們一年間的勞苦已告終了，各人都元氣旺盛的繼續着向他的生活的道程前進。我對他們懷着一種嫉妬。覺得他們都是在嘲笑自己的病弱。

記不清是那一天了，那天的天氣和暖，可愛的太陽，整天的照在我們頂上。我吃過午飯，精神稍覺舒暢，決意到野外去轉一轉，呼吸新清空氣，因為我不出戶外，快要滿一個月

了。

提着一根手杖，雙足運着病軀走到屋後的一條溪水附近來了。溪的兩岸叢生着雜草，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到了後來我發見了一種植物——祇聽過先生的講義，沒有看見過實物的屬禾本科的串珠草，牠的學名是 *Coix Lacryma-jobi*，就是我們從前戲譯牠做『約伯之淚』的。你大概還記得吧，章教授祇會暗記牠的學名，至約伯出自何書，他並不知道。同級的專做績分奴隸的蠢蟲們當然更不知道。知道約伯的典的祇有我和你兩個人。我們望見章教授在黑板上寫出這個學名來時，我們不是相望而笑麼？下課後，你還告訴我約伯那篇的文章很好，勸我買一部聖經來讀。我本來不喜歡聖經的，但因為是你的命令，我終買了一本裝訂很精美的新舊約合本，遵着你的命令一篇一篇的念。

我發見了『約伯之淚』和遇着你一樣的歡喜，因為牠的確是聯結我們間感情的紀念物！我採了幾枝回來，打算寄二三枝給你。這種植物並沒有什麼美觀，但我一念及牠

的名，心裏就受着一種感動。

採了『約伯之淚』後，身心都感着一種疲勞，我再無力遠行，祇得咳嗽着緩步回來。那晚上，我禁不住翻開那篇書來看。我無意中翻到第六章第八節以下的一段了。

....Oh that I might have my request; and that God would grant me
the thing that I long for!

Even that it would please God to destroy me; that he would let loose
his hand, and cut me off!

Then should I yet have comfort; yea, I would harden myself in sorrow:
let him not spare; for I have not concealed the words of the Holy One.

What is my strength, that I should hope? and what is mine end, that
I should prolong my life?

Is my strength the strength of stones? or is my flesh of brass?

Is not my help in me? and is wisdom driven quite from me? ...

我不是把這幾節抄下來，不再寫信的，和『約伯之淚』一同寄給你了麼？

我住在家裏，憐憫我的人，祇有我的老母和鄰家的少女了。鄰家的女兒祇十三歲，她知道我的病，但她並不恐怕，時常跟着我來在田野間散步。大概她是沒有關於這種傳染病的智識吧，但我祇當她是因愛我而不畏避我的病。按理，我自己應當遠離一般健康的人。但我對畏避我的病的人總是抱反感，對不畏避我的病的人便生無窮的感激！在這世界祇有她——鄰家的少女可以算是我的知己吧！

我自己知道我的病無恢復的希望了，我自暴自棄的想早點結束自己的一身。但同時希望着能有一個人和我一同死。能得一個人——尤其是女性——和我一同死時，我可以說是不虛生了。但我的目標不在你的身上就移到鄰家的少女身上了。對你，我可以說是全無希望的了。但乘她的無智，強要鄰家的少女爲我犧牲她的如旭日之初昇，有無

窮的希望之身，在我的良心上是不忍做的事。

但是另一個「我」常在催促我早點覓個機會向鄰家的少女要求接吻，把病毒傳染給她。她大概不會拒絕我吧。

我聯想至假定向你要求接吻時的你的態度了。你不知道我有病毒時，不會拒絕我的要求吧。但現在你已知道我的病了，對你早絕望了。

九

鄰家的少女在我眼中算是頂美麗的女性了，我的變態心理幾次逼着我想去要求她的生命爲我的犧牲。一種慾逼着我想去和她接吻。

我隨後聯想到對她的犧牲我應當提出的代價。但我是個前途黑暗的人，能提出什

麼代價呢？盡我的物質的所有，不過三五畝田，一頭牛，幾頭豚吧了。但這些都是我的父親生前辛辛苦苦掙下來遺給我的和母親終年勞苦不息的產物！

「母親！你祇有一個兒子，但快要死了的！我死了後，你也快會死罷！沒有我，你那裏還有勇氣生存！所以我叫你不要再辛辛苦苦的耕作和飼養這牛豚了。都送給鄰家吧！因為我們死了後，鄰家的少女也會跟着我們來，我們也不至於寂寞。」我幾次想這樣的對我的老母說。

「×兒，你的精神今天好了些麼？沒有血了吧！」母親說了後蹙着雙眉，歎了口氣。她的多皺紋的焦黃色的雙頰，不住在微振。說了後又踉踉跄跄的跑向柴房裏去了。我看見老母的衰老的樣子和聽見她的悲歎，剛纔想說的話終不敢說出口來了。

我此刻領略到老母的傷心了——看望獨生的兒子患不治之病，每天祇她一個人，在煩憂和勞苦中的傷心，我此刻纔領略到了。

「母親，母親，你看見你的兒子患這樣的病，你的腦中就不斷地描想着父親咯血而死的情狀吧。」

璉珊，你聽見我去年冬在家度這樣的慘傷的生活時，你總不至於全無感動吧。

璉珊，我真是個可憐人，在這荒涼的山村中，祇一個能和我暢談衷曲的鄰家的少女也離開我了。離開了她的我真的是個孤獨者了！雖有老母，但我不情願和她多說話，也不忍和她多作傷心之談。因我一啓口，再說不出樂觀的話來了。

快要過新年的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倚着手杖站在屋後溪水上面的石橋上俯瞰着流水。我看了一會擡起頭來，望見鄰家的少女急喘跑着向石橋邊來。

「×哥！她祇叫了我一聲，紅着臉不說下去了。」

「什麼事？你這樣的急喘着跑了來？」

「對不住了。我問你，你是不是患肺癆病？」她說了後睜着她的無邪的眼睛仰視着

我。

我聽見她的這一問，像聽見霹靂般的，一時不會回答她，祇覺胸的內部緊痛着，忙用左手按着胸口。

過了好一會，

『誰對你說的？』我意氣銷沉的反問她。我想在這茫茫的世界中，我祇有這個小朋友，無邪的女性的友人，也快要給這種可呪咀的病奪了去了。我想到這點，我心裏感着一種哀傷！我不該不早告訴她，我是個患肺病的人，我太自私自利了。我太無道德了。璉珊，我並沒有——也不情願把咯血的事告訴你，但終給你知道。我又還想瞞這個天真爛漫的少女，但也終給她曉得了。

『家裏的母親說，你天天吐血，像嘔酒般的吐血！』

『還說了些什麼話？』

「母親叫我不再和你親近。叫我不再跟着你走路。」

「你母親說的話是真的。你以後不要跟了我來，不要和我說話吧。」我說了後黃豆粒般大的淚珠一顆一顆的掉在石橋上面了。

我在石橋上癡站了一會，覺得雙腿有點酸軟，忙蹲下來。鄰家的少女看見我蹲下來了，她也蹲下來。

「×哥，我不和你說話，你就這樣的傷心麼？那麼我不給我的母親知道，還是和你一路頑吧。」少女忙湊近前來安慰我。璉珊在這瞬間，自暴自棄的思想，險些叫我向她犯罪了。我的唇待翻過來向她的嘴邊送時，她忙站了起來。

「臭！×哥，你呼出的氣息很臭！」她用她的小袖掩着她的鼻，蹙着眉凝望我。

璉珊，你可以想像得出來，當時的我如何的難過喲！不單難過，她竟向我宣佈了我的

死刑！

十

璉珊，我的老母看見我的病勢沉重，把她飼養了一年多的肥豚賣給肉店裏，向縣城德國教會辦的醫院請了一個西醫來看我。

醫生診察了後，像知道我的病身是再無希望了，但他不便說出來。他祇給了我兩瓶藥水，一瓶是飯前喝的，一瓶是飯後喝的。他聽我每天還在喝酒，便要我戒酒。

醫生來一回，老母便花錢不少。三元的轎費，五元的診察費，兩元多的藥費和款待他們的酒菜等要十二三塊錢。隔一天還要僱一個人到縣城去檢藥並報告病狀。但取回來的，還是一瓶黃藥水和一瓶黑藥水。我常看見母親一個人在廚房裏流淚。我看見了後忙輕輕地退回自己房裏來。老母的傷心，當然是爲賣肥豚的錢快要用完而我的病狀卻沒

有變化。

我不聽醫生的忠告，每天還要喝酒。老母哭着哀求我，要我暫時停盃。我沒有法子，不敢在家裏喝酒了，我祇一個人跑到村街裏的一家小酒店裏去祕密的痛飲。村裏的人們沒有不知道的，祇瞞我的老母一個人了。

璉珊，我一個人覺得一停酒盃，心裏就萬分難過。一思念及你已屬他人的所有了，我的心房就快要碎裂般的難過。我不能不喝酒！要喝酒把這樣的痛苦的歲月昏昏沉沉的，度過去。

酒店的後面是幾家用木柵圍築起來的民房，可以說是個貧民窟。有織襪的，有剪頭髮的，有做木匠的，有拉車的。聽說那個剪髮匠一天的收入不滿五百錢，不夠他一個人的伙食費。但他有妻，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兒。妻現在又做了第二個女兒的母親了。

酒店裏的人說，一天兩頓稀飯，他的妻若不預先留兩碗藏起，讓剪髮匠一個人吃時

是沒有餘剩的。因為他的胃袋像橡膠製的，不論飯量多少都裝得進去。他不管妻和女兒有得吃沒有得吃，他一個人吃飽了就跑出去了。他的妻女看見他走了後纔把留下來的稀飯拿出來吃。有時候聽見他的足音，他的妻女又忙把纔吃了幾口的稀飯再藏在櫥裏去。他的女兒常跑出酒店門口向街路的兩端張望。

「你的爸早跑了，安心吃飯去吧！」酒店中人笑着和她說了後，她就忙跑回家裏去報告她的母親可以把稀飯端出來吃了。

單靠翦髮匠的收入，不夠他們一家的生活費；翦髮匠的妻替人家的小孩子們做小鞋子，把所得的湊起來，纔把一家三口的生活維持過去。自他的妻生了第二個女兒後，不單產褥期內的一切用費無從出，連做小鞋子的一部分收入也沒有了。我每到酒店喝酒，就聽見嬰兒的啼音和產婦的哭聲。酒店中人說，沒有錢請接生婦，連臍帶都是產婦自己斷的。翦髮的躲了兩三天不回來，產婦和她的大女兒餓了三天了，幸得鄰近的人分給了

點稀飯和米湯纔把她們的生命維持起來。

璉珊，我是個神經衰弱的人，聽見她們母女的哭聲，我的眼淚早準備着流了。聽見了這些哀話後，眼淚就掉下來了。

我在那時候，說不盡心裏的苦悶，喝了幾盅悶酒後，不給他們知道，走到酒店後的剪髮匠家門首來。我在門首叫了一會，十二三歲的女兒走出來，我忙把衣袋中剩下來的七八個小銀角子交給她，

『你去告訴你的母親，拿去買米吃吧！』我說了後急急的離開那家貧民窟。那小女兒接了銀角子後，祇睜着驚異之眼不轉睛的望着我。

璉珊，後來我纔曉得我的老母那天給我的銀角子，是把我們家裏的米賣了兩斗的代價。我們母子已經是很可憐的人了，誰知還有比我更可憐的人！

半個月後的一天下午，我循例到那酒店來時，店中人說剪髮匠在做小棺了——借

他的做木匠的鄰人的鋸斧做小棺了。好奇心引我到店後去看那剪髮匠做棺木。並不算什麼棺木，是個長方形的木箱子罷了。剪髮匠一面飽一塊長方形的木板，一面也居然流着眼淚了。

酒店裏人說，那個產婦睡了三天就起了牀，她敵不住饑餓，託人找了一個人家當奶媽去。過了十天她就把自己的嬰兒交給大的女兒抱，自己就出門當奶媽去了。每吃過晚飯就回來看一次，給點奶給自己的嬰兒吃。祇有半點多鐘的工夫，又要急急地跑回僱主的公館裏去。每晚睡醒來摸不着母親的嬰兒的痛哭，真的叫聽見的人敵不住，個個都爲那個小生命流淚。

嬰兒今天朝上死了。她的父親沒有錢買小棺木給她，只得自己做，把廚房的門和兩扇窗扉做材料。

母親還在喂奶給別人的兒子吃，不知道自己的嬰兒因爲沒有奶吃死了呢！璉珊，你

想這是如何的殘酷的社會，又如何的矛盾的人生喲！

有生以來，我像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都是這一類哀慘的，令人寡歡的事實。這個世界完全是個無情的世界！

十一

我回到酒店裏來，感着一種悲哀，坐在酒堂的一隅沉默的喝酒。我想欲去這種悲哀唯有痛飲！我的母親若看見我的痛飲的狀態，不知如何的傷心呢！

——啊！母親呀！母親！我的不孝之罪，真萬死莫贖了！但我並不是立意要做個不孝的兒子。我是無意識的不知不覺間成爲不孝的人了！母親！我知道你沒有一點野心。你並不希望我做大政治家，也不希望我做大富豪，你更不希望我做大學者，也不希望我做在現

代有最高的權威的軍人！我深知你祇希望我的病早日痊可，祇希望我的身體早日恢復健康！但是，母親，你那裏知道我是個廢人了，是個前途絕望了的人！我深知你祇希望我的病能够早日痊愈，你就做你的兒子的牛馬亦所不辭！但是做兒子再不忍看着母親做兒子的奴隸牛馬而永不得相當的報酬！我再不忍母親爲我受苦了！我今決意了！母親，你遲早都有傷心痛哭的一天。經一次的傷心痛哭之後，你得早日由痛苦解脫出來。母親，我不願再看你每天爲我的病受罪了！——

我一邊喝酒，一邊起了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璉珊，我思念到我的慘痛的運命，不能不歸怨於你了。

我喝了幾盅熱酒後，望見外面的天色忽然陰暗起來。像快要下雪的樣子，空氣非常的寒冷。但我的體溫陡增起來，皮膚的寒感更覺銳敏。我不住地在打寒抖。我待要站起來準備回去，但鮮血已經湧至我的喉頭來了。

我醒過來的時候，我發見我的老母親坐在我的枕畔垂淚。

「媽！什麼時候了？」我氣息微弱的問她。

「快要天亮了罷。你此刻怎麼樣？精神好了些麼？」

我祇點了點頭。母親說，我今天咯血過多了。醫生來說，體溫能够低下，就不會有意外的危險。但我的雙頰還異常的灼熱，四肢的溫度比較平時也高得多。

到了第二天，我望見書案上有幾封信，我要母親拿過來給我看。母親說，醫生吩咐過，體溫未低下以前，不許讀書和看有刺激性的信件。母親苦求我等病好了些後再看。但我執意不肯。母親看見我要坐起來時，只得把那幾封信給我。我在這幾封信裏面發見了T君由學校寄來的一封信，我忙先拆開來讀。我讀了這封信後，苦鬱了半天，到了朝晨八點多鐘，纔靜息了的鮮血再由肺部湧上來。

璉珊，我不知恨你好呢還是恨T君好。T君這封信是報告你和高教授的婚約已經

成立了。璉珊，這本來是我意料中的事，T君這封信，不過在我的舊傷口上再刺一針罷了。我的青春的歷史快讀到最後的一頁了。

璉珊，我對你們的婚約並不懷嫉妬，我祇恨你。知道你眼中的我和高教授的比較，我也自知對高教授無懷嫉妬的資格。但精神上殺了我的還是璉珊！

我終出縣城進了病院了。循環在我腦中的是酒，血痰，肺結核，女性，學校，退學，約伯之淚，高教授這些東西！

T君突然的到病院裏來看我，把你和高教授的婚期告知我了。我對你再無戀也無恨了！這是我最後不能不告訴你的！

我祇覺得我的周圍完全黑暗！

看護婦每天替我在我的被褥上灑兩次香水。但她每次還是用她的袖口掩着鼻孔。進來。T君進來時，也同樣的用手巾掩着鼻孔。進來後又連吐了幾口口沫。

『臭？』我不得不伸手向病牀邊的小檯上的香水取過來交給T君。

『她說，她想來看你的病呢。』這恐怕是T君說謊來安慰我的吧。

『她還來我這裏？我也不希罕她的來訪了。』我祇能苦笑着向T君。

璉珊，你就真的想來，我也不許你進我這房裏來。除了我的老母外，在這世界中再沒有人願意進我這房裏來的了。

璉珊，我最後抄『約伯』第十七章裏面的幾句在下面寄給你吧：

... My breath is corrupt, my days are extinct, the graves are ready for me.

... Are there not mockers with me? and doth not mine eye continue in their provocation?

... Lay down now, put me in a surety with thee; who is he that will strike hands with me? ...

一九二五，八，二六夜脫稿於武昌。

兩 人

一

說是患了點神經衰弱症，其實患神經病患得很厲害的C，今天晚上還是以神經衰弱爲口實不喝一點兒酒，只顧吃菜。

「傻子！喝點酒嗎！你不喝酒，菜快要給你吃光了！」綽號瘋子的C的同事Y狂喝了幾盅汾酒後，滿斟了一盅酒過來要C喝下去。Y的酒量本來很強，今晚上怕多喝了些，喝進裏面去了的酒熱把他的雙頰蒸得緋紅，兩個眼睛裏含蓄着蒸餾水，也像給體腔裏的蒸發熱蒸了出來的。

「不喝！不喝！我還是早點吃飯的好。」C拚命的拒絕那盅透明的有誘惑性的毒液。

「C君喝不得這樣強的汾酒的。我來做個調人罷。我拿紹興酒來，C君喝幾盅紹興黃酒總可以的。」今晚上的東道，也是C和Y的同事W，嘻嘻的笑着站了起來，手中提着紹興酒瓶幫着Y勸C喝酒。

「不喝！不能喝！一點也不能喝！什麼酒也不能喝！」C一面說一面也站了起來，「魏媽把飯來。」C在叫W家裏的老媽子要她盛飯了。

「笨蛋！你想吃飯？你把菜吃完了，我們喝酒的拿什麼東西送酒？」Y擽着他的嘴唇詰問C。

「你吃你的，我吃我的，管我怎的？」C以同等振動數的聲音反詰問Y。

「真是小說家了，你們！你們真是和小孩般的。」同席的W的同鄉S也笑着起來調解。

「做小說的人應該會吃酒纔是。」W跟着說。

「是呀！是呀！喝了酒纔寫得好東西出來。我不吃飯都使得，祇要有酒喝。」Y一面說，一面舉起酒盅來又乾了一盅。酒喝下去後把眼睛一閉，待他把眼睛睜開來時，裏面的兩泡蒸餾水快要流出來的樣子。他癡望着檯面上的幾個吃殘了的菜碗，什麼都不說了。這是C看慣了的Y的渴求異性不能達到目的時的表象。

C和Y是同在T市高等師範畢業出來的，畢了業後各回故鄉的中學校找飯吃了。這兩年來不單沒有會面的機會，連信息也沒有通過。事有湊巧，本年的春季，兩個不約而同的都應了H市市立中學的聘。C擔任的是數學，Y擔任的是英文。Y祇擔任功課，C卻兼任了三年級的級主任。H市中學是男女同校的，三年級有四五個女生都是初開苞的薔薇花。喜歡談論文藝的C和Y常把這些女生做他們間談論的題材。

C比Y先到H市來，帶了妻子來。Y比C遲來一個多月，單身跑到H市來，他的妻子卻留在他的鄉下。Y來H中學上了一星期課後，一天晚上跑到C的家裏來。

『這邊不少好的喲！H中學還是H中學，你看她們多出衆多大方。有幾個 Schöne 喲。』

「看中意了麼？看中意了那一個你就進行戀愛罷。做一篇 romance 不好麼？好小說材料啣！」

「不行了，我們都老大了。真傷心呀！未老先衰了啊！可憐！我們的嫩綠色的青年期都糟蹋了！」Y說了後皺着眉歎了一口氣。

「是的，她們都看我們是過去的人物了，她們並不知道我們是爲舊式婚姻失敗了的人，心坎裏還貯蓄着一遇着適當的對象就會強烈地燃燒起來的愛——沒有發展地方的愛！」

「真的！我們是戀愛的失敗者。受過了種種戀愛上的教訓的人，是不容易向異性發生戀愛的了。但是我想若真的能够再和那一個女性發生戀愛，那麼這種戀愛是很純正的真摯的了，恐怕什麼都可以爲牠犧牲——莫說妻子，就連性命……」

「所以我們——有了妻子的我們，就連夜間也再不會發甜蜜蜜的戀愛之夢的，我

們還是斷念的好，自重些的好。每天上課時遠遠的眺望眺望那一羣可愛的小鳥兒，就算我們的幸福了。」C說了後，苦笑着歎了幾口氣。

『是的，我望見純潔的她們，就自慚形穢。唉！可憐！可憐！』Y說了後狂笑起來。

『可憐！她們在羨慕我們的太太們也說不定喲！還沒有組織家庭，生活不安定的青年男女們的眼睛裏的我們是很幸福的也未可知。我們由學校回來，他就趕着跟了來叫「爸爸」，還算是我們的幸福喲。』C指着站在傍邊的小孩對Y說。『情話！情話！你看見我的太太和小孩子不在這裏，故意說些話來氣我。是不是！』Y笑着嚷了起來。

『情話？你說情話，就當牠情話算了。我由學校回來，我的 wife 把飯菜和茶水準備得好好的。到這時候纔領略得到 Washington Irving 所稱賞的「妻」的真價來。』

『Brag! Enough of your amour! 笨蛋！傻子！你在嘲笑我的孤獨麼？』Y真的半氣惱半好笑的罵起C來了。

遠離故鄉，妻子沒有帶到身邊的Y近來像很煩悶的像沉沒在孤寂的悲哀裏面。

「你寫信去把家屬搬了來不好麼？」

「你再向我說你的癡情，我就搥你！」Y橫倒在C的書房裏的一張梳化椅上，咬着牙，握緊拳連搥那張椅板。「啊！我的女人！我的小孩兒！」他又把雙掌蓋在臉上半歌半哭的唱歎起來。C當他是哭了，但等Y站起來時卻沒有眼淚。

三

今晚上是喜歡交際的同事——歷史國文教員W請他們兩個吃晚飯。

Y近來像很孤寂的樣子，每天都借酒澆他的壘塊。今晚上在W家裏一坐落席就拚命的喝汾酒。C是有特別原因無論如何不喝酒的——很弱的黃酒都不願喝一口的。不

單不敢喝酒，也不敢吸煙。問他什麼緣故，他祇說神經衰弱。

Y癡望了檯面上幾個碗碟後，再繼續着喝了幾盅。他的酒意已經有九十五分了他
的眼膜早轉硃砂色了。

「快點吃飯罷。我要早點回去了。」

Y聽見C說話，忙翻過頭來用醉眼望了他一望，

「你想這樣早的回去幹甚麼？」

「怕小孩子在等着我回去，等不回來，小孩子要哭的。」

「怕是太太在等着你回去罷。」W笑着說。W的太太在裏面的笑聲也聽見了。

「笨東西！又在說你的 amour 了！」Y擽着嘴伸出拳來在檯面上一搥。「不許你

吃飯，也不許你吃菜！不要把菜吃光了！祇罰你喝酒！今晚上無論如何非要你喝酒不可！」

「是的，我祇吃菜，菜是很好吃。我一個多月不知肉味了。我還不要緊，可憐的就是妻

子，他們近來都瘦了些了。」C 因為近來學校領不到薪水，禁不住發歎起來。

「你看！又在說了，又在說情話了！你還說麼？你快喝這一盅酒。喝了就饒你！」

「真奇怪。怎麼你一滴酒都不沾唇的？聽說你們幾個喜歡文藝的同志都很愛喝酒的。」W 笑着問。

「C 君是 Christian。Christian 是不喝酒，不吸煙的。」S 像嘲笑 C 和 Y，因為 S 知道他們在 T 市念書時同進了 T 市的聖公會的。

「不，不是為 Christian 就不喝酒。聖公會的牧師們是很喜歡喝酒的。我是有特別的理由不能喝酒，也不能吸煙。」

「有什麼理由？」S 問 C。

Y 在這瞬間內又連喝了兩盅酒，在意識朦朧的微點着頭聽他們說話。

「喝了酒，回去怕挨罵罷，挨太太的罵。」W 很得意的笑着，像在誇示他善於諧謔。

「W的話已經達到近似值了。」C很正經的說。S和W忙睜圓他們的眼，注意聽C的話。但Y的眼睛還是閉着。

「怎麼叫做近似值？」S問C。

「我結婚的時候和我的女人訂了約，成婚之後不喝酒，不吸煙。今若偷着喝酒，不單對妻不住，也對良心不起。」

C的話還沒有說完，咚噹的一聲！C，W和S三個都嚇了一跳，由椅子上跳了起來。幾個酒盅在檯面上滾來滾去，菜碗裏的湯水也在激烈地波動，淹流了好些到檯面上來了。

四

「畜生！叫你不要再向我說這些無聊的癡情話，你還在說！這回決不饒你了！非罰你

「不可快喝！快喝！」Y左手拿着一隻飯碗，右手提着汾酒瓶，站起來在高聲的嚷着。「W！S！滾！快把他押着，不要放走了他！畜生！你總在故意形容我的孤獨，嘲笑我，嘲笑我……啊！我的妻，我的女人！我的兒子，我的……」鏗的一聲，Y手中的碗碰在地面上碎成幾塊了。幸得右手裏的酒瓶給S奪去了，沒有碰碎。Y的雙頰流着兩行清淚，眼睛和焚着般的紅熱。由W和S的調解，神經病的C很委屈的喝了兩盅紹興黃酒——緊蹙着雙眉，伸出舌頭來慢慢地喝了兩盅紹興黃酒；Y的氣纔平復了。

「可以吃飯了。」過了一會，C覺得沒有十分充實的肚裏裝了兩盅酒進去，總有點不妥當，他覺得頭部有點暈暈的，想快點倒幾碗飯進去鎮壓鎮壓。

「不行！還早呢！我們非把這兩瓶酒吃完不可！」Y馬上反對C的提議。「啊！酒！酒！酒！以外沒有東西！我們喝！我們痛飲！痛飲到晨雞高唱，痛飲到工場的汽笛高鳴！滾！C！飲！飲！飲！酒！以外沒有東西！」

「酒以外還要女性！」C引用Y平日的舊調。

「不錯！浪漫的生活離不開酒和女性。」

「Y君近來太寂寞了罷！我替你介紹個好麼？」W笑着問Y，問了後又忙翻過頭來看C。

「介紹那一個介紹學校的女學生和他結婚麼？」神經病的C搶着問。他的頭腦對「女學生」三個字是異常銳敏的。

「啊！哈哈！又提到女學生來了！啊……C！噫！C！我們真可憐！不是可憐，我們太可哀了！我們的青春期早逝了！花般的女學生們眼中的我們恐怕像骷髏一般的罷！啊！可哀的我們！畜生！你背着我在暗中飛躍！你前星期帶你那三年級的學生到郊外去修學旅行——到紅葉山去看楓樹去，那一天在旅途中你和她作了什麼 *romance* 回來？快說出來？」Y熱烈地流着眼淚說。

「校長一同去的，在校長監視之下誰敢作什麼 romance！」

「是麼？你對她生了 Liebe 了！你今承認了！」

「你對那一個不是也患了單相思病麼？」

「是的，我實在對她生了戀愛了，可是她不單不睬我，並且看不起我！」

「是的，我們都是自己癡情，患了單相思病！本來我們是無資格了的——除非離婚

——還是斷念的好！」

「看見她們的嬌憨的態度，真恨煞人，氣煞人……啊！算了，不說了，不說了！」

「你們都是不良教師！」W 笑着說。

「那一個教師沒有這種念頭——恐怕每天擺着正經臉孔的校長看見她們時也

要動心的。不過你們不像我們說出口來罷了。」

「同感！同感！」

「啊！寂寞！寂寞！掉在死海裏去了一般的冷寂！」

五

「我想我們若能和現在的妻離婚，兒女也不要；祇向她們表示對她們的誠懇的戀愛，和她們脫離學校，逃到聽不見社會對我們的惡評的地方去，那麼我們定可以成一篇傑作出來！我們的生活太枯燥了，沒有一點生氣。我們若不藉她們之力把自己蛻化，那麼祇好奄奄待斃了。」

「那你何不快点決心做去？」

「你呢？你沒有這種勇氣麼？」

「和妻離婚還不要緊，就是兒子太可憐了！」

「又來了！不說罷！不說罷！你快把你這回的旅行的經過寫一篇東西出來給我們看看。」

「怎麼寫法呢？」

「日記體的小說也好，書翰體的小說也好。」

「怎麼用書翰體寫呢？」

「你把由旅行回來思念她的情寫封信去報告她，把旅途中她在你腦中的印象帶敘入去就好了。」

「我不能用這樣的寫法。我要寫還是用第三人稱的寫法。」

「你怎麼樣寫呢？」

「我想這樣的寫：

——坐在四等車箱裏的一隅的他的腦中起了一種爭鬪。一個是嬌小無邪的她的

俏影，一個是他臨走時還摟着兒子，體溫超過攝氏四十度，昏睡在黑爛的帳子裏面的妻的病狀在他腦中一起一伏的不住爭鬪……」

——啊！我的病妻！我的幼兒！我對你們不起了！——

C的文章還沒念完，劈的一聲眼前起了一陣灰暗，Y的右掌飛到他的頰上來了。祇一瞬間，C不顧他的左頰辣辣的，也回了一拳插向Y的胸上來。

「你打老子幹什麼！」

「畜生！你又在說 *amour*？豈有此理！你在嘲笑我的孤獨嗎！」

C和Y你一拳我一腳的緊緊的扭着了。一個靠着檯緣作他的後壘，一個倚着椅欄做他的戰壕。

「畜生！」

「笨蛋！」

「你打老子呵！」

「你打你的老子呵！」

「還再說 amour 嗎！」

「誰叫你不帶你的妻子來！」

S 和 W 兩個費了一番力仍解救不開。他們倆扭結得更緊了。

叮噹，叮噹，最初幾個飯碗和酒盅在檯面上亂滾。到後來檯的四腿給 C 擠歪了。全檯的酒盅和盤碗都一氣的碰在地面了。後面兩頭狗搖着尾跑了進來。但 C 和 Y 還緊緊地互扭不放，兩個跟着歪檯滾在地面上了。

「你總在嘲笑我！你還說 amour 嗎！」

「誰叫你不帶你的老婆來，看我搥你！」

一九二五，五，二三夜，脫稿於武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國難後第一版

(三〇六九)

文藝叢書
 不平衡的偶力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作 者

中華學社
 張資平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 | |
|---------|-------|
| 通灵岛合作书局 | |
| 编号 | 19770 |
| 定价 | 1.00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9007B



1631753

110 千儿